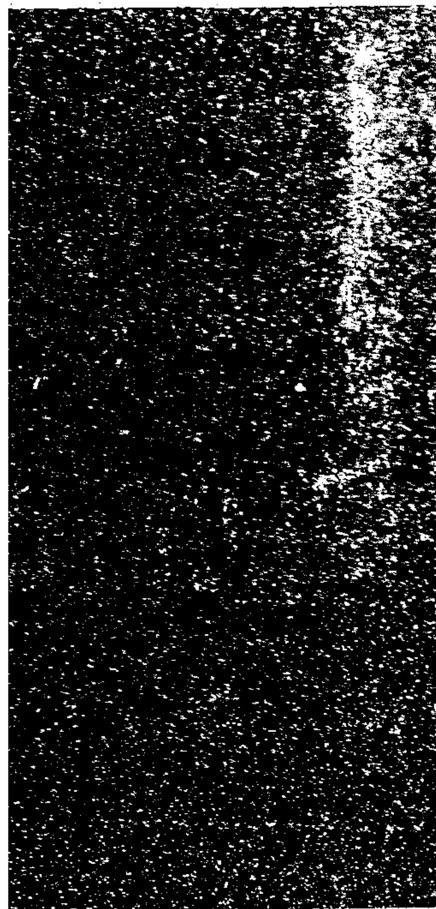
中國小說研究

謝六逸著·開明版





中國小說研究

謝六逸著



開明圖書公司出版

編者序



從前金聖嘆評水滸，評到潘金蓮喊武松做「叔叔」「叔叔」的地方，聖嘆從她喊第一個叔叔數起一直數到三十六．三十七，最後的評語是「寫淫婦便是活淫婦，以上已經叫過三十九遍叔叔，至此忽然換上一個「你」字；妙心妙筆。」這種鑑賞的批評，在批評文學沒有什麼成績的中國，即在今日，也自有它的相當的價值。雖然現在已經有了「意識模糊」或者「：能把握現實」一類的評語。可是像這樣籠統的批評，我是……我是什麼呢，我是「不敢說它不好。」

中國曾有一位著作家，在某雜誌上曾經肯定地說中國的青年沒有再做古文的了。自然，這是我們求之不得的。如像「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實中懷之在抱，久矣夫百年來已非一日矣．……」或是「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先……」一類的文調，我站在進化論的原則上，當然不相信現在的青年還肯提起筆來寫這樣的文章。時代不是在前進嗎，然而事實上已經證明，舊八股他們不會寫，新八股却頗擅長。例如要形容「衆多」一義，有一部分人無論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什麼文章裏面，總少不得用一句「如雨後春筍；」他們要概括事物，老是用一句「一切的一切；」要說明印象的深厚，無論在什麼文章裏，也捨不得「……永遠刻在心版上」這一句。我這樣揭發出來，大有「咬文嚼字」的嫌疑。在號稱革新的人看來，文字原是末流，最要緊的是「意識正確」，不過愚意以爲新八股寫得太多了，也許要妨害「意識的正確」，我們的希望很簡單，不但要大家的「意識正確」，更盼望他們少寫幾句新八股文，不要一味模倣他人；須能自鑄新辭才好。

鑑賞別人的作品，是人人都會的，只要認識字。原用不着把別人的作品拿來分析。反正看了一遍之後，如果原作好，就稱讚它一句「描寫精細」；原作不佳，只消罵一聲「寫得一塌糊塗」就行了，天下事以不了了之，實爲一種高明的辦法。即使要拿一篇作品來分析說明它的優劣，也是各人有各自的看法，實難勉強別人和自己一樣，斷斷乎不能整齊劃一的。我不想做什麼「指路碑」，最高的目的，不過是將個人欣賞作品的絲毫心得，寫點出來供給喜歡看小說的青年，在「文字」，「意識」，「描寫」各方面，助他們「一臂之力」而已。

翻開坊間出版的中國作家辭典一看，中國的作家快要湊足五百羅漢之數了。但我在這本書裏只選了四個作家的作品，我早已硬起頭皮，準備別的作家來打我罵我。而且罵我的第一句話，我也猜着了。這句罵我的話不是別的，就是「你是近視眼的」。其實我的眼睛何嘗近視，我也曾用過千里鏡在這沙漠地帶，向各方眺望了一下。中國的作家無論如何不只這五個，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不過現在我所做的是「匠人」的工作，匠人選擇材料時，必要顧到能不能上得自己的「墨線」，我選擇的結果，這四位作家的作品，可以上我的「墨線」，所以我要「唐突」他們的作品一下了。至於其他作家的其他傑作，留待別的「匠人」去使用罷。

目次

魯迅

葉紹鈞



冰心

郁達夫

封面 高夢幻

魯迅：

故鄉

在酒樓上

祝福

孔乙己

社戲





故鄉

1　我冒了嚴寒，回到相隔二千餘里，別了二十餘年的故鄉去。

2　時候既然是深冬；漸近故鄉時，天氣又陰晦了，冷風吹進船艙中，嗚嗚的響，從篷隙向外一望，蒼黃的天底下，遠近橫着幾個蕭索的荒村，沒有一些活氣。我的心禁不住悲涼起來了。

3　阿！這不是我二十年來時時記得的故鄉？

4　我所記得的故鄉全不如此。我的故鄉好得多了。但要我記起他的美麗，說出他的佳處來，卻又沒有影像，沒有言辭了。彷彿也就如此。於是我自己解釋說：故鄉本也如此，——雖然沒有進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涼，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變罷了，因為我這次回鄉，本沒有什麼好心緒。

5　我這次專為了別他而來的。我們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經公同賣給別姓了，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所以必須趕在正月初一以前，永別了熟識的老屋，而且遠離了熟識的故鄉，搬家到我在謀食的異地去。

6　第二日清早晨我到了我家的門口了。瓦楞上許多枯草的斷莖當風抖着，正在說明這老屋難免易主的原因。幾房的本家大約已經搬走了。所以很寂靜。我到了自家的房外，我的母親早已迎着出來了，接着便飛出了八歲的姪兒宏兒。

7 我的母親很高興，但也藏着許多淒涼的神情，教我坐下，歇息，喝茶，且不談搬家的事。宏兒沒有見過我，遠遠的對面站着只是看。

8 但我們終於談到搬家的事。我說外間的寓所已經租定了，又買了幾件家具，此外須將家裏所有的木器賣去，再去增添。母親也說好，而且行李也略已齊集，木器不便搬運的，也小半賣去了，只是收不起錢來。

9「你休息一兩天，去拜望親戚本家一回，我們便可以走了。」母親說。

10「是的。」

11「還有閏土，他每到我家來時，總問起你，很想見你一回面。我已經將你到家的大約日期通知他，他也許就要來了。」

12 這時候，我的腦裏忽然閃出一幅神異的圖畫來：深藍的天空中掛着一輪金黃的圓月，下面的海邊的沙地，都種着一望無際的碧綠的西瓜，其間有一個十一二歲的少年，項帶銀圈，手揑一柄鋼叉，向一匹猹儘力的刺去，那猹却將身一扭，反從他的胯下逃走了。

13 這少年便是閏土。我認識他時，也不過十多歲，離現在將有三十年了；那時我的父親還在世，家景也好，我正是一個少爺。那一年，我家是一件大祭祀的值年。這祭祀，說是三十多年纔能輪到一回，所以很鄭重，正月裏供祖像，供品很多，祭器很講究，拜的人也很多，祭器也要防偷去。我家只有一個忙月（我們這里給人做工的分三種：整年給一定人家做工的叫長年；按日給人做工的叫短工；自已也種地，只在過年過節以及收租時候來給一定的

人家做工的稱忙月，）忙不過來，他便對父親說，可以叫他的兒子閏土來管祭器的。

14 我的父親允許了；我也很高興，因為我早聽到閏土這名字，而且知道他和我彷彿年紀，閏月生的，五行缺土，所以他的父親叫他閏土。他是能裝弶捉小鳥雀的。

15 我於是日日盼望新年，新年到，閏土也就到了。好容易到了年末，有一日，母親告訴我，閏土來了，我便飛跑的去看。他正在廚房裏，紫色的圓臉，頭戴一頂小氊帽，頸上套一個銀晃晃的銀項圈，這可見他的父親十分愛他，怕他死去，所以在神佛面前許下願心，用圈子將他套住了。他見人很怕羞，只是不怕我，沒有旁人的時候，便和我說話，於是不到半日，我們便熟識了。

16 我們那時候不知道談些什麼，只記得閏土很高興，說是上城之後，見了許多沒有見過的東西。

17 第二日，我便要他捕鳥。他說：

18 「這不能。須大雪下了纔好。我們沙地上，下了雪，我掃出一塊空地來，用短棒支起一個大竹匾，撒下秕穀，看鳥雀來吃時，我遠遠地將他縛在棒上的繩子只一拉，那鳥雀就罩在竹匾下了。什麼都有：稻雞，角雞，鵓鴣，藍背……」

19 我於是又很盼望下雪。

20 閏土又對我說：

21 「現在太冷，你夏天到我們這裏來。我們日裏到海邊撿貝殼去，紅的綠的都有，鬼見

怕也有，觀音手也有。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你也去。」

22 「管賊麼？」

23 「不是。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個瓜喫，我們這里是不算偷的。要管的是獾豬，刺蝟，猹，月亮地下，你聽，啦啦的響了，猹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叉，輕輕地走去……」

24 我那時並不知道這所謂猹的是甚麼一件東西——便是現在也沒有知道——只是無端的覺得狀如小狗而很凶猛。

25 「他不咬人麼？」

26 「有胡叉呢。走到了，看見猹了，你便刺。這畜生很伶俐，倒向你奔來，反從胯下竄了。他的毛皮是油一般的滑……」

27 我素不知道天下有許多新鮮事：海邊有如許五色的貝殼；西瓜有這樣危險的經歷，我先前單知道他在水果店裏出賣罷了。

28 「我們沙地裏，潮汛要來的時候，就有許多跳魚兒只是跳，都有青蛙似的兩個脚……」

29 阿！閏土的心裏有無窮無盡的希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們不知道一些事，閏土在海邊時，他們都和我一樣只看見院子裏高牆上的四角的天空。

30 可惜正月過去了，閏土須回家裏去，我急得大哭，他也躲到廚房裏，哭着不肯出門，但終於被他父親帶走了。他後來還托他的父親帶給我一包貝殼和幾枝很好看的鳥毛，我也

曾送他一兩次東西，但從此沒有再見面。

31 現在我的母親提起了他，我這兒時的記憶，忽而全都閃電似的蘇生過來，似乎看到了我的美麗的故鄉了。我應聲說：

32 『這好極！他，——怎樣？……』

33 『他？……他景況也很不如意……』母親說着，便向房外看，『這些人又來了。說是買木器，順手也就隨便拿走的，我得去看看。』

34 母親站起身，出去了。門外有幾個女人的聲音，我便招宏兒走近面前，和他閒話：問他可會寫字，可願意出門。

35 『我們坐火車去麼？』

36 『我們坐火車去。』

37 『船呢？』

38 『先坐船，』

39 『哈！這模樣了！鬍子這麼長了！』一種尖利的怪聲突然大叫起來。

40 我吃了一嚇，趕忙抬起頭，卻見一個凸顴骨，薄嘴唇，五十歲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兩手搭在髀間，沒有繫裙，張着兩脚，正像一個畫圖儀器裏細脚伶仃的圓規。

41 我愕然了。

42 『不認識了麼？我還抱過你咧！』

43 我愈加愕然了。幸而我的母親也就進來，從旁說：

44 『他多年出門，統忘卻了。——你該記得罷，』便向着我說，『這是斜對門的楊二嫂，……開豆腐店的』。

45 哦，我記得了。我孩子時候，在斜對門的豆腐店裏確乎終日坐着一個楊二嫂，人都叫伊『豆腐西施』。但是擦着白粉，顴骨沒有這麼高，嘴唇也沒有這麼薄，而且終日坐着，我也從沒有見過這圓規式的姿勢。那時人說：因爲伊，這豆腐店的買賣非常好。但這大約因爲年齡的關係，我卻並未蒙着一毫感化，所以竟完全忘卻了。然而圓規很不平，顯出鄙夷的神色。彷彿嗤笑法國人不知道拿破崙，美國人不知道華盛頓似的，冷笑說：

46 『忘了？這眞是人貴眼高……』

47 『那有這事……我……』我惶恐着，站起來說。

48 『那麼，我對你說。迅哥兒，你闊了，搬動又笨重，你還要什麼這些破爛木器，讓我拿去罷。我們小戶人家，用得着。』

49 『我並沒有闊哩。我須賣了這些，再去……』

50 『阿呀呀，你放了道台了，還說不闊？你現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門便是八抬的大轎，還說不闊？嚇，什麼都瞞不過我。』

51 我知道無話可說了，便閉了口，默默的站着。

52 『阿呀阿呀，眞是愈有錢，便愈是一毫不肯放鬆，愈是一毫不肯放鬆，便愈有錢……』

「圓規」一面憤憤的回轉身，一面絮絮的說，慢慢向外走，順便將我母親的一副手套塞在褲腰裏，出去了。

53 此後又有近處的本家和親戚來訪問我。我一面應酬，偷空便收拾些行李，這樣的過了三四天。

54 一日是天氣很冷的午後，我吃過午飯，坐着喝茶，覺得外面有人進來了，便回頭去看。我看時，不由的非常出驚，慌忙站起身，迎着走去。

55 這來的便是閏土。雖然我一見便知道是閏土，但又不是我這記憶上的閏土了。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圓臉，已經變作灰黃，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皺紋；眼睛也像他父親一樣，周圍都腫得通紅，這我知道，在海邊種地的人，終日吹着海風，大抵是這樣的。他頭上一頂破氈帽，身上只一件極薄的棉衣，渾身瑟索着；手裏提着一個紙包和一支長煙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記得的紅活圓實的手，卻又粗又笨而且開裂，是像松樹皮了。

56 我這時很興奮，但不知道怎麼纔好，只是說：

57 「阿！閏土哥，——你來了？……」

58 我接着便有許多話，想要連珠一般湧出：角雞，跳魚兒，貝殼，猹，……但又總覺得被什麼擋着似的，單在腦裏面回旋，吐不出口外去。

59 他站住了，臉上現出歡喜和淒涼的神情；動着嘴唇，卻沒有作聲。他的態度終於恭敬起來了，分明的叫道：

60 「老爺！……」

61 我似乎打了一個寒噤；我就知道，我們之間已經隔了一層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說不出話。

62 他回過頭去說，「水生，給老爺磕頭。」便拖出躲在背後的孩子來，這正是一個廿年前閏土，只是黃瘦些，頸子上沒有銀圈罷了。「這是第五個孩子，沒有見過世面，躲々閃閃……」

63 母親和宏兒下樓來了，他們大約也聽到了聲音。

64 「老太太，信是早收到了。我實在喜歡的了不得，知道老爺回來……」閏土說。

65 「阿，你怎的這樣客氣起來。你們先前不是哥弟稱呼麼？還是照舊：迅哥兒。」母親高興的說。

66 「阿呀，老太太眞是……這成什麼規矩。那時是孩子，不懂事……」閏土說着，又叫水生上來打拱，那孩子却害羞，緊緊的只貼在他背後。

67 「他就是水生？第五個？都是生人，怕生也難怪的；還是宏兒和他去走走。」母親說。

68 宏兒聽得這話，便來招水生，水生却鬆鬆爽爽同他一路出去了。母親叫閏土坐，他遲疑了一回，終於就坐了，將長煙管靠在桌旁，遞過紙包來，說：

69 「冬天沒有什麼東西了。這一點乾靑豆倒是自家曬在那里的，請老爺……」

70 我問問他的景況。他只是搖頭。

71『非常難。第六個孩子也會帮忙了，卻總是喫不够……收成又壞。種出東西來，挑去賣，折了本；不去賣，又只能爛掉……』

72他只是搖頭；臉上雖然刻着許多皺紋，却全然不動，彷彿石像一般。他大約只是覺得苦，却又形容不出，沉默了片時，便拿起煙管來默默的吸煙了。

73 母親問他，知道他的家裏事務忙，明天便得回去；又沒有喫過午飯，便叫他自己到廚下炒飯喫去。

74 他出去了；母親和我都嘆息他的景況：多子，饑荒，土匪，都苦得他像一個木偶人了。母親對我說，凡是不必搬走的東西，儘可以送他，可以聽他自己去揀擇。

75 下午，他揀好了幾件東西：兩條長桌，四個椅子，一副香爐和燭臺。一桿抬秤。他又要所有的草灰（我們這里煮飯是燒稻草的，那灰，可以作沙地的肥料），待我們啓程的時候，他用船來載去。

76 夜間，我們又談些閒天，都是無關緊要的話；第二天早晨，他就領了水生回去了。

77 又過了九日，是我們啓程的日期。閏土早晨便到了，水生沒有同來，却只帶着一個五歲的女兒管船隻。他們終日很忙碌，再沒有談天的工夫。來客也不少，有送行的，有拿東西的。。有送行兼拿東西的。待到傍晚我們上船的時候，這老屋裏的所有破舊大小粗細東西，已經一掃而空了。

78 我們的船向前走。兩岸的青山在黃昏中，都裝成了深黛顏色，連着退向船後梢去。

79 宏兒和我靠着船窗，同看外面模胡的風景，他忽然問道：

80 『大伯！我們甚麽時候回來？』

81 『回來？你怎麽還沒有走就想回來了。』

82 『可是，水生約我到他家玩去咧……』他睜着大的黑眼睛，癡癡的想。

83 我和母親也都有些惘然，於是又提起閏土來。母親說，那豆腐西施的楊二嫂，自從我家收拾行李以來，本是每日必到的，前天伊在灰堆裏，掏出十多個碗碟來，議論之後，便定說是閏土埋着的，他可以在運灰的時候，一齊搬回家去；楊二嫂發見了這件事，自己很以爲功，便拿了那狗氣殺（這是我們這里養鷄的器具，木盤上有着柵欄，內盛食料，鷄可以伸進頸子去啄，狗却不能，只能看着氣死，）飛也似的跑了，虧伊裝着這麽高底的小脚，竟跑得這樣快。

84 老屋離我們愈遠了；故鄉的山水也都漸漸遠離了我，但我却並不感到怎樣的留戀。我只覺得我四面有看不見的高牆，將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氣悶；那西瓜地上的銀項圈的小英雄的影象，我本來十分清楚，現在却又模胡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

85 母親和宏兒都睡着了。

86 我躺着，聽船底潺潺的水聲，知道我在走我的路。我想：我竟與閏土隔絕到這地步了，但我們的後輩還是一氣，宏兒不是正在想念水生麽。我希望他們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

起來……然而我又不願意他們因為要一氣，都如我的辛苦展轉而生活，也不願意他們都如閏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願意都如別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們應該有新的生活，為我們所未經生活過的。

87 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來了。閏土要香爐和燭臺的時候，我還暗地裏笑他，以為他總是崇拜偶像，什麼時候都不忘却。現在我所謂希望，不也是我自己的手製的偶像麼？只是他的願望切近，我的願望茫遠罷了。

88 我在朦朧中，眼前展開一片海邊碧綠的沙地來，上面深藍的天空中掛着一輪金黃的圓月。我想：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作者〕 魯迅(一八八一——一九三六)為周樹人的筆名，浙江紹興人。著書有小說集吶喊(1923)，彷徨(1926)。感想集熱風(1925)，華蓋集，華蓋續集(1926)，墳，朝華夕拾(1927)，而已集(1928)，三閒集(1932)，二心集(1632)。散文詩集有野草(1928)。此外著有中國小說史略兩卷和譯著多種。

故鄉為作者短篇中的代表作品，用閏土和楊二嫂等人物寫出了農村的矛盾苦悶，借宏兒和水生襯托作者的鄉愁。令人不能輕易看過的，就是閏土的描寫。一面借他來繪出人生的變幻，一面又暗示農村的衰殘。全篇的優勝，就在這一點上。

〔解說〕 1. 全篇的主旨。

2. 環境的描寫，和作者的心境對照。注意「……蒼黃的天底下，遠近橫着幾個蕭索的荒村，沒有一

些活氣。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來了。」

3—4 主觀的感觸。

5—8 事件的展開。

9—11 從對話中引出作者所要用力描寫的閏土。

12 想像的描寫。

13—14 閏土的來歷。

15—16 寫閏土的幼時。

17—30 寫閏土和作者幼年時代的交涉，由這兩個少年的身上，表現俤濃厚的地方色彩。注意18 21 23 28 29幾段的描寫。30段中把這兩個少年的交涉到了巡峯，也是作者的「鄉愁」的來源。

31—33 寫少年時代的閏土作一終結，事件將向前發展。

34—38 過渡到第二事件。

39 作者的技巧。

40 第二事件展開，描寫楊二嫂的外貌，用的是感覺的表現法，注意「正像一個畫圖儀器裏細脚伶仃的圓規」，等句的表現。

41—44 迂廻的描寫，作者處處使人注意他是回到「別了二十餘年的故鄉去。」

45 寫實的諧謔，還是作者擅長的技巧。

46—52 用力描寫楊二嫂——一個生存在衰殘農村裏的農婦，借對話寫出楊二嫂的意識。

53—54 回溯到第一事件（描寫閏土）的預備。

55 描寫閏土的外貌，吸住讀者的注意。

56—58 心理描寫，進一步吸住讀者的注意。58寫作者要設法解決他的鄉愁。

59—62 現在的閏土和幼年時代的閏土作一對照。62段引出了水生。水生是閏土幼年時代的映照。

63 事件進展。

64—67 作者無法可以解決他的鄉愁，現在的閏土不是以前的閏土了。閏土的環境和意識使他和作者遠離。

68—73 寫閏土的性格。寫鄉農的椁樸。71寫農村衰殘的原因。注意72段，此種描寫勝過千言萬語，寫一個受苦的鄉農，連訴苦的勇氣也沒有了，並且無從說起，只是「……便拿起烟管來默默的吸烟了。」作者的技巧，高妙至極。

73—74 事件的停頓。

75—76 注意閏土所揀的東西，對於閏土的性格，環境的描寫，有莫大的幫助，作者的描寫達到極妙的境地。

77 與第8段所寫的前後呼應。

78 另一事件的展開——離開故鄉。

70—82 寫宏兒的小小的鄉愁。

83 由母親的口中，補敘楊二嫂。

84 心理描寫。

86 作者的感傷的情調。在感傷中說出作者的思想。注意「……但我們的後輩還是一氣，宏兒不是正在想念水生麼？」和「……他們應該有新的生活，爲我們所未經生活過的。」

87 寫作者的思想，仍在微薄的感傷中。但作者懷着「願望」，並不因此幻滅。

88 描寫周圍，陪襯作者的「希望」。作者以自己的感觸作全文的結束。「我想：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這幾句代表作者的人生觀。作者到了離別二十餘年的故鄉，遇見了閏土。和楊二嫂等人物，感傷之餘，並不幻滅，同時也反映出作者的性格。

在酒樓上

1 我從北地向東南旅行，繞道訪了我的家鄉，就到S城。這城離我的故鄉不過三十里，坐了小船，小半天可到，我曾在這里的學校裏當過一年的教員。深冬雪後，風景淒清，懶散和懷舊的心緒聯結起來，我竟暫寓在S城的洛思旅館了；這旅館是先前所沒有的。城圈本不大，尋訪了幾個以爲可以會見的舊同事，一個也不在，早不知散到那里去了；經過學校的門口，也改換了名稱和模樣，於我很生疏。不到兩個時辰，我的意興早已索然，頗悔此來爲多事了。

2 我所住的旅館是租房不賣飯的，飯菜必須另外叫來，但又無味，入口如嚼泥土。窗外只有漬痕斑駁的牆壁，帖着枯死的莓苔；上面是鉛色的天，白皚皚的絕無精彩，而且微雪又飛舞起來了。我午餐本沒有飽，又沒有可以消遣的事情，便很自然的想到先前有一家很熟識的小酒樓，叫一石居的，算來離旅館並不遠。我於是立即鎖了房門，出街向那酒樓去。其實也無非想姑且逃避客中的無聊，並不專爲買醉。一石居是在的，狹小陰溼的店面和破舊的招牌都依舊；但從掌櫃以至堂倌卻已沒有一個熟人，我在這一石居中也完全成了生客。然而我終於跨上那走熟的屋角的扶梯去了，由此徑到小樓上。上面也依然是五張小板桌；獨有原是木櫺的後窗卻換嵌了玻璃。

3 「一斤紹酒。——菜？十個油豆腐，辣醬要多！」

4 我一面說給跟我上來的堂倌聽，一面向後窗走，就在靠窗的一張桌旁坐下了。樓上「空空如也」，任我揀得最好的坐位：可以眺望樓下的廢園。這園大概是不屬於酒家的，我先前也曾眺望過許多回，有時也在雪天裏。但現在從慣於北方的眼睛看來，却很值得驚異了；幾株老梅竟鬪雪開 滿樹的繁花，彷彿毫不以深冬爲意；倒塌的亭子邊還有一株山茶樹，從暗綠的密葉裏顯出十幾朵紅花來，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憤怒而且傲慢，如蔑視遊人的甘心於遠行。我這時又忽地想到這里積雪的滋潤，著物不去，晶瑩有光，不比朔雪的粉一般乾，大風一吹，便飛得滿空如煙霧。……

5 「客人，酒。……」

6 堂倌嬾嬾的說着，放下杯，筷，酒壺和碗碟，酒到了。我轉臉向了板桌，排好器具，斟出酒來。覺得北方固不是我的舊鄉，但南來又只能算一個客子，無論那邊的乾雪怎樣紛飛，這里的柔雪又怎樣的依戀，於我都沒有什麼關係了。我略帶些哀愁，然而很舒服的呷一口酒，酒味很純正；油豆腐也煮得十分好；可惜辣醬太淡薄，本來S城人是不懂得喫辣的。

7 大概是因爲正在下午的緣故罷，這雖說是酒樓，却毫無酒樓氣，我已經喝下三杯酒去了，而我以外還有四張空板桌。我看着廢園，漸漸的感到孤獨，但又不願有別的酒客上來。偶然聽得樓梯上脚步響，便不由的有些懊惱，待到看見是堂倌，纔又安心了，這樣的又喝了兩杯酒。

8 我想，這回定是酒客了，因爲聽得那脚步聲比堂倌的要緩得多。約略料他走完了樓

梯的時候，我便害怕似的擡頭去看這無干的同伴，同時也就喫驚的站起來。我竟不料在這里意外的遇見朋友了，——假如他現在還許我稱他爲朋友。那上來的分明是我的舊同窗，也是做教員時代的舊同事，面貌雖然頗有些改變，但一見也就認識，獨有行動卻變得格外迂緩，很不像當年敏捷精悍的呂緯甫了。

9 「阿，——緯甫，是你麼？我萬想不到會在這里遇見你。」

10 「阿阿，是你？我也萬想不到……」

11 我就邀他同坐，但他似乎略略躊躇之後，方纔坐下來。我起先很以爲奇，接着便有些悲傷，而且不快了。細看他相貌，也還是亂蓬蓬的鬚髮；蒼白的長方臉，然而衰瘦了。精神很沉靜，或者卻是頹唐；又濃又黑的眉毛底下的眼睛也失了精彩，但當他緩緩的四顧的時候，卻對廢園忽地閃出我在學校時代常常看見的射人的光來。

12 「我們，」我高興的，然而頗不自然的說，「我們這一別，怕有十年了罷。我早知道你在濟南，可是實在懶得太難，終於沒有寫一封信。……」

13 「彼此都一樣，可是現在我在太原了，已經兩年多，和我的母親。我回來接她的時候，知道你早搬走了，搬得很乾淨。」

14 「你在太原做什麼呢？」我問。

15 「教書，在一個同鄉的家裏。」

16 「這以前呢？」

17　「這以前麽？」他從衣袋裏掏出一支煙卷來，點了火啣在嘴裏，看着噴出煙霧，沉思似的說，「無非做了些無聊的事情，等於什麽也沒有做。」

18　他也問我別後的景況；我一面告訴他一個大概，一面叫堂倌先取杯筷來，使他先喝着我的酒，然後再去添二斤。其間還點菜，我們先前原是毫不客氣的，但此刻却推讓起來了，終於說不清那一樣是誰點的就從堂倌的口頭報告上指定了四樣菜：茴香豆，凍肉，油豆腐，青魚乾。

19　「我一回來，就想到我可笑。」他一手擎着煙卷，一隻手扶着酒杯，似笑非笑的向我說。「我在少年時，看見蜂子或蠅子停在一個地方，給什麽來一嚇，即刻飛去了，但是飛了一個小圈子，便又回來停在原地點，便以爲這實在很可笑，也可憐。可不料現在我自己也飛回來了，不過繞了一點小圈子。又不料你也回來了。你不能飛得更遠些麽。」

20　「這難說，大約也不外乎繞點小圈子罷。」我也似笑非笑的說「但是你爲甚麽飛回來的呢？」

21　「也還是爲了無聊的事。」他一口喝乾了一杯酒，吸幾口煙，眼睛略爲張大了。「無聊的。——但是我們就談談罷。」

22　堂倌搬上新添的酒菜來，排滿了一桌，樓上又添了烟氣和油豆腐的熱氣，彷彿熱鬧起來了；樓外的雪也越加紛紛的下。

23　「你也許本來知道，」他接着說，「我曾經有一個小兄弟，是三歲上死掉的，就葬

在這鄉下。我連他的模樣都記不清楚了，但聽母親說，是一個很可愛念的孩子，和我也很相投，至今她提起來還似乎要下淚。今年春天，一個堂兄就來了一封信，說他的墳邊已經漸漸的浸了水，不久怕要陷入河裏去了，須得趕緊去設法。母親一知道就很着急，幾乎幾夜睡不着，——她又自己能看信的。然而我能有什麼法子呢？沒有錢，沒有工夫：當時什麼法也沒有。

[24]「一直挨到現在，趁着年假的閒空，我纔得回南給他來遷葬。」他又喝乾一杯酒，看着窗外，說，「這在那邊那里能如此呢？積雪裏會有花，雪地下會不凍。就在前天，我在城裏買了一口小棺材，——因爲我豫料那地下的應該早已朽爛了，——帶着棉絮和被褥，僱了四個土工，下鄉遷葬去。我當時忽而很高興，願意掘一回墳，願意一見我那曾經和我很親睦的小兄弟的骨殖：這些事我生平都沒有經歷過。到得墳地，果然，河水只是咬進來，離墳已不到二尺遠。可憐的墳，兩年沒有培土，也平下去了。我站在雪中，決然的指着他對土工說，『掘開來！』我實在是一個庸人，我這時覺得我的聲音有些希奇，這命令也是一個在我一生中最爲偉大的命令。但土工們却毫不駭怪，就動手掘下去了。待到掘着壙穴，我便過去看，果然，棺木已經快要爛盡了，只剩下一堆木絲和小木片。我的心顫動着，自去撥開這些，很小心的，要看一看我的小兄弟。然而出乎意外！被褥，衣服，骨骼，什麼也沒有。我想，這些都消盡了，向來聽說最難爛的是頭髮，也許還有罷。我便伏下去，在該是枕頭所在的泥土裏仔仔細細的看，也沒有。蹤影全無！

25　我忽而看見他眼圈微紅了，但立即知道是有了酒意。他總不很喫菜，單是把酒不停的喝，早喝了一斤多，神情和舉動都活潑起來，漸近于先前所見的呂緯甫了。我叫堂倌再添二斤酒，然後回轉身，也拏着酒杯，正對面默默的聽着。

26　「其實，這本已可以不必再遷，只要平了土，賣掉棺材，就此完事了的。我去賣棺材雖然有些離奇，但只要價錢極便宜，原鋪子就許要，至少總可以撈回幾文酒錢來。但我不這樣，我仍然鋪好被褥，用棉花裹了些他先前身體所在的地方的泥土，包起來，裝在新棺材裏，運到我父親埋着的墳地上，在他墳旁埋掉了。因為外面用磚墎，昨天又忙了我大半天：監工。但這樣總算完結了一件事，足夠去騙騙我的母親，使她安心些。——阿阿，你這樣的看我，你怪我何以和先前太不相同了麼？但我現在就是這樣了，敷敷衍衍，模模胡胡。我有時自己也想到，倘若先前的朋友看見我，怕會不認我做朋友了。——然而我現在就是這樣。」

27　他又掏出一支烟卷來，啣在嘴裏，點了火。

28　「看你的神情，你似乎還有些期望我，——我現在自然麻木得多了，但是有些事也還看得出。這使我很感激，然而也使我很不安：怕我終于辜負了至今還對我懷着好意的老朋友。……」他忽而停住了，吸幾口烟，纔又慢慢的說，「正在今天，剛在我到這一石居來之前，也就做一件無聊事，然而我自己願意做的。我先前的東邊的鄰居叫長富，是一個船戶。他有一個女兒叫阿順，你那時到我家裏來，也許見過的，但你一定沒有留心，因為那時她還小。後來她也長得並不好看，不過是平常的瘦瘦的瓜子臉，黃臉皮；獨有眼睛非常大，睫毛

也很長，眼白又青得如夜的晴天，而且是北方的無風的晴天，這里的就沒有那麼明淨了。她很能幹，十多歲沒了母親，招呼兩個小弟妹都靠她；又得服侍父親，事事都周到；也經濟，家計倒漸漸的穩當起來了。鄰居幾乎沒有一個不誇獎她，連長富也時常說些感激的話。這一次我動身回來的時候，我的母親又記得她了，老年人記性眞長久。她說她曾經知道順姑因爲看見誰的頭上戴着紅的翦絨花，自己也想有一朵，弄不到，哭了，哭了小半夜，就挨了她父親的一頓打，後來眼眶還紅腫了兩三天。這種翦絨花是外省的東西，S城裏尙且買不出，她那里想得到手呢？趁我這一次回南的便，便叫我買兩朵去送她。

29 「我對于這差使倒並不以爲煩厭，反而很喜歡，爲阿順，我實在還有些願意出力的意思的。前年，我回來接我母親的時候，有一天，長富正在家，不知怎的我和他閒談起來了。他便要請我喫點心，蕎麥粉，並且告訴我所加的是白糖。你想，家裏能有白糖的船戶，可見決不是一個窮船戶了，所以他也喫得很闊綽。我被勸不過，答應了，但要求只要用小碗。他也很識世故，便囑咐阿順說，『他們文人，是不會喫東西的。你就用小碗，多加糖！』然而等到調好端來的時候，仍然使我喫一嚇，是一大碗，足夠我喫一天。但是和長富喫的一碗比起來，我的也確乎算小碗。我生平沒有喫過蕎麥粉，這回一嘗，實在不可口，却是非常甜。我漫然的喫了幾口，就想不喫了，然而無意中，忽然間看見阿順遠遠的站在屋角裏，就使我立刻消失了放下碗筷的勇氣。我看她的神情，是害怕而且希望，大約怕自己調得不好，願我們喫得有味。我知道如果剩下大半碗來，一定要使她很失望，而且很抱歉。我於是同時決

心，放開喉嚨滾下去了，幾乎喫得和長富一樣快。我由此纔知道硬喫的苦痛，我只記得還做孩子時候的喫盡一碗拌着驅除蛔蟲粉的沙糖纔有這樣難。然而我毫不抱怨，因爲他過來收拾空碗時候的忍着的她得意的笑容，已儘够賠償我的苦痛而有餘了。所以我這一夜雖然飽脹得睡不穩，又做了一大串惡夢，也還是祝讚她一生幸福，願世界爲她變好。然而這些意思也不過是我的那些舊日的夢的痕迹，即刻就自笑，接着也就忘却了。

30　「我先前並不知道她曾經爲了一朵剪絨花挨打，但因爲母親一說起，便也記得了蕎麥粉的事，意外的勤快起來了。我先在太原城裏搜求了一遍，都沒有；一直到濟南……」

31　窗外沙沙的一陣聲響。許多積雪從被他壓彎了的一枝山茶樹上滑下去了，樹枝筆挺的伸直，更顯出烏油油的肥葉和血紅的花來。天空的鉛色來得更濃；小鳥雀啾唧的叫着，大概黃昏將近，地面又全罩了雪，尋不出什麼食糧，都趕早回巢來休息了。

32　「一直到了濟南，」他向窗外看了一回，轉身喝乾一杯酒，又吸幾口烟，接着說，「我纔買到剪絨花。我也不知道使她挨打的是不是這一種，總之是絨做的罷了。我也不知道她喜歡深色還是淺色，就買了一朵大紅的，一朵粉紅的，都帶到這里來。

33　「就是今天午後，我一喫完飯，便去看長富，我爲此特地就擱了一天。他的家倒還在，只是看去有些晦氣色了，但這恐怕不過是我自己的感覺。他的兒子和第二個女兒——阿昭，都站在門口，大了。阿昭長得全不像她姊姊，簡直像一個鬼，但是看見我走向她家，便飛奔的逃進屋裏去。我就問那小子，知道長富不在家。『你的大姊呢？』他立刻瞪起眼睛，

連聲問我尋她什甚事，而且惡狠狠的似乎就要撲過來，咬我。我支吾着退走了，我現在是敷敷衍衍……

34 「你不知道，我可比先前更怕去訪人了。因爲我已經深知道自己之討厭，連自己也討厭，又何必明知故犯的去使人暗暗的不快呢？然而這回的差使是不能不辦妥的，所以想了一想，終於回到就在斜對門的柴店裏。店主的母親，老發奶奶，倒也還在，而且也還認識我，居然將我邀進店裏坐去了。我們寒暄幾句之後，我就說明了回到S城和尋長富的緣故。不料她歎息說：

35 「『可惜順姑娘沒有福氣戴這剪絨花了。』

36 「她於是詳細的告訴我，說是『大約去年春天以來，她就見得黃瘦，後來忽而常常下淚了，問她緣故又不說；有時整夜的哭，哭得長富也忍不住生氣，駡她年紀大了，發了瘋。可是一到秋初，起先不過小傷風，終於躺倒了，從此就起不來。直到咽氣的前幾天，纔肯對長富說，她早就像她母親一樣，不時的吐紅和流夜汗。但是瞞着，怕他因此要擔心。有一夜，她的伯伯長庚又來硬借錢，——這是常有的事，——她不給，長庚就冷笑着說：你不要驕氣，你的男人比我還不如！她從此就發了愁，又怕羞，不好問，只好哭。長富趕緊將她的男人怎樣掙氣的話說給她聽，那里還來得及？況且她也不信，反而說：好在我已經這樣，什麼也不要緊了。』

37 「『她還說，「如果她的男人眞比長庚不如，那就眞可怕呵！比不上一個偷鷄賊，那

是什麼東西呢？然而他來送殮的時候，我是親眼看見他的，衣服很乾淨，人也體面；還眼淚汪汪的說，自己撑了半世小船，苦熬苦省的積起錢來聘了一個女人，偏偏又死掉了。可見他實在是一個好人，長庚說的全是誑話。只可惜順姑竟會相信那樣的賊骨頭的誑話，白送了性命。——但這也不能去怪誰，只能怪順姑自己沒有這一份好福氣』。

38 「那倒也罷，我的事情又完了。但是帶在身邊的兩朵剪絨花怎麼辦呢？好，我就託她送了阿昭。這阿昭一見我就飛跑，大約將我當作一隻狼或是什麼，我實在不願意去送她。——但是我也就送她了，對母親只要說阿順見了喜歡的了不得就是。這些無聊的事算什麼？只要模模胡胡。模模胡胡的過了新年，仍舊教我的『子曰詩云』去。」

39 「你教的是『子曰詩云』麼？」我覺得奇異，便問。

40 「自然。你還以為教的是ABCD麼？我先是兩個學生，一個讀詩經，一個讀孟子新近又添了一個，女的，讀女兒經。連算學也不教，不是我不教，他們不要教。」

41 「我實在料不到你倒去教這類的書，……」

42 「他們的老子要他們讀這些；我是別人，無乎不可的。這些無聊的事算什麼？只要隨隨便便，……」

43 他滿臉已經通紅，似乎很有些醉，但眼光卻又消沉下去了。我微微的歎息，一時沒有話可說。樓梯一陣亂響，擁上幾個酒客來：當頭的是矮子，擁腫的圓臉；第二個是長的，在臉上很惹眼的顯出一個紅鼻子；此後還有人，一疊連的走得小樓都發抖。我轉眼去看呂緯

甫，他也正轉眼來看我，我就叫堂倌算酒賬。

44.「你藉此還可以支持生活麼？」我一面準備走，一面問。

45「是的。——我每月有二十元，也不大能夠敷衍。」

46「那麼，你以後豫備怎麼辦呢？」

47「以後？——我不知道。你看我們那時豫想的事可有一件如意？我現在什麼也不知道，連明天怎樣也不知道，連後一分……」

48 堂倌送上賬來，交給我；他也不像初到時候的謙虛了，只向我看了一眼，便吸烟，聽憑我付了賬。

49 我們一同走出店門，他所住的旅館和我的方向正相反，就在門口分別了。我獨自向着自己的旅館走，寒風和雪片撲在臉上，倒覺得很爽快。見天色已是黃昏，和屋宇和街道都織在密雪的純白而不定的羅網裏。

〔解說〕本篇的主人公呂緯甫是先曾抱着滿腔的大志，想有一番作爲的，然而環境——數千年傳統的灰色人生——壓迫他，使他成了失敗者。呂緯甫於失敗之後變成了一個「敷敷衍衍，隨隨便便」的悲觀者，不願抉起舊日的夢，以重增自己的悲哀，寧願在寂寞中寂寞地走到他的終點——墳。他並且也不去抉破別人的美滿的夢。所以他在奉了母親之命改葬小兄弟的遺骸時，雖然壙穴內只剩下一堆木絲和小木片，本已可以不必再遷，但他

仍然鋪好被褥，用棉花裹了些他小兄弟先前身體所在的地方的泥土，包起來，裝在新棺材裏，運到我父親埋葬的墳地上，在他墳旁埋掉了。……這樣總算完了一件事，足夠去騙我的母親，使他安心些（見方璧著魯迅論）。

全篇的結構很簡單，不過是主客二人的對話。「對話」多了令閱者生厭，但是這一篇卻不然，它處處抓住閱者的注意。從呂緯甫的口裏把舊事重提，閱者的感情便跟着他的敘述進展，只覺得那些對話的可愛。

1 用直敘法說明作者何故要到S城，到S城後坐在旅館裏的心境。

2 環境的描寫，餘敘「在酒樓上」的原故。

3 本地風光，借對話說出。

4 描寫冬天的景色，閱者看了彷彿展開繪卷，簡直是一幅活鮮鮮的「雪圍沽飲」。注意「老梅……鬥雪……滿樹繁花」，「山茶樹……顯出十幾朵紅花來」諸句。作者又比較南方的雪和北地的雪不同的地方，「這裏積雪的滋潤，著物不去，晶瑩有光，不比朔雪的粉一般乾，大風一吹，便飛得滿空如煙霧。……」這一段描寫，非懂得南蠻趣味的人寫不出來。西歐的作品裏面，很不容易看到這樣的表現。這點足見作者藝術修養的深淺。

5 回應前面第3段，在舊小說的眉批上，常常見到有所謂「交代清楚」，大約就是指這種地方罷？

6—7 主觀的描寫，在酒樓上引起的哀愁。

8—10 本篇的頂點，酒樓上忽然來了一個闊別多年的呂緯甫，注意作者對於晤面時的場面的表現

法。

11 外貌的描寫。

12—17 本篇主人公的來歷，用對話敘述出來。

18 爲使對話不致於拖曳，這裏寫到一般的「人情味」，目的在維繫閱者的注意力。

19—21 對話（也就是本篇的情節）向前進展，注意對話的巧妙，例如呂緯甫口中蜂子或蠅子的比喻。

22 照應前面第18段。

23—24 敘呂緯甫南下的原因，這兩段說明了主人的性格。24段中，掘墓改葬在三歲上死了的小兄弟的情景，閱者應該受到很大的感動。就主人公的母親一面看，我們覺得，「母性愛」的尊貴；就主人公一面看，他的境況雖然不好，（他自己說，「沒有錢，沒有工夫，當時什麼法也沒有。」）也依從母命南下。這是怎樣的一種使人「眼圈發紅」的「人情味」。這種「人情味」，我們在所謂封建勢力下的社會裏所見獨多，即所謂「灰色的人生」罷。在藝術上，閱者要注意這一段裏，從買了一口小棺材寫起，依次寫到「掘開來！」直寫到「蹤影全無！」層次極清楚，帶敘述帶感觸又帶動作，這樣的描寫是不大容易的。

25 這和前面的18段是同一個用意。

26 補足第24段的敘述。

27 事件將有轉變。

28—30 這三段裏又引出了阿順的事件。主人公遷他的小兄弟的墳爲本篇第一事件，此則爲第二事件

。28段裏寫船戶長富的女兒阿順——一個無母的女兒，兩個小弟妹靠她招呼，又得服侍父親。因爲看見別人頭上戴着的剪絨花，「自己也想有一朵，弄不到，哭了小半夜，就挨了她父親一頓打……」「趁我這一次回南的便，便叫我買兩朵去送她。」鄰姑阿順的相貌和性格，深深地印入閱者的腦裏。29段裏寫長富請主人公吃蕎麥粉，與大碗的情景，阿順遠遠的站在屋角躭心事的情景，都是在盡力描繪阿順和她的環境。到30段，才說出了剪絨花。

31 在主客二人的交談中，酒樓上沒有別人。作者生怕閱者看了許多對話，把「雪天」「酒樓上」都忘却了，所以這裏又敘到環境。積雪從山茶枝上滑下去，天空的鉛色來得更濃，小鳥啾啁的叫，黃昏將近了。看哪——這是怎樣與文中主人公配合得天衣無縫的景色。黃昏的雪景，被境遇壓得氣也喘不過來的主人公呂緯甫，都被作者的巧妙的藝術配合得穩穩貼貼的。唉，鉛色的天空；灰色的人生；酒樓上的語聲；窗外雪園裏的閑寂！

32—33 第二事件向前展開。買了兩朵剪絨花，一朵大紅的。一朵粉紅的，看——這又是「人情」的寫照。會見阿順的妹妹阿昭，又描寫一個野生生的鄉下姑娘。

34—37 主人公不直接去訪長富，却去訪柴店裏的老發奶奶，由老發奶奶的口中，說出了船戶長富一家的境遇，又引出一個長庚，由長庚的飛短流長，使阿順的未來的唯一的希望完全敲碎了，於是乎阿順死矣。這樣的描寫較之走進長富家中，直接和長富攀談，不知高明到若干倍。這是作者有意如此安排的，我們不要輕易放過它。

38 第二事件發展到如此地步，已經夠了。這一段作一結束。

39—終 敘主人公的境遇，數千年傳統的灰色人生壓迫他，使他成了失敗者，所以非敎「子曰詩云」

不可了。注意41 42的對話。42段主人公答作者的話是，「他們的老子要他們讀這些；我是別人，無乎不可的。這些無聊的事算什麼？只要隨隨便便……」這幾句把主人公的環境與性格都寫淸楚了，勝過長篇大文的描寫。作者毫不費力，但所收的效果則很大。

43 本篇的轉機處在此。「酒樓上」的任務已盡完了，第一事件第二事件都已經發揮盡致了。這裏該當「帶住」。於是作者借了「樓梯上一陣亂響，擁上幾過酒客來。」什麼矮子，長子，紅鼻子都做了作者的小說的犧牲者了，就是拿這幾個人來作「帶住」之用。於是乎「我就叫堂倌算淸酒賬了。」

44 47 這兩套一問一答的對話，是補敘前文寫過的主人公的性格的不足處。可以看爲第42段的連續，使閱者對於主人公呂緯甫於失敗了之後變成了一個「敷敷衍衍隨隨便便」的悲觀者，印象更深一些。

48 爲44到47的補筆。

49 仍借四圍的環境作全文的總結。「寒風」，「雪片」，「黃昏」，「屋宇」，「街道」，「密雪」，「純白」，「羅網」，作者用了這些辭句，增厚閱者的感觸和想像。看了眞是著勁夠味兒。

祝福

1　舊歷的年底畢竟最像年底，村鎮上不必說，就在天空中也顯出將到新年的氣象來。灰白色的沈重的晚雲中間時時發出閃光，接着一聲鈍響，是送竈的爆竹；近處燃放的可就更強烈了，震耳的聲音還沒有息，空氣裏已經散滿了幽微的火藥香。我是正在這一夜回到我的故鄉魯鎮的。雖說故鄉，然而已沒有家，所以只得暫寓在魯四老爺的宅子裏。他是我的本家，比我長一輩，應該稱之曰「四叔」，是一個講理學的老監生。他比先前並沒有什麼大改變，單是老了些，但也還未留鬍子，一見面是寒暄，寒暄之後說我「胖了」說我「胖了」之後，即大罵其新黨。但我知道，這並非借題在罵我：因爲他所罵的還是康有爲。但是，談話是總不投機的了，於是不多久，我便一個人剩在書房裏。

2　第二天我起得很遲，午飯之後，出去看了幾個本家和朋友；第三天也照樣。他們也都沒有什麼大改變，單是老了些；家中卻一律忙，都在準備着「祝福」。這是魯鎮年終的大典致敬盡禮，迎接福神，拜求來年一年中的好運氣的。殺鷄，宰鵝，買猪肉，用心細細的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裏浸得通紅，有的還帶着絞絲銀鐲子。煮熟之後，橫七豎八的插些筷子在這類東西上，可就稱爲「福禮」了，五更天陳列起來，並且點上香燭，恭請福神們來享用；拜的卻只限於男人，拜完自然仍然是放爆竹。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只要買得起福禮和爆竹之類的，——今年自然也如此。天色愈陰暗了，下午竟下起雪來，雪花大的有梅花那

麽大，滿天飛舞，夾着煙靄和忙碌的氣色，將魯鎮亂成一團糟。我回到四叔的書房裏時，瓦楞上已經雪白，房裏也映得較光明，極分明的顯出壁上掛着的朱拓的大「壽」字，陳摶老祖寫的；一邊的對聯已經脫落，鬆鬆的捲了放在長桌上，一邊的還在，道是「事理通達心氣和平」。我又無聊賴的到窗下的案頭去一翻，只見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錄集註和一部四書襯。無論如何，我明天決計要走了。

3　況且，一想到昨天遇見祥林嫂的事，也就使我不能安住。那是下午，我到鎮的東頭訪過一個朋友，走出來，就在河邊遇見她；而且見她瞪着的眼睛的視線，就知道明明是向我走來的。我這回在魯鎮所見的人們中，改變之大，可以說無過於她的了：五年前的花白的頭髮，即今已經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臉上瘦削不堪，黃中帶黑，而且消盡了先前悲哀的神色，彷彿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間或一輪，還可以表示他是一個活物。她一手提着竹籃，內中一個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長的竹竿，下端開了裂；她分明已經純乎是一個乞丐了。

4　我就站住，預備她來討錢。

5　「您回來了？」她先這樣問。

6　「是的。」

7　「這正好。你是識字的，又是出門人，見識得多。我正要問你一件事——」她那沒有精采的眼睛忽然發光了。

8 我萬料不到她却說出這樣的話來，詫異的站着。

9 「就是——」她走近兩步，放低了聲音，極祕密似的切切的說，「一個人死了之後，究竟有沒有魂靈的？」

10 我很悚然，一見她的眼釘着我，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比在學校裏遇到不及豫防的臨時考，教師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時候，惶急得多了。對於魂靈的有無，我自己是向來毫不介意的；但在此刻，怎樣回答她好呢？我在極短的躊躇中，想，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或者不如說希望：希望其有，又希望其無……。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惱，爲她起見，不如說有罷。

11 「也許有罷，——。我想」我於是吞吞吐吐的說。

12 「這麼，也就有地獄了？」

13 「阿！地獄？」我很吃驚，只得支吾着，「地獄？論理，就該也有。——然而也未必，……誰來管這等事……。」

14 「那麼，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見面的？」

15 「唉唉，見面不見面呢？……」這時我已知道自己也還是完全一個愚人，什麼躊躇，什麼計畫，都擋不住三句問。我即刻膽怯起來了，便想全翻過先前的話來，「那是，……實在，我說不清，……。其實，究竟有沒有魂靈，我也說不清。」

16 我乘她不再緊接的問，邁開步便走，忽々的逃回四叔的家中，心裏很覺得不安逸。

自己想，我這答話怕於她有危險。她大約因爲在別人的祝福時候，感到自身的寂寞了，然而會不會含有別的什麼意思的呢？——或者是有了什麼豫感了？倘有別的意思，又因此發生別的事，則我的答話委實該負若干的責任……。但隨後也就自笑，覺得偶爾的事，本沒有什麼深意義，而我偏要細細推敲，正無怪敎育家要說是生着神經病；而況明明說過「說不淸」，已經推翻了答話的全局，即使發生什麼事，於我也毫無關係了。

17　「說不淸」是一句極有用的話。不知事的勇敢的少年，往往敢於給人解決疑問，選定醫生，萬一結果不佳，大抵反成了怨府，然而一用這說不淸來作結束，便事事逍遙自在了。我在這時，更感到這一句話的必要，即使和討飯的女人說話，也是萬不可省的。

18　但是我總覺得不安，過了一夜，也仍然時時記憶起來，彷彿懷着什麼不祥的豫感；在陰沈的雪天裏，在無聊的書房裏，這不安愈加强烈了。不如走罷，明天進城去。福興樓的淸燉魚翅，一元一大盤，價廉物美，現在不知增價了否？往日同游的朋友，雖然已經雲散，然而魚翅是不可不喫的，即使只有我一個……。無論如何，我明天決計要走了。

19　我因爲常見些但願不如所料，以爲未必竟如所料的事，却每每恰如所料的起來，所以很恐怕這事也一律。果然，特別的情形開始了。傍晚，我竟聽到有些人聚在內室裏談話，彷彿議論什麼事似的，但不一會，說話聲也就止了，只有四叔且走而且高聲的說：

20　「不早不遲，偏偏要在這時候，——這就可見是一個謬種！」

21　我先是詫異，接着是很不安，似乎這話於我有關係。試望門外，誰也沒有。好容易

待到晚飯前他們的短工來冲茶，我纔得了打聽消息的機會。

22 「剛纔，四老爺和誰生氣呢？」我問。

23 「還不是和祥林嫂？」那短工簡捷的說。

24 「祥林嫂？怎麼了？」我又趕緊的問。

25 「死了。」

26 「死了？」我的心突然緊縮，幾乎跳起來，臉上大約也變了色。但他始終沒有擡頭，所以全不覺。我也就鎭定了自己，接着問——

27 「什麼時候死的？」

28 「什麼時候？——昨天夜裏，或者就是今天罷。——我說不清。」

29 「怎麼死的？」

30 「怎麼死的？——還不是窮死的？」他淡然的回答，仍然沒有擡頭向我看，出去了。

31 然而我的驚惶卻不過暫時的事，隨着就覺得要來的事，已經過去，並不必仰仗我自己的「說不清」和他之所謂「窮死的」的寬慰，心地已經漸漸輕鬆；不過偶然之間，還似乎有些負疚。晚飯擺出來了，四叔儼然的陪着，我也還想打聽些關於祥林嫂的消息，但知道他雖然讀過「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而忌諱仍然極多，當臨近祝福時候，是萬不可提起死亡疾病之類的話的；倘不得已，就該用一種替代的隱語，可惜我又不知道，因此屢次想問，而

終於中止了。我從他儼然的臉色上，又忽而疑他正以為我不早不遲，偏要在這時候來打攪他，也是一個謬種，便立刻告訴他明天要離開魯鎮，進城去，趁早放寬了他的心。他也不很留。這樣悶悶的喫完了一餐飯。

32 冬季日短，又是雪天，夜色早籠罩了全市鎮。人們都在燈下匆忙，但窗外很寂靜。雪花落在積得厚厚的雪褥上面，聽去似乎瑟瑟有聲，使人更加感得沉寂。我獨坐在發出黃光的菜油燈下，想，這百無聊賴的祥林嫂，被人們棄在塵芥堆中的，看得厭倦了的陳舊的玩物，先前還將形骸露在塵芥裏，從活得有趣的人們看來，恐怕要怪訝她何以還要存在，現在總算被無常打掃得乾乾淨淨了。魂靈的有無，我不知道，然而在現世，則無聊生者不生，即使厭見者不見，為人為己，也還都不錯。我靜聽着窗外似乎瑟瑟作響的雪花聲，一面想，反而漸漸的舒暢起來。

33 然而先前所見所聞的她的半生事迹的斷片，至此也聯成一片了。

34 她不是魯鎮人。有一年的冬初，四叔家裏要換女工，做中人的衛老婆子帶她進來了，頭上紮着白頭繩，烏裙，藍夾襖，月白背心，年紀大約二十六七，臉色青黃，但兩頰却還是紅的。衛老婆子叫她祥林嫂，說是自己母家的鄰舍，死了當家人，所以出來做工了。四叔皺了皺眉，四嬸已經知道了他的意思，是在討厭他是一個寡婦。但看她模樣還周正，手脚都壯大，又只是順着眼，不開一句口，很像一個安分耐勞的人，便不管四叔的皺眉，將她留下了。試工期內，她整天的做，似乎閒着就無聊，又有力，簡直抵得過一個男子，所以第三天

就定局，每月工錢五百文。

35 大家都叫她祥林嫂；沒問她姓什麼，但中人是衛家山人，既說是鄰居，那大概也就姓衛了。她不很愛說話，別人問了纔回答，答的也不多。直到十幾天之後，這纔陸續的知道她家裏還有嚴厲的婆婆；一個小叔子，十多歲，能打柴了；她是春天沒有丈夫的；他本來也打柴爲生，比她小十歲；大家所知道的就只是這一點。

36 日子很快的過去了，她的做工却毫沒有懈，食物不論，力氣是不惜的。人們都說魯四老爺家裏僱着了女工，實在比勤快的男人還勤快。到年底，掃塵，洗地，殺雞，宰鵝，徹夜的煮福禮，全是一人擔當，竟沒有添短工。然而她反滿足，口角邊漸漸的有了笑影，臉上也白胖了。

37 新年纔過，她從河邊淘米回來時，忽而失了色，說剛纔遠遠地看見一個男人在對岸徘徊，很像夫家的堂伯，恐怕是正爲尋她而來的。四嬸很驚疑，打聽底細，她又不說。四叔一知道，就皺一皺眉，道。

38 「這不好。恐怕她是逃出來的。」

39 她誠然是逃出來的，不多久，這推想就證實了。

40 此後大約十幾天，大家正已漸漸忘却了先前的事，衛老婆子忽而帶了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進來了，說那是祥林嫂的婆婆。那女人雖是山裏人模樣，然而應酬很從容，說話也能幹，寒暄之後，就賠罪，說她特來叫他的兒媳回家去，因爲開春事務忙，而家中只有老的和

小的，人手不够了。

41 「既是她的婆婆要她回去，那有什麽話可說呢。」四叔說。

42 於是算清了工錢，一共一千七百五十文，她全存在主人家，一文也還沒有用，便都交給她的婆婆。那女人又取了衣服，道過謝，出去了。其時已經是正午。

43 「阿呀，米呢？祥林嫂不是去淘米的麽？……」好一會，四嬸這纔驚叫起來。她大約有些餓，記得午飯了。

44 於是大家分頭尋淘籮。她先到廚下，次到堂前，後到臥房，全不見淘籮的影子。四叔踱出門外，也不見，直到河邊，纔見平平正正的放在岸上，旁邊還有一株菜。

45 看見的人報告說，河裏面上午就泊了一隻白篷船，篷是全蓋起來的，不知道甚麽人在裏面，但事前也沒有人去理會他。待到祥林嫂出來淘米，剛剛要跑下去，那船裏便突然跳出兩個男人來，像是山裏人，一個抱住她，一個幫着，拖進船去了。祥林嫂還哭喊了幾聲，此後便再沒有什麽聲息，大約給用什麽堵住了罷。接着就走上兩個女人來，一個不認識，一個就是衛老婆子。窺探艙裏，不很分明，她像是綑了躺在船板上。

46 「可惡！然而……。」四叔說。

47 這一天是四嬸煮午飯；他們的兒子阿牛燒火。

48 午飯之後，衛老婆子又來了。

49 「可惡！」四叔說。

50 「你是什麼意思？虧你還會再來見我們。」四嬸洗着碗，一見面就憤憤的說，「你自己薦她來，又合夥劫他去，鬧得沸反盈天的，大家看了成個什麼樣子？你拿我們家裏開玩笑麽？」

51 「阿呀阿呀，我眞上當。我這回，就是爲此特地來說說清楚的。她來求我薦地方，我那里料得到是瞞着她的婆婆的呢。對不起，四老爺，四太太。總是我老發昏不小心，對不起主顧。幸而府上是向來寬洪大量，不肯和小人計較的。這回我一定薦一個好的來折罪……。」

52 「然而……。」四叔說。

53 於是祥林嫂事件便告終結，不久也就忘却了。

54 只有四嬸，因爲後來僱用的女工，大抵非懶即饞，或者饞而且懶，左右不如意，所以也還提起祥林嫂。每當這些時候，她往往自言自語的說，「她現在不知道怎麽樣了？」意思是希望她再來。但到第二年的新正，她也就絕了望。

55 新正將盡，衛老婆子來拜年了，已經喝得醉醺醺的，自說因爲回了一趟衛家山的娘家，住了幾天，所以來得遲了。她們問答之間，自然就談到祥林嫂。

56 「她麽？」衛老婆子高興的說，「現在是交了好運了。她婆婆抓她回去的時候，是早已許給了賀家墺的賀老六的，所以回家之後不幾天，也就裝在花轎裏擡去了。」

57 「阿呀，這樣的婆婆！……」四嬸驚奇的說。

58 「阿呀，我的太太！」你眞是大戶人家的太太的話。我們山裏人，小戶人家，這算得什麼？她有小叔子，也得娶老婆。不嫁了她，那有這一注錢來做聘禮？她的婆婆倒是精明強幹的女人呵，很有打算，所以就將她嫁到裏山去。倘許給本村人，財禮就不多；惟獨肯嫁進深山野墺裏去的女人少，所以她就到手了八十千。現在第二個兒子的媳婦也娶進了，財禮只花了五千，除去辦喜事的費用，還剩十多千。嚇，你看，這多麼好打算？……」

59 「祥林嫂竟肯依？……」

60 「這有什麼依不依。——鬧是誰也總要鬧一鬧的；只要用繩子一綑，塞在花轎裏，擡到男家，捺上花冠，拜堂，關上房門，就完事了。可是祥林嫂眞出格，聽說那時實在鬧得利害，大家還都說大約因爲在讀書人家做過事，所以與衆不同呢。太太，我們見得多了；回頭人出嫁，哭喊的也有，說要尋死覓活的也有，擡到男家拜不成天地的也有，連花燭都砸了的也有。祥林嫂可是異乎尋常，他們說她一路只是嚎，罵，擡到賀家墺，喉嚨已經全啞了。拉出轎來，兩個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勁的擒住她也還拜不成天地。他們一不小心，一鬆手，阿呀，阿彌陀佛，她就一頭撞在香案角上，頭上碰了一個大窟窿，鮮血直流，用了兩把香灰，包上兩塊紅布還止不住血呢。直到七手八脚的將她和男人反關在新房裏，還是罵，阿呀呀，這眞是……。」她搖一搖頭，順下眼睛，不說了。

61 「後來怎麼樣呢？」四嬸還問。

92 「聽說第二天也沒有起來。」她擡起眼來說。

63 「後來呢？」

64 「後來？——起來了。她到年底就生了一個孩子，男的，新年就兩歲了。我在娘家這幾天，就有人到賀家墺去，回來說看見她們娘兒倆，母親也胖，兒子也胖；上頭又沒有婆婆；男人所有的是力氣，會做活；房子是自家的。——唉唉，她眞是交了好運了。」

65 從此以後，四嬸也就不再提起祥林嫂。

66 「但有一年的秋季，大約是得到祥林嫂好運的消息之後的又過了兩個新年，她竟又站在四叔的堂前了。棹上放着一個荸薺式的圓籃，簷下一個小鋪蓋。她仍然頭上紮着白頭繩，烏裙，藍夾襖，月白背心，臉色青黃，只是兩頰上已經消失了血色，順着眼，眼角下帶些淚痕，眼光也沒有先前那樣精神了。而且仍然是衞老婆子領着，顯出慈悲模樣，絮絮的對四嬸說，

67 「……這實在叫作『天有不測風雲』，她的男人是堅實人，誰知道年紀青青，就會斷送在傷寒上，本來已經好了的，喫了一碗冷飯，復發了。幸虧有兒子；她又能做，打柴摘茶養蠶都來得，本來還可以守着，誰知道那孩子又會給狼啣去的呢？春天快完了，村上倒反來了狼，誰料到？現在她只剩了一個光身了。大伯來收屋，又趕她。她眞是走投無路了，只好來求老主人。好在她現在已經再沒有什麼牽掛，太太家裏又湊巧要換人，所以我就領她來。——我想，熟門熟路，比生手實在好得多……。」

68 「我眞傻，眞的，」祥林嫂擡起她沒有神采的眼睛來，接着說。「我單知道下雪的

時候野獸在山奧裏沒有食喫，會到村裏來；我不知道春天也會有。我一淸早起來就開了門，拿小籃盛了一籃豆，叫我們的阿毛坐在門檻上剝豆去。他是很聽話的，我的話句句聽；他出去了，我就在屋後劈柴，淘米，米下了鍋，要蒸豆。我叫阿毛，沒有應，出去一看，只見豆撒得一地，沒有我們的阿毛了。他是不到別家去玩的；各處去一問，果然沒有。我急了，央人去尋。直到下半天，尋來尋去尋到山奧裏，看見刺柴上掛着一隻他的小鞋。大家都說，糟了，怕是遭了狼了。再進去；他果然躺在草窠裏，肚裏的五臟已經都給喫空了，手上還緊緊的揑着那隻小籃呢。……」她接着便是嗚咽，說不出成句的話來。

69　四嬸起初還躊躕，待到聽完她自己的話，眼圈就有些紅了。她想了一想，便敎拿圓籃和鋪蓋到下房去。衛老婆子彷彿卸了一肩重擔似的噓一口氣；祥林嫂比初來時候神氣舒暢些，不待指引，自己馴熟的安放了鋪蓋。她從此又在魯鎭做女工了。

70　大家仍然叫她祥林嫂。

71　然而這一回，她的境遇却改變得非常大。上工之後的兩三天，主人們就覺得她手脚已沒有先前一樣靈活，記性也壞得多，死屍似的臉上又整日沒有笑影，四嬸的口氣上，已頗有些不滿了。當她初到的時候，四叔雖然照例皺着眉，但鑑於向來僱用女工之難，也就並不大反對，只是暗暗地告誡四嬸說：「這種人雖然似乎很可憐，但是敗壞風俗的，用她幫忙還可，祭祀時候可用不着她沾手，一切飯菜，只好自己做，否則，不乾不淨，祖宗是不喫的。」

72 四叔家裏最重大的事件是祭祀，祥林嫂先前最忙的時候也就是祭祀，這回她却清閑了。桌子放在堂中央，繫上桌幃，她還記得照舊的去分配酒盃和筷子。

73 「祥林嫂，你放着罷！我來擺。」四嬸慌忙的說。

74 她訕訕的縮了手，又去取燭臺。

75 「祥林嫂，你放着罷！我來拿。」四嬸又慌忙的說。

76 她轉了幾個圓圈，終於沒有事情做，只得疑惑的走開。她在這一天可做的事是不過坐在竈下燒火。

77 鎮上的人們也仍然叫她祥林嫂，但音調和先前很不同；也還和她講話，但笑容却冷冷的了。她全不理會那些事，只是直着眼睛，和大家講她自己日夜不忘的故事——

78 「我眞傻，眞的，」她說。「我單知道雪天是野獸在深山裏沒有食喫，會到村裏來；我不和道春天也會有。我一大早起來就開了門，拿小籃盛了一籃豆，叫我們的阿毛坐在門檻上剝豆去。他是很聽話的孩子，我的話句句聽；他就出去了。我就在屋後劈柴，淘米，米下了鍋，打算蒸豆。我叫，『阿毛！』沒有應。出去一看，只見豆撒得滿地，沒有我們的阿毛了。各處去一問，都沒有。我急了，央人去尋去。直到下半天，幾個人尋到山奧裏，看見刺柴上掛着一隻他的小鞋。大家都說，完了，怕是遭了狼了。再進去；果然，他躺在草窠裏，肚裏的五臟已經都給喫空了，可憐他手裏還緊緊的揑着那隻小籃呢。……」她於是淌下眼淚來，聲音也嗚咽了。

79 這故事倒頗有效，男人聽到這里，往往斂起笑容，沒趣的走了開去，女人們却不獨寬恕了她似的，臉上立刻改換了鄙薄的神氣，還要陪出許多眼淚來。有些老女人沒有在街頭聽到她的話，便特意尋來，要聽她這一段悲慘的故事。直到她說到嗚咽，她們也就一齊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淚，歎息一番，滿足的去了，一面還紛紛的評論着。

80 她就只是反覆的向人說她悲慘的故事，常常引住了三五個人來聽她，但不久，大家也都聽得純熟了，便是最慈悲的唸佛的老太太們，眼裏也再不見有一點淚的痕迹。後來全鎭的人們幾乎都能背誦她的話，一聽到就煩厭得頭痛。

81 「我眞傻，眞的。」她開首說。

82 「是的，你單知道雪天野獸在深山裏沒有食喫，纔會到村裏來的。」他們立即打斷她的話，走開去了。

83 她張着口怔怔的站着，直着眼睛看他們，接着也就走了，似乎自己也覺得沒趣。但她還妄想，希圖從別的事，如小籃，豆，別人的孩子上，引出她的阿毛的故事來。倘一看見兩三歲的小孩子，她就說：

84 「唉唉，我們的阿毛如果還在，也就有這麼大了。……」

85 孩子看見她的眼光就喫驚，牽着母親的衣襟催她走。於是又只剩下她一個，終於沒趣的也走了。後來大家又都知道了她的脾氣，只要有孩子在眼前，便似笑非笑的先問她，道：

86 「祥林嫂，你們的阿毛如果還在，不是也就有這麼大了麼？」

87 她未必知道她的悲哀經大家咀嚼賞鑑了許多天，早已成爲渣滓。只值得煩厭和唾棄；但從人們的笑影上，也仿佛覺得這又冷又尖，自己再沒有開口的必要了。她單是一瞥他們，並不回答一句話。

88 魯鎭永遠是過新年，臘月二十以後就忙起來了。四叔家裏這回須僱男短工，還是忙不過來，另叫柳媽做幫手。殺雞，宰鵝；然而柳媽是善女人，喫素，不殺生的，只肯洗器皿。祥林嫂除燒火之外，沒有別的事，却閒着了，坐着只看柳媽洗器皿。微雪點點的下來了。

89 「唉唉，我眞傻，」祥林嫂看了天空，歎息着，獨語似的說。

90 「祥林嫂，你又來了。」柳媽不耐煩的看着她的臉，說。「我問你：你額角上的傷疤，不就是那時撞壞的麼？」

91 「唔々。」她含胡的回答。

92 「我問你：你那時怎麼後來竟依了呢？」

93 「我麼？……」

94 「阿々。我想：這總是你自己願意了，不然……。」

95 「阿阿，你不知道他力氣多麼大呀。」

96 「我不信。我不信你這麼大的力氣，眞會拗他不過。你後來一定是自己肯了，倒推說他力氣大。」

97　「阿々，你……你自己試試看。」她笑了。

98　柳媽的打皺的臉也笑起來，使她蹙縮得像一個核桃；乾枯的小眼睛一看祥林嫂的額角，又釘住她的眼。祥林嫂似乎很局促了，立刻斂了笑容，旋轉眼光，自去看雪花。

99　「祥林嫂，你實在不合算。」柳媽詭祕的說。「再一強，或者索性撞一個死，就好了。現在呢，你和你的第二個男人過活不到兩年，倒落了一件大罪名。你想，你將來到陰司去，那兩個死鬼的男人還要爭，你給了誰好呢？閻羅大王只好把你鋸開來，分給他們。我想，這真是……。」

100　她臉上就顯出恐怖的神色來，這是在山村裏所未曾知道的。

101　「我想，你不如及早抵當。你到土地廟裏去捐一條門檻，當作你的替身，給千人踏，萬人跨，贖了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

102　她當時並不回答什麼話，但大約非常苦悶了，第二天早上起來的時候，兩眼上便都圍着大黑圈。早飯之後，她便到鎮的西頭的土地廟裏去求捐門檻。廟祝起初執意不允許，直到她急得流淚，纔勉強答應了。價目是大錢十二千。

103　她久已不和人們交口，因為阿毛的故事是早被大家厭棄了的；但自從和柳媽談了天，似乎又即傳揚開去，許多人都發生了新趣味，又來逗她說話了。至於題目，那自然是換了一個新樣，專在她額上的傷

104　「祥林嫂，我問你：你那時怎麼竟肯了？」一個說。

105 「唉，可惜，白撞了這一下。」一個看着她的疤，應和道。

106 她大約從他們的笑容和聲調上，也知道是在嘲笑她，所以總是瞪着眼睛，不說一句話，後來連頭也不回了。她整日緊閉了嘴唇，頭上帶着大家以爲恥辱的記號的那傷痕，默默的跑街，掃地，洗菜，淘米，快夠一年，她纔從四嬸手裏支取了歷來積存的工錢，換算了十二元鷹洋，請假到鎮的西頭去。但不到一頓飯時候，她便回來，神氣很舒暢，眼光也分外有神，高興似的對四嬸說，自己已在土地廟捐了門檻了。

107 冬至的祭祖時節，她做得更出力，看四嬸裝好祭品，和阿牛將桌子擡到堂屋中央，她便坦然的去拿酒盃和筷子。

108 「你放着罷，祥林嫂！」四嬸慌忙大聲說。

109 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縮手，臉色同時變作灰黑，也不再去取燭臺，只是失神的站着。直到四叔上香的時候，教她走開，她纔走開。這一回來的變化非常大，第二天，不但眼睛窪陷下去，連精神也更不濟了。而且很膽怯，不獨怕暗夜，怕黑影，即使看見人，雖是自己的主人，也總惴惴的，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否則獃坐着，直是一個木偶人，不半年，頭髮也花白起來了，記性尤其壞，甚而至於常常忘却了去淘米。

110 「祥林嫂怎麼這樣了？倒不如那時不留她。」四嬸有時當面就這樣說，似乎是警告她。

111 然而她總如此，全不見有伶俐起來的希望。他們於是想打發她走了，教她回到衛老

婆子那裏去。但當我還在魯鎮的時候，不過單是這樣說，看現在的情狀，可見後來終於實行了。然而她是從四叔家出去就成了乞丐的呢，還是先到衛老婆子家然後再成乞丐的呢？那我可不知道。

112 我給那些因爲在近旁而極響的爆竹聲驚醒，看見豆一般大的黃色的燈火光，接着又聽得畢畢剝剝的鞭炮，是四叔家正在「祝福」了；知道已是五更將近時候。我在朦朧中，又隱約聽到遠處的爆竹聲聯綿不斷，似乎合成一天音響的濃雲，夾着團團飛舞的雪花，擁抱了全市鎮。我在這繁響的擁抱中，也懶散而且舒適，從白天以至初夜的疑慮，全給祝福的空氣一掃而空了，只覺得天地聖衆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蹣跚，豫備給魯鎮的人們以無限的幸福。

〔解說〕這裏所選的一篇祝福，可以代表作者的「剝脫他人」，「沉默的旁觀」。文中的祥林嫂是一個農村裏不幸的婦人，他的身世悲慘已極。使祥林嫂陷入悲慘運命的，就是魯鎮的傳統的道德，習俗。作者「剝脫」祥林嫂和魯鎮的習俗，值得我們的注意。

1—3 用直叙法寫魯鎮歲暮的雰圍氣。

3 寫祥林嫂的外貌。

4—15 借對話暗示主人公的境遇。

16—18 主觀的描寫。

19—30 事件的展開，由做短工的人說出祥林嫂死了。

31 寫四叔是一位「正人君子」。

32 寫作者的感觸，用冬夜的景色陪襯。

33 事件向前進展。

34—36 祥林嫂的來歷。

37—53 另一事件的展開。

54—55 引出衛老婆子，文中的次要的人物。

56—65 由衛老婆子的口中，叙述祥林嫂被迫改嫁，不再用直叙法。注意58，65節裏描寫的鄉村習俗。

66 事件再向前展開。

67 衛老婆子述祥林嫂的運命。

68 祥林嫂自述她的遭遇。她的唯一的希望被毀滅了。

69—76 根據鄉村的習俗，再嫁的人「雖然似乎很可憐，但是敗壞風俗的」，所以「用她幫忙還可以，祭祀時候可用不着她沾手，……」這就是作者「剝脫」習俗的文字。

78 借「述懷」描寫祥林嫂的運命。

79—87 爲了「剝脫」一般俗衆，作者用了辛辣的文筆。

88—102 柳媽就是傳統的習俗的化身。使祥林嫂陷入深淵的，不外是「柳媽式」的農村社會。

103—105 「剝脫」俗衆對於弱者的冷笑。暴露中國人的弱點。

106 110 祥林嫂終於做了「習俗」，「冷笑」的犧牲。在土地廟捐了門檻，也仍然得不到同情和安慰，所以她「不但眼睛窈陷下去，連精神也更不濟了。」

111 事件的終結。

113 本地風光的描寫，以對於「祝福」的輕微的諷刺作結。

孔乙己

1 魯鎭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別處不同的：都是當街一個曲尺形的大櫃臺，櫃裏面預備着熱水，可以隨時溫酒。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四文銅錢，買一碗酒，——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現在每碗要漲到十文，——靠櫃外站着，熱熱的喝了休息；倘肯多花一文，便可以買一碟鹽煮筍，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了。如果出了十幾文，那就能買一樣葷菜；但這些顧客，多是短衣幫，大抵沒有這樣闊綽。只有穿長衫的，纔踱進店面隔壁的房子裏，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

2 我從十二歲起，便在鎭口的咸亨酒店裏當夥計，掌櫃說，樣子太傻，怕侍候不了長衫主顧，就在外面做點事罷。外面的短衣主顧，雖然容易說話，但嘮々叨々纏夾不清的也很不少。他們往往要親眼看着黃酒從罎子裏舀出，看過壺子底裏有水沒有，又親看將壺子放在熱水裏，然後放心：在這嚴重監督之下，羼水也很爲難，所以過了幾天，掌櫃又說我幹不了這事。幸虧薦頭的情面大，辭退不得，便改爲專管溫酒的一種無聊職務了。

3 我從此便整天的站在櫃臺裏，專管我的職務。雖然沒有什麼失職，但總覺有些單調，有些無聊。掌櫃是一副凶臉孔，主顧也沒有好聲氣，敎人活潑不得；只有孔乙己到店，纔可以笑幾聲。所以至今還記得。

4 孔乙已是站着喝酒而穿長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靑白臉色，皺紋間時常夾些傷痕；一部亂蓬々的花白的鬍子。穿的雖然是長衫，可是又髒又破，似乎十多年沒有補，也沒有洗。他對人說話，總是滿口之乎者也，敎人半懂不懂的。因爲他姓孔，別人便從描紅紙上的『上大人孔乙已』這半懂不懂的話裏，替他取下一個綽號，叫作孔乙已。孔乙已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已，你臉上又添上新傷疤了！』他不回答，對櫃裏說，『溫兩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錢。他們又故意的高聲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東西了！』孔乙已睜大眼睛說：『你怎麼這樣憑空汚人淸白……』『什麼淸白？我前天親眼見你偷了何家的書，吊着打。』孔乙已便漲紅了臉，額上的靑筋條條綻出，爭辯道：『竊書不能算偷……竊書！讀書人的事，能算偷麼！』接連便是難懂的話，什麼『君子固窮』，『者乎』之類，引得衆人都哄笑起來：店內外充滿了快活的空氣。

5 聽人家背地裏談論，孔乙已原來也讀過書，但終於沒有進學，又不會營生；於是愈過愈窮，弄到將要討飯了。幸而寫得一筆好字，便替人家鈔鈔書，換一碗飯喫。可惜他又有一樣壞脾氣，便是好喝懶做。坐不到幾天，便連人和書籍紙張筆硯，一齊失踪。如是幾次，叫他鈔書的人也沒有了。孔乙已沒有法，便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竊的事。但他在我們店裏，品行卻比別人都好，就是從不拖欠；雖然間或沒有現錢，暫時記在粉板上，但不出一月，定然還淸，從粉板上拭去了孔乙已的名字。

6 孔乙已喝過半碗酒，漲紅的臉色漸漸復了原，旁人便又問道：『孔乙已，你當眞認

識字麽？」孔乙己看着問他的人，顯出不屑置辯的神氣。他們便接着說道：「你怎的連半個秀才也撈不到呢？」孔乙己立刻顯出頹唐不安模樣，臉上籠上了一層灰色，嘴裏說些話；這回可是全是之乎者也之類，一些不懂了。在這時候，衆人也都哄笑起來：店內外充滿了快活空氣。

7 在這些時候，我可以附和着笑，掌櫃是決不責備的。而且掌櫃見了孔乙己，也每每這樣問他，引人發笑。孔乙己自己知道不能和他們談天，便只好向孩子說話。有一回對我說道：「你讀過書麽？」我略略點一點頭。他說，「讀過書，……我便考你一考。茴香豆的茴字，怎麽寫的？」我想，討飯一樣的人，也配考我麽？便回過臉去，不再理會。孔乙己等了許久，很懇切的說道，「不能寫罷？……我教給你，記着！這些字應該記着。將來做掌櫃的時候，寫賬要用。」我暗想我和掌櫃的等級還很遠呢，而且我們掌櫃也從不將茴香豆上賬；又好笑，又不耐煩，懶々的答他道，「誰要你教，不是草頭底下一個來回的回字麽？」孔乙己顯出極高興的樣子，將兩個指頭的長指甲敲着櫃臺，點頭說，「對呀對呀！……回字有四樣寫法，你知道麽？」我愈不耐煩了，努着嘴走遠。孔乙己剛用指甲蘸了酒，想在櫃上寫字，見我毫不熱心，便又歎一口氣，顯出極惋惜的樣子。

8 有幾回，鄰舍孩子聽得笑聲，也趕熱鬧，圍住了孔乙己。他便給他們茴香豆喫，一人一顆。孩子喫完豆，仍然不散，眼睛都望着碟子。孔乙己着了慌，伸開五指將碟子罩住，彎腰下去說道，「不多了，我已經不多了。」直起身又看一看豆，自己搖頭說，「不多不多

！多乎哉？不多也。』於是這一羣孩子都在笑聲裏走散了。

9　孔乙己是這樣的使人快活，可是沒有他，別人也便這麼過。

10　有一天，大約是中秋前的兩三天，掌櫃正在慢慢的結賬，取下粉板，忽然說，『孔乙己長久沒有來了。還欠十九個錢呢！』我纔也覺得他的確長久沒有來了。一個喝酒的人說道，『他怎麼會來？……他打折了腿了。』掌櫃說，『哦！』『他總仍舊是偷。這一回，是自己發昏，竟偷到丁舉人家裏去了。他家的東西，偷得的麼？』『後來怎麼樣？』『怎麼樣？先寫服辯，後來是打，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後來呢？』『後來打折了腿了。』『打折了怎樣呢？』『怎樣？……誰曉得？許是死了。』掌櫃也不再問，仍然慢慢的算他的賬。

11　中秋過後，秋風是一天涼比一天，看看將近初冬；我整天的靠着火，也須穿上棉襖了。一天的下半天，沒有一個顧客，我正合了眼坐着。忽然間聽得一個聲音，『溫一碗酒。』這聲音雖然極低，却很耳熟，看時又全沒有人，站起向外一望，那孔乙己便在櫃臺下對了門檻坐着。他臉上黑而且瘦，已經不成樣子；穿一件破夾襖，盤着兩腿，下面墊一個蒲包，用草繩在肩上掛住；見了我，又說道，『溫一碗酒。』掌櫃也伸出頭去，一面說，『孔乙己麼？你還欠十九個錢呢！』孔乙己很頹唐的仰面答道，『這……下回還清罷。這一回是現錢，酒要好。』掌櫃仍然同平常一樣，笑着對他說，『孔乙己，你又偷了東西了！』但他這回卻不十分分辯，單說了一句『不要取笑！』『取笑？要是不偷，怎麼會打斷腿？』孔乙己低聲

說道，『跌斷，跌跌……』他的眼色，很像懇求掌櫃，不要再提。此時已經聚集了幾個人，便和掌櫃都笑了。我溫了酒，端出去，放在門檻上。他從破衣袋裏摸出四文大錢，放在我手裏，見他滿手是泥，原來他便用這手走來的。不一會，他喝完酒，便又在他旁人的笑聲中，坐着用這手慢慢走去了。

12 自此以後，又長久沒有看見孔乙己。到了年關，掌櫃取下粉板說，『孔乙己還欠十九個錢呢！』到第二年的端午，又說『孔乙己還欠十九個錢呢！』到中秋可是沒有說，再到年關也沒有看見他。

13 我到現在終於沒有見——大約孔乙己確已死了。

〔解說〕 這篇的主人公是孔乙己——一個「原來也讀過書，但終於沒有進學，又不會營生，於是愈過愈窮」的「破落無產者」。在「老大的中國」，這樣的「破落無產者」到處都是，不僅作者的魯鎮一處纔有。閱者看了孔乙己的遭遇和性格，應該想到孔乙己的遙遠的背後，還有許多東西在推動。——就如第10節裏寫到的丁舉人一類農村的豪强。這裏只寫一個孔乙己，但卻是無數孔乙己的典型。

1 這段寫魯鎮的本地風光——酒店。作者以酒店作全文的背景，寫的一點不誇張，也不瑣碎。全文的佳勝，便在這里。

2 用第一人稱（我從十二歲起，……）再寫本地風光，兼作引出主人公（孔乙己）的準備。

3 引出孔乙己。

4 主人公的外貌，性格，遭遇等，借「喝酒的人」作陪襯，表現得極有效果。

5 直敍主人公的性格。

6 與第4節的描寫聯絡。閱者對於主人公的印象漸深厚。

7 再描繪主人公，借用「我」和孔乙己的交涉。主人公的印象是深一層。

8 主人公性格的可愛處。

9 「……可是沒有他，別人也便這麼過。」這是作者的感觸，兼反映孔乙己的遭遇。

10 從「喝酒的人」說出主人公的下落，注意敍述的靈巧。

11 季節變遷了，在「……誰曉得？許是死了，」之後。接着「忽然聽得一個聲音……」，事件的展開極峭拔，同時借「掌櫃」和主人公對照。

12 「孔乙己還欠十九個錢呢！」一句，在這節裏重見兩次，如嚼橄欖。

13 本文以「我」的觀察開始，仍以「我」的觀察作結。——「大約孔乙己的確死了」，然而在老大的中國，他的「典型猶存」。

社戲

1　我在倒數上去的二十年中，只看過兩回中國戲。前十年是絕不看，因為沒有看戲的意思和機會。那兩回全在後十年，然而都沒有看出什麼來就走了。

2　第一回是民國元年我初到北京的時候，當時一個朋友對我說，北京戲最好，你不去見見世面麼？我想，看戲是有味的，而況在北京呢。於是都興致勃勃的跑到什麼園，戲文已經開場了，在外面也早聽到鼕鼕地響。我們挨進門，幾個紅的綠的在我眼前一閃爍，便又見戲臺下滿是許多頭，再定神四面看，却見中間也還有幾個空座，擠過去要坐時，又有人對我發議論，我因為耳朵已經喤喤的響着了，用了心，纔聽到他是說「有人，不行！」

3　我們退到後面，一個辮子很光的却來領我們到了側面，指出一個地位來。這所謂地位者，原來是一條長凳，然而他那坐板比我的上腿要狹到四分之三，他的脚比我的下腿要長過三分之二。我先是沒有爬上去的勇氣，接着便聯想到拷打的刑具，不由的毛骨悚然的走出了。

4　走了許多路，忽然聽得我的朋友的聲音，道，「究竟怎的？」我回過臉去，原來他也被我帶出來了。他很詫異的說，「怎麼總是走，不答應？」我說，「朋友，對不起，我耳朵只在鼕鼕喤喤的響，並沒有聽到你的話。」

5　後來我每一想到，便很以為奇怪，似乎這戲太不好，——否則便是我近來在戲臺下

不適於生存了。

6　第二回忘記了那一年，總之是募集湖北水災捐而譚叫天還沒有死。捐法是兩元錢買一張戲票，可以到第一舞臺去看戲，扮演的多是名角，其一就是小叫天。我買了一張票，本是對於勸募人聊以塞責的，然而似乎又有好事家乘機對我說了些叫天不可不看的大法要了。我於是忘了前幾年的鼕鼕喤喤之災，竟到第一舞臺去了，但大約一半也因爲重價購來的寶票，總得使用了纔舒服。我打聽得叫天出臺是遲的，而第一舞臺却是新式構造，用不着爭座位，便放了心，延宕到九點鐘纔出去。誰料照例，人都滿了，連立足也難，我只得擠在遠處的人叢中看一個老旦在臺上唱。那老旦嘴裏邊插着兩個點火的紙捻子，旁邊有一個鬼卒，我費盡思量，纔疑心他或者是目蓮的母親，因爲後來又出來了一個和尚。然而我又不知道那名角是誰，就去問擠在我的左邊的一位胖紳士。他很看不起似的斜瞥了我一眼，說道，『龔雲甫！』我深愧淺陋而且粗疏，臉上一熱，同時腦裏也製出了決不再問的定章，於是看小旦唱，看花旦唱，看不知什麼角色唱，看一大班人亂打，看兩三個人互打，從九點鐘到十點，從十點到十一點，從十一點到十一點半，從十一點半到十二點，——然而叫天竟還沒有來。

我向來沒有這樣忍耐的等候過什麼事物，而況這身邊的胖紳士的吁吁的喘氣，這臺上的鼕鼕喤喤的敲打，紅紅綠綠的晃蕩，加之以十二點，忽而使我省悟到在這里不適於生存了。在同時便機械的擰轉身子，用力往外只一擠，覺得背後便已滿滿的，大約那彈性的胖紳士早在我的空處胖開了他的右半身了。我後無回路，自然擠而又擠，終於出了大門。街上除

了專等看客的車輛之外，幾乎沒有什麼行人了，大門口却還有十幾個人昂着頭看戲目，別有一堆人站着並不看什麼，我想：他們大概是看散戲之後出來的女人們的，而叫天却還沒有來……

8 然而夜氣很清爽，眞所謂「沁人心脾」，我在北京遇着這樣的好空氣，彷彿這是第一遭了。

9 這一夜，就是我對於中國戲告了別的一夜，此後再沒有想到他，即使偶而經過戲園，我們也漠不相關，精神上早已一在天之南一在地之北了。

10 但是前幾天，我忽在無意之中看到一本日本文的書，可惜忘記了書名和著者，總之是關於中國的戲的。其中有一篇，大意彷彿說，中國戲是大敲，大叫，大跳，使看客頭昏腦眩。很不適於劇場，但若在野外散漫的所在，遠遠的看起來，也自有他的風致。我當時覺得這正是說了在我意中而未曾想到的話，因爲我確記得在野外看過很好的好戲，到北京以後的連進兩回戲園去，也許還是受了那時的影響哩。可惜我不知道怎麼一來，竟將書名忘却了。

11 至於我看那好戲的時候，却實在已經是「遠哉遙遙」的了，其時恐怕我還不過十一二歲。我們魯鎭的習慣，本來是凡有出嫁的女兒，倘自己還未當家，夏間便大抵回到母家去消夏。那時我的祖母雖然康健，但母親也已分擔了些家務，所以夏期便不能多日的歸省了，只得在掃墓完畢之後，抽空去住幾天，這時我便每年跟了我的母親住在外祖母的家裏。那地

方叫平橋村，是一個海邊不遠，極偏僻的，臨河小村莊；住戶不滿三十家，是種田，打魚，只有一家很小的雜貨店。但在我是樂土：因爲我在這里不但得到優待，又可以免唸『秩秩斯干幽幽南山』了。

12 和我一同玩的是許多小朋友，因爲有了遠客，他們也都從父母那里得了減少工作的許可，伴我來游戲。在小村裏，一家的客，幾乎也就是公共的。我們年紀都相仿，但論起行輩來，却至少是叔子，有幾個還是太公，因爲他們合村都同姓，是本家。然而我們是朋友，即使偶而吵鬧起來，打了太公，一村的老老小小，也決沒有一個會想出『犯上』這兩個字來，而他們也百分之九十九不識字。

13 我們每天的事情大概是掘蚯蚓，掘來穿在銅絲做的小鉤上，伏在河沿上去釣蝦。蝦是水世界裏的獃子，決不憚用自己的兩個鉗捧着鉤尖送到嘴裏去的，所以不半天便可以釣到一大碗。這蝦照例是歸我吃的。其次便是一同去放牛，但或者因爲高等動物了的緣故罷，黃牛水牛都欺生，敢於欺侮我，因此我也總不敢走近身，只好遠遠地跟着，站着。這時候，小朋友們便不再原諒我會讀『秩秩斯干』，却全都嘲笑起來了。

14 至於我在那里所第一盼望的，却在到趙莊去看戲。趙莊是離平橋村五里的較大的村莊；平橋村太小，自己演不起戲，每年總付給趙莊多少錢，算作合做的。當時我並不想到他們爲什麼年年要演戲。現在想，那或者是春賽，是社戲了。

15 就在我十一二歲時候的這一年，這日期也看看等到了。不料這一年眞可惜，在早上

就叫不到船。平橋村只有一隻早出晚歸的航船是大船，決沒有留用的道理。其餘的都是小船，不合用；央人到鄰村去問，也沒有，早都給別人定下了。外祖母很氣惱，怪家裏的人不早定，絮叨起來。母親便寬慰伊，說我們魯鎮的戲比小村裏的好得多，一年看幾回，今天就算了。只有我急得要哭，母親却竭力的囑咐我，說萬不能裝模裝樣，怕又招外祖母生氣，又不准和別人一同去，說是怕外祖母擔心。

16 總之，是完了。到下午，我的朋友都去了，戲已經開場了，我似乎聽到鑼鼓的聲音，而且知道他們在戲臺下買豆漿喝。

17 這一天我不釣蝦，東西也少喫。母親很為難，沒有法子想。到晚飯時候，外祖母也終於覺察了，並且說我應當不高興，他們太怠慢，是待客的禮數裏從來所沒有的。喫飯之後，看過戲的少年們也都聚攏來了，高高興興的來講戲。只有我不開口；他們都歎息而且表同情。忽然間，一個最聰明的雙喜大悟似的提議了，他說，「大船？八叔的航船不是回來了麼？」十幾個別的少年也大悟，立刻攛掇起來，說可以坐了這航船和我一同去。我高興了。然而外祖母又怕都是孩子們，不可靠；母親又說是若叫大人一同去，他們白天全有工作，要他熬夜，是不合情理的。在這遲疑之中，雙喜可又看出底細來了，便又大聲的說道，「我寫包票，船又大；迅哥兒向來不亂跑；我們又都是識水性的！」

18 誠然，這十多個少年，委實沒有一個不會鳧水的，而且兩三個還是弄潮的好手。

19 外祖母和母親也相信，便不再駮回，都微笑了。我們立刻一鬨的出了門。

20 我的很重的心忽而輕鬆了，身體也似乎舒展到說不出的大。一出門，便望見月下的平橋內泊着一隻白篷的航船，大家跳下船，雙喜拔前篙，阿發拔後篙，年幼的都陪我坐在艙中，較大的聚在船尾。母親送出來吩咐『要小心』的時候，我們已經點開船，在橋石上一磕，退後幾尺，即又上前出了橋。於是架起兩枝櫓，一枝兩人，一里一換，有說有笑，有嚷的，夾着潺潺的船頭激水的聲音，在左右都是碧綠的豆麥田地的河流中，飛一般徑向趙莊前進了。

21 兩岸的豆麥和河底的水草所發散出來的清香，夾雜在水氣中撲面的吹來；月色便朦朧在這水氣裏。淡黑的起伏的連山，彷彿是踴躍的鐵的獸脊似的，都遠遠地向船尾跑去了，但我却還以爲船慢。他們換了四回手，漸望見依稀的趙莊，而且似乎聽到歌吹了，還有幾點火，料想便是戲臺，但或者也許是漁火。

22 那聲音大概是橫笛，宛轉悠揚，使我的心也沈靜，然而又自失起來，覺得要和他彌散在含着豆麥蘊藻之香的夜氣裏。

23 那火接近了，果然是漁火；我纔記得先前望見的也不是趙莊。那是正對船頭的一叢松柏林，我去年也曾經去遊玩過，還看見破的石馬倒在地下，一個石羊蹲在草裏呢。過了那林，船便彎進了叉港，於是趙莊便眞在眼前了。

24 最惹眼的是屹立在莊外臨河的空地上的一座戲臺，模胡在遠處的月夜中，和空間幾乎分不出界限，我疑心畫上見過的仙境，就在這裏出現了。這時船走得更快，不多時，在臺

上顯出人物來，紅紅綠綠的動，近臺的河裏一望烏黑的是看戲的人家的船篷。

25 『近臺沒有什麼空了，我們遠遠地看罷。』阿發說。

26 這時船慢了，不久就到，果然近不得臺旁，大家只能下了篙，比那正對戲臺的神棚還要遠。其實我們這白篷的航船，本也不願意和烏篷的船在一處，而況且並沒有空地呢。

27 在停船的匆忙中，看見臺上有一個黑的長鬍子的背上插着四張旗，捏着長槍，和一羣赤膊的人在打仗，雙喜說，那就是有名的鐵頭老生，能連翻八十四個筋斗，他日裏親自數過的。

28 我們便都擠在船頭上看打仗，但那鐵頭老生却又並不翻筋斗，只有幾個赤膊的人翻，翻了一陣，都進去了，接着走出一個小旦來，咿咿呀呀的唱，雙喜說，『晚上看客少，鐵頭老生也懈了，誰肯顯本領給白地看呢？』我相信這話對，因爲其時臺下已經不很有人，鄉下人爲了明天的工作，熬不得夜，早都睡覺去了，疏疏朗朗的站着的不過是幾十個本村和鄰村的閑漢。烏篷船裏的那些土財主的家眷固然在，然而他們也不在乎看戲，多半是專到戲臺下來喫糕餅水果和瓜子的。所以簡直可以算白地。

29 然而我的意思却也不在乎看翻筋斗。我最願意看的是一個人蒙了白布，兩手在頭上捧着一支棒似的蛇頭的蛇精，其次是套了黃布衣跳老虎。但是等了許多時都不見，小旦雖然進去了，立刻又出來了一個很老的小生。我有些疲倦了，託桂生買豆漿去。他去了一刻，回來說，『沒有。賣豆漿的聾子也回去了。日裏倒有，我還喝了兩碗呢。現在去舀一瓢水來給

你喝罷。」

30 我不喝水，支撐着仍然看，也說不出見了些什麼，只覺得戲子的臉都漸漸的有些稀奇了，那五官漸不明顯，似乎融成一片的再沒有什麼高低。年紀小的幾個多打呵欠了，大的也各管自己談話。忽而一個紅衫的小丑被綁在臺柱子上，給一個花白鬍子的用馬鞭打起來了，大家纔又振作精神的笑着看。在這一夜裏，我以爲這實在要算是最好的一折。

31 然而老旦終於出臺了。老旦本來是我所最怕的東西，尤其是怕他坐下了唱。這時候，看見大家也都很掃興，纔知道他們的意見是和我一致的。那老旦當初還只是踱來踱去的唱，後來竟在中間的一把交椅上坐下了。我很担心；雙喜他們卻就破口喃喃的罵。我忍耐的等着，許多的工夫，只見那老旦將手一抬，我以爲就要站起來了，不料他卻又慢慢的放下在原地方，仍舊唱。全船裏幾個人不住的吁氣，其餘的也打起呵欠來。雙喜終於熬不住了，說道，怕他會唱到明天還不完，還是我們走的好罷。大家立刻都贊成，和開船時候一樣踴躍，三四人徑奔船尾，拔了篙，點退幾丈，回轉船頭，架起櫓，罵着老旦，又向那松柏林前進了。

32 月還沒有落，彷彿看戲也並不很久似的，而一離趙莊，月光又顯得格外的皎潔。回望戲臺在燈火光中，卻又如初來未到時候一般，又縹緲得像一座仙山樓閣，滿被紅霞罩着了。吹到耳邊來的又是橫笛，很悠揚；我疑心老旦已經進去了，但也不好意思說再回去看。

33 不多久，松柏林早在船後了，船行也並不慢。但周圍的黑暗只是濃，可知已經到了

深夜。他們一面議論着戲子，或罵，或笑，一面加緊的搖船。這一次船頭的激水聲更其響亮了，那航船，就像一條大白魚背着一羣孩子在浪花裏，，連夜漁的幾個老漁父，也停了艇子看着喝采起來。

34 離平橋村還有一里模樣，船行却慢了，搖船的都說很疲乏，因爲太用力，而且許久沒有東西喫。這回想出來的是桂生。說是羅漢豆正旺相，柴火又現成，我們可以偷一點來煮喫的，大家都贊成，立刻近岸停了船，岸上的田裏，烏油油的便都是結實的羅漢豆。

35 『阿發阿發，這邊是你家的，這邊是老六一家的，我們偷那一邊的呢？』雙喜先跳上去了，在岸上說。

36 我們也都跳上岸。阿發一面跳，一面說道。『且慢，讓我來看一看罷，』他於是往來的摸了一回，直起身來說道，『偷我們的罷，我們的大得多呢。』一聲答應，大家便散開在阿發家的豆田裏，各摘了一大捧，拋入船艙中。雙喜以爲再多偷，倘給阿發的娘知道是要哭罵的，於是各人便到六一公公的田裏又各偷了一大捧。

37 我們中間幾個年長的仍然慢慢的搖着船，幾個到後艙去生火，年幼的和我都剝豆。不久豆熟了，便任憑航船浮在水面上，都圍起來用手撮着喫。喫完豆，又開船，一面洗器具，豆莢豆殼全拋在河水裏，什麼痕跡也沒有了。雙喜所慮的是用了八公公船上的鹽和柴，這老頭子很細心，一定要知道，會罵的。然而大家議論之後，歸結是不怕，他如果罵，我們便要他歸還去年在岸邊拾去的一枝枯柏樹，而且當面叫他『八癩子。』

38 「都回來了！那里會錯。我原說過寫包票的！」雙喜在船頭上忽而大聲的說。

39 我向船頭一望，前面已經是平橋。橋脚上站着一個人，却是我的母親，雙喜便是對伊說着話。我跳出艙去，船也就進了平橋了，停了船，我們紛紛都上岸。母親頗有些生氣，說是過了三更了，怎麼回來得這樣遲，但也就高興了，笑着邀大家去喫炒米。

40 大家都說已經喫了點心。又渴睡，不如及早睡的好，各自回去了。

41 第二天。我向午纔起來，並沒有聽到什麼關係八公公鹽柴事件的糾葛，下午仍然去釣蝦。

42 「雙喜，你們這班小鬼，昨天偷了我的豆了罷？又不肯好好的摘，踏壞了不少。」我擡頭看時，是六一公公掉着小船，賣了豆回來了，船肚裏還有賸下的一堆豆。

43 「是的。我們請客，我們當初還不要你的呢。你看，你把我的蝦嚇跑了！」雙喜說。

44 六一公公看見我，便停了楫，笑道，「請客？——這是應該的。」於是對我說：「迅哥兒昨天的戲可好麼？」

45 我點一點頭，說道，「好。」

46 「豆可中喫呢？」

47 我又點一點頭，說道，「很好。」

48 不料六一公公竟非常感激起來，將大拇指一翹，得意的說道，「這眞是大市鎭裏出

來的讀過書的人纔識貨！我的豆種是粒粒挑選過的，鄉下人不識好歹，還說我的豆比不上別人的呢。我今天也要送些給我們的姑奶奶嘗嘗去……』他於是打着楫子過去了。

49 待到母親叫我回去喫晚飯的時候，桌上便有一大碗煮熟了的羅漢豆，就是六一公公送給母親和我喫的。聽說他還對母親極口誇獎我，說『小小年紀便有見識，將來一定要中狀元。姑奶奶，你的福氣是可以寫包票的了。』但我喫了豆，却並沒有昨夜的豆那麼好。

50 眞的，一直到現在，我實在再沒有喫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戲了。

〔解說〕作者有一本隨感集名叫朝花夕拾，在卷首的序文裏有這樣的話，「我有一時，曾經屢次憶起兒時在故鄉所喫的蔬果：菱角，羅漢豆，茭白，香瓜，凡這些，都是極其鮮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鄉的蠱惑。後來，我在久別之後嘗到了，也不過如此；惟獨在記憶上，還有舊來的意味留存。他們也許要哄騙我一生，使我時時反顧。」這篇文章裏作者所描寫的「社戲」，也該是使作者時時反顧的東西罷。作者先寫北京戲，對于這種都市的戲劇（戲場）表示反感。從北京戲再寫到魯鎮附近的野外戲。閱者對於魯鎮都很熟悉了，閏土，九斤老太，七斤嫂，孔乙己。這些人物彷彿在我們的眼前。現在作者又展開了魯鎮附近趙莊的一幀繪卷（徜徉悠揚，唱到深夜的野外劇）。然而人物還是魯鎮的幾個小友——阿發，雙喜。這樣快樂的天眞的童年，能有幾時，現在趙莊的農村恐也未必有從前那樣的長閑了罷。所以作者說，「眞的，一直到現在，我實在沒有喫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戲了。」

1—9 寫中國舊式劇場裏的氛圍氣和作者對於它的反感，2 3 4 5 6 7諸節是極有力量的描寫。

10 本篇的主旨。

11—13 童年的回憶，環境的描寫。

14—19 借「叫不到船」的事件，發抒童年的情感。

20—26 全文有精彩的描寫，注意寫風景的20 21 22諸節。

27—31 由兒童的眼裏看出來的「社戲」，也就是「社戲」的可貴處。注意30 31兩節的描寫。

32—33 插寫歸舟的景色。

34—38 在本文的前半對於主人公的描寫很微弱，到這裏才用力寫雙喜。

39—40 「社戲」的終結。

41—49 寫六一公公的可愛。一個醇樸的老農，和雙喜對照。

50 微帶傷感的回憶。

葉紹鈞：

潘先生在難中

遺腹子

一包東西

潘先生在難中

一

1 車站裏擠滿了人，各有各的心事，都現出異樣的神色，脚夫的兩手插在號衣的袋裏，睡着一般地站着；他們知道可以得到特別收入的時間離得還遠，也犯不着老早放出精神來。空氣沈悶得很，人們略微感到呼吸的受壓迫，大概快要下雨了。電燈亮了一歇了，彷彿比平時昏黃一點，望去好像一切的人物都在霧裏夢裏。

2 揭示處的黑漆的版上標明西來快車須遲到四點鐘。這個報告在幾點鐘以前早就教人家看熟了，現在便同風化了的戲單一樣，沒有一個人再望牠一眼。像這種報告，在這一個禮拜裏，幾乎每天每趟的行車都有；所以本來是難得的事情，大家也習以爲當然了。

3 不知幾多人心繫着的來車居然到了，悶悶的一個車站就一變而爲擾擾的境界。來客的安心，候客者的快意，以及脚夫的小小發財，我們且都不提。單講一位從讓里來的潘先生。他當火車沒有駛進站場之先，早已調排得十分周安：他領頭，右手提着黑漆皮包，左手牽着個七歲的孩子；七歲的孩子牽着他的哥哥，（今年九歲；）哥哥又牽着他的母親潘師母。潘先生說人多照顧不齊，這麼牽着，首尾一氣，猶如一條蛇，什麼地方都好鑽了。他又屢次叮囑，教大家握得緊緊，切勿放手；倘恐大家萬一忘了，又屢次搖盪他的左手，意思是把這警告打電報一般一站站遞過去。

首尾一氣誠然不錯，可是不能也全乎沒有弊端。火車將停時所有的客人和東西都要湧向車門，潘先生一家的一條蛇是有點尾大不掉了。他用黑漆皮包做前鋒，胸腹部用力向前抵，居然進展到距車門只兩個窗洞的地位。但是他七歲的孩子還在距車門的四個窗洞的地方，被擠在好些客人和坐椅中間，一動也不能動；兩臂一前一後，伸得很長，前後的牽引力，都很大，似乎快要把臂膊拉了去的樣子。他急得直喊，「阿！我的臂膊！我的臂膊！」

5 一些客人聽見了帶哭的喊聲，方才知道腰下擠着個孩子；留心一看，見他們四個人一串，手聯手牽着。一個客人呵斥道，「趕快放手；要不然，把孩子拉做兩半了！」

6 「怎麼弄的，孩子不抱在手裏！」又一個客人鄙夷的聲氣自語，他一方面仍注意在攫得向前進行的機會。」

7 「不，」潘先生心想他們的話不對的，牽着自有牽着的妙用；再轉一念，妙用豈是人人能夠了解的，向他們辯白，也不過徒勞唇舌，不如省些精神罷：就把以下的話嚥了下去。而七歲的孩子還是「臂膊！臂膊！」喊着，潘先生前進後退沒有希望，只得自己失約先放了手。隨即驚惶地發命令道，「你們看着我！你們看着我！」

8 車輪一頓，在軌道上立定了；車門裏彈出去似地跳下許多的人。潘先生覺得前頭鬆動了些；但是後面的力量突然增加，他的脚作不得一點主，只得向前推移；要回轉頭來招呼自己的隊伍，也不得自由，於是對着前頭的人的後腦叫喊，「你們跟着我！你們跟着我！」

9 他居然從車門裏被彈出來了。旋轉身子看，後面沒有他的兒子同夫人。心知他們還

擠在車中，守住車門老等總是穩當的辦法。又下來了百多人，方才看見脚踏上人叢中現出七歲的孩子的上半身，承着電燈光，面目作哭泣的形相。他走前去，幾次被跳下來的客人衝回，才用左臂把孩子抱了下來。再等了一歇，潘師母同九歲的孩子也下來了；她吁吁地呼着氣，連喊「阿唷，阿唷，」悽然的眼光相着潘先生的臉，似乎乞求撫慰的孩子。

10 潘先生到底鎮定，看見自己的隊伍全下來了，重又發命令道，「我們仍舊同剛才這樣聯起來。你們看月臺上的人這麼多，收票處又擠得厲害，不是聯着，就要走散了！」

11 七歲的孩子覺得害怕，攔住他的膝頭說，「爸爸，抱。」

12 「沒用的東西！」潘先生頗有點憤怒，但隨即耐住，蹲下身子把孩子抱起來。同時關照大孩子拉着他的長衫的後幅，一手要緊緊牽着母親，因為他自己一隻手也沒得空了。

13 潘師母向來不會受過這樣的困累，好容易下了車，却還有可怕的擁擠在前頭，不禁發怨道，「早知道這樣子，寧可死在家裏，再也不要逃難的了！」

14 「悔什麼！」潘先生一半發氣，一半又覺得憐惜。「到了這裏，懊悔也是沒用。並且，性命到底安全了，走罷。當心脚下。」於是四個一串向人叢中蹣跚地移過去。

15 陣的擁擠，潘先生如在夢裏似的，出了收票處的隘口。他彷彿急流裏的一滴水滴，沒有迴旋側向的餘地，只有順着大衆的勢，脚不點地地走。一會兒，已經出了車站的鐵柵欄，跨過電車軌道，來到水門汀的旁路上，慌忙地回轉身來，只見數不清的給電燈光耀得發白的面孔以及數不清的提箱與包裹，一齊向自己這邊涌來，忽然覺得長衫後幅上的小手沒

有了。不知什麼時候放了的，心頭悵惘到不可說，只無意識地把身子亂轉，轉了幾回，一絲影即也沒有。家破人亡之感立時襲進他的心門，禁不住滲出兩點眼淚來，望出去電燈人形都有點模糊了。

16 幸而拖着的孩子眼光敏銳，他瞥見母親的疏疏的額髮，便認識了。舉起手來指點道，「媽媽，那邊。」

17 潘先生一喜：但是還有點不大相信，眼睛湊近孩子的衣衫擦了擦，然後望去。搜尋了一歇，果然看見他的夫人呆鼠一般在人叢中瞎撞，前面護着那大的孩子，他們還沒有跨過電車軌道呢。他便向前迎上去，連喊着「阿大，」把他們引到剛才站定旁路上。於是放下手中的孩子，舒暢地吐一口氣，一手抹着臉上的汗說，「現在好了！」的確好了，……而已經散失的一妻一子，又幸福得很，一尋即着：豈不是四條性命，一個皮包，都從毀滅和危難的當中檢了回來麼？豈不是「現在好了？」

18 「黃包車！」潘先生很大調地喊着。

19 車夫們聽見了，一齊拉着車圍攏來，問他到什麼地方。

20 他昂起一點頭，似乎增加好幾分威嚴，伸出兩個指頭揚着說，「只消兩輛！兩輛！」他想了一想，續說。「十個銅子，四馬路，去的就去！」這分明表示他是個「老上海。」

21 辯論了好一會，終於講定十三個銅子一輛。潘師母帶着大的孩子坐一輛。潘先生帶着小孩子同黑漆皮包坐一輛。

22 到了四馬路，一連問了八九家旅館，都大大的寫着客滿的牌子；而且一望而知情商也沒有用，因爲客堂裏都搭起牀鋪，可知的確是住滿了。最後到了一家也標着客滿，但是一個夥計嬾嬾地開口道，「找房間麼？」

23 「是找房間，這里還有麼？」一種安慰的心直透潘先生的週身，彷彿到了家的樣子。

24 「有是有一間，客人剛剛搬走，他自己租了房子了。你先生若是遲來一刻，說不定就沒有了。」

25 「那一間就是我們住好了。」他放了小的孩子，回身去扶下夫人同大的孩子來，說，「我們總算運氣好，居然有房間住了！」隨即付車錢，慷慨地照原價加上一個銅子；他相信運氣好的時候多給人一些好處，以後好的運氣會續續而來的。但是車夫偏不知足，說跟着他們回來回去走了這多時，非加上五個銅子不可。結果旅館裏的夥計出來調停，潘先生又多破費了四個銅子。

26 這房間就在樓下，有一個牀，一盞電燈，一桌，兩椅，此外就只有煙霧一般的一間的空氣了。潘先生一家跟着茶房進去時，立刻聞到刺鼻的油腥味，中間又混着陣陣的尿臭。潘先生不快地自語道，「討厭的氣味！」隨聽見隔壁有食料投下油鍋的聲音，才知道原是一個廚房。再一思想，氣味雖討厭，究比喫檜子睡露天好多了；也就覺得沒有什麼，舒舒泰泰在一張椅子上坐下。

27 「用過飯吧？」茶房擱下皮包回頭問。

28 「我們喫火腿湯淘飯，」小孩子咬着指頭說。

29 潘師母馬上對他看個白眼，凜然說，「火腿湯淘飯！是逃難呢，有得喫就好了。還要這樣那樣點戲！」……

30 大的孩子也不懂看看風色，央着潘先生說，「今天到上海了，你可給我喫大菜。」

31 潘師母竟然大怒了，她回頭呵斥道，「你們都是沒有心肝的，只配什麼也沒有得喫，活活地餓……」

32 潘先生有點兒窘，却作沒事的樣子說，「小孩子懂得什麼。」便分付茶房道，「我們在路上喫了東西了，現在只消來兩客蛋炒飯。」

33 茶房似答非答地點點頭就走，剛出房門，潘先生又把他喊回來道，「帶一斤紹興酒，一毛錢熏魚來。」

34 茶房的脚聲聽不見了，潘先生舒快地對着潘師母道，「這一刻得樂一樂，喝一杯了。你想，從凶險的地方，來到這絕無其事的境界，第一件可樂。剛才你們忽然離開了我。找了半天我不見，真把我急得要死了，倒是阿二乖覺，（他說着，把阿二拖近身邊，一手輕地拍着，）他一眼便看見了你，於是我迎上來……這是第二件可樂。樂哉樂哉，陶々酌一杯。」他作舉杯就口的樣子，迷迷地笑着。

35 潘師母不響，她正想着家裏呢。細軟的雖然已經帶在皮包裏以及寄到教堂裏去了，

但是留下的東西究竟還不少。不知王媽倒底可靠不可靠；又不知隔壁那家窮人家會不會知道他們一家挽出來了，只賸個王媽在家裏看守；又不知王媽睡覺時，要不要忘記關上一扇門或是一扇窗。她又想起院子裏的三隻母雞，沒有做完的阿二的褲子，廚房裏的一碗白爐鴨……；眞同通了電一般，一刻之間，種種的事情都涌上心頭，覺得異樣的不舒服；便嘆口氣道，「不知弄到怎樣呢！」

36 兩個孩子都懷着失望的心情，茫昧地覺得這樣的上海沒有平時父母嘴裏的上海來得好玩而有味。

37 疎疎的雨點從窗外灑進來，潘先生站起來說，「果眞下雨了，幸虧在這一刻下，」就把窗關上。突然看見本來給窗子掩沒的旅客須知單，他便想起一件頂緊要的事情，一眼不眨地直注着那單子看。

38 「不折不扣，兩塊！」他驚訝地喊。回轉頭時，眼珠瞪覷着潘師母，一段舌頭從嘴裏伸了出來。

三

39 明天早上，走廊中茶房們正蜷在幾條長凳上熟睡，狹得止有一條的天井上面很少有晨光透下來，幾許房間裏的電燈還有昏黃地亮着，但是潘先生夫婦兩個已經在那裏談話了。兩個孩子希望今天的上海或許比昨晚好點，也醒了一歇了，只因父母教他們再睡一會，所以還躺在牀上，彼此呵癢為戲。

40「我說你一定不要回去？」潘師母焦心地說。「這報紙上的話知道靠得住靠不住的。既然千難萬難地逃了出來，那有立刻又回去的道理！」

41「料是我早也料到的。顧局長的脾氣就是一點不肯媽虎。」「地方上又沒有戰事，學校自然照常要開的，」這句話確然是他的嘴口，「這個通信員我也認識，就是教育局裏的職員，又那里會靠不住？回去是一定要回去的。」

42「你要曉得，回去危險呢！」潘師母悽然地說。「說不定三天兩天他們就會打到我們那地方去，你就回去開學，有什麼學生來念書？就是不打到我們那地方，將來教育局長詰你爲什麼不開學時，你也有話回答。你只要問他，到底性命要緊還是學堂要緊？他也是一條性命，想來決不會對你過不去。」

43「你懂得什麼！」潘先生頗懷着鄙薄的意思。「這種話只配躲在家裏，伏在牀角裏，由你這種女人去說：你道我們也說得出口的麼！你切不要攔阻我，（這時候他已轉爲撫慰的聲調，）回去是一定要回去的，但是決定沒有一點危險，我自有保自己的法子。而且，（他自喜心思的靈捷，微微笑着，）你不是很不放心家裏的東西麼？我回去了，就可以自己照看，你也得定心定意住在這里了。等到時局平定了，我馬上來接你們回去。」

44 潘師母知道丈夫的回去是萬無挽回的了。回去能得照看東西故然很好；但是風聲這樣地緊，一去之後，猶如珠子拋在海裏，誰保得定必能撈回來呢！生離死別的哀感涌上她的心頭，再不敢正眼看她的丈夫，眼淚早在眼角邊偷偷地想跑出來了。她又立刻想起這不大背

利，現在並沒有什麽不好的事情，怎能悽慘地流起淚來。於是勉强忍住，聊作自慰的請求道，「那麽你去看看情形，假使教育局長並沒有照常開學這句話，如還來得及，你就趁了今天下午的車來，不然，趁了明天的早車來。你要知道，（她到底忍不住，）一滴眼淚落在手背，立刻在長衫子上擦去了；）我不放心呢！」

45　潘先生心裏也着實有點亂，局長的意思照常開學，自己萬無主張暫緩開學之理，回去當然是天經地義，但是又怎麽放得下這里！看他夫人這樣的依依之情，決計一定，未免太沒有恩義。又況一個女人兩個孩子都是很懦弱的，一無依傍，寄住在外邊，怎能斷言決沒有意外？他這樣思時，不禁深深地發恨：恨這人那人調兵遣將，預備作戰，恨教育局長主張照常開課，又恨自己沒有個已經成年，可以帮助一臂的兒子。

46　但是他究竟不比女人，他更從利害遠近種種方面着想，覺得回去終於是天經地義。便把悵恨閑在一旁，臉上也不露一毫形色，順着夫人的口氣點頭道，「假若打聽明白局長並沒有意思，依你的話，就趁了下午的車來。」

47　兩個孩子約略聽得回去和再來的話，小的伏在牀沿作嬌道，「我也要回去。」

48　「我同爸爸媽媽回去，賸下你獨個住在這里，」大的孩子扮着鬼臉的說。

49　小的聽着，便迫緊喉嚨喊呼號哭的腔調，小手擦着眉眼的部分，但眼睛裏實在沒有眼淚。

50　「你們都跟着媽媽留在這里，」潘先生提高了聲音說。「再不許胡鬧了，好好兒起

來待喫早飯罷。」說罷，又囑咐了潘師母幾句，遂出僱車，趕往車站。

51 模糊地聽得行人在那里說鐵路已斷火車不開的話，潘先生想，「火車如果不開，倒死了我的心；就是立刻免職也只得由他了。」同時又覺得這消息很使他失望，因想他若是運氣好，未必會逢到這等失望的事，那麼行人的話也未必可靠。欲决此疑，只希望車夫三步併作一步跑。

52 他的運氣誠然不壞，趕到車站一看，並沒有火車不開的通告；揭示處只標明夜車要遲四點鐘才到，這一刻沒有到呢。買票處絕不擁擠，時時有一兩個人前去買票。聚在站中的人却不少，一半是候客的，一半是爲着看看來的，行李房滿滿地堆着箱子舖蓋，各色各樣，幾乎碰到鉛皮的屋面。

53 他心中似乎很安慰，又似乎有點兒悵惘，頓了一頓，終有前去買了一張三等票，就走入車箱裏坐着。晴明的陽光照得一車通亮，溫溫地不歇煥熱，坐位很寬舒，就是勉强要躺躺也可以。他想，「那是難得逢到的。倘若心裏沒有事，眞是趣愉快的旅行呢。」

54 這趟車一路耽擱，直到抵達讓里，已是下午三點過了。潘先生下了車，急忙趕到家裏，看見大門緊關着，心便一定，原來昨天再四叮囑王媽的就是這一件。

55 扣了十幾下王媽方才把門開了。一見潘先生，出驚的說，「怎麼，先生回來了！不用逃難了麼？」

56 潘先生含糊回答了她，奔進裏面四週一看，便開了房門的鎖，闖進去上下左右打量

償。沒有變更，一點沒有變更，什麼都同昨天一樣。於是他弔起的一半心放下來了。還有一半心沒放下，又鎖上房門，回身出門；吩咐王媽道，「你照舊好好把門關上了。」

57　王媽摸不清頭緒，關了門進去只是思索。她想主人們一定就住在本地，恐怕她也要跟了去，所以騙她說逃到上海去。「不然，怎麼先生又回來了？奶奶同兩個孩子不一同來，又躱在什麼地方呢？但是，他們為什麼不讓我跟了去？這自然嫌得人多了不好。——其實就是老實告訴我，要我跟了去，我也不高興呢。我在這里一點也不怕；如果打仗打到這里來，橫豎我的老衣早做好了。」她隨即想起甥女兒送她的一雙繡花鞋眞好看，穿了這鞋子上西方，閻王一定另眼相看；於是她感到一種微妙的舒快，不復想那主人究竟在那裏的問題。

58　潘先生出門，就去訪那當通信員的教育局職員，問他局長究竟有沒有照常開學的意思。那人回答道，「怎麼沒有？他還說有一些教員只顧逃難，不顧職務；這就是表示教育的事業，不配他們幹的；乘此淘汰一下也是好處。」潘先生聽了，彷彿覺得一凜；但又讚賞自己的有主義，決定回來到底是不錯的。一口氣奔到自己的學校裏，提起筆來就草送給學生家屬的通告。意思是說兵亂雖然可慮，子弟的教育猶如布帛菽粟，是一天一刻不可廢離的，現在暑假期滿，我校照常開學。從前歐洲大戰的時候，他們天空裏佈作禦防炸彈的網，下面學校裏却依然在那裏上課；這種非常的精神，我們應當不讓他們專美於前。希望家長們能够體諒這一層意思，如無其事地依舊把子弟送來；這不但是家庭和學校的益處，實也是地方和國家的榮譽。

59 他起完這章，往復看了三遍，覺得再沒有可以增損，局長看見了，至少也得說一聲「先得我心」。便得意地騰上蠟紙又自己動手印刷了百多張，命校役向一個個學生家裏送去。公事算是完畢了，開始想到私事：既要閉學，上海是去不成了，他們母子三個住在旅館裏怎樣弄得下去！但也沒有辦法，惟有教他們一切留意，安心住着。於是蘸着剛才的殘墨寫寄與夫人的信。

60 明天，他從茶館裏得到確實的信息，鐵路真個不通了！他心頭突然一沈，似乎覺得最親熱的一妻兩兒忽然乘風飄去，飄得很遠，幾至於渺茫。沒精沒采地踱到學校裏，校役回報昨天的使命道，「昨天出去派通告，有二十多家是關上大門的，也打不開，只好從門縫裏插了進去。有三十多家只有用人在家裏，主人逃到上海去了，孩子當然跟着去，不一定幾時才能回來念書。其餘的都說知道了；有的又說性命還保不安全，讀書的事情再說罷。」

61 「哦，知道了。」潘先生並不留心在這些上邊，更深的憂慮正縈繞於心曲。抽完了一支香煙以後，應走的路途決定了，便趕到紅十字會分會的辦事處。

62 他繳納會費願做會員；又宣言自己的學校房屋還寬闊，也願意做爲婦女收容所，到萬一的時候收容婦女。這是慈善的舉措，當然受熱誠的歡迎，更兼潘先生本來是體面的大家知道的人物。辦事處就給他紅十字的旗子。好在學校門張起來；又給他紅十字的徽章，標明這是紅十字會的一員。

63 潘先生接旗子和徽章在手，如捧着救命的神符，心頭起一種神秘的快慰。「現在什

安全了！但是……」想到這裏，便笑向辦事處的職員道，「多給一面旗，和幾個徽章罷？」他的理由是學校還有幾個側門，也得張一面旗，而徽章這東西不很大，恐怕偶爾遺失了，不如多拿幾個備在那里。

64 辦事員同他說笑話，這些東西又不好喫的，拿着玩也沒有什麼意思，多拿幾份仍舊只作一個會員，不如不要多拿罷。但是終於依他的話給了他。

65 兩面紅十字旗立刻在新秋的輕風中招展着。可是學校的側門上並沒有，原來移到潘先生家的大門上去了。一枚紅十字徽章早已跳上潘先生的衣襟，閃耀着慈善莊嚴的光，給與潘先生一種新的勇氣。其餘幾枚呢，潘先生重重的包裹着，藏在貼身的小衫的一個口袋裏。他想，「一個是她的，一個是阿大的，一個是阿二的。」雖然他們離處在那渺茫難接的上海，但是彷彿給他們加了一重穩當可靠的險，他們也就各各的增加一種新的勇氣。

三

66 碧莊地方兩軍開火了。

67 上海的報紙好幾天沒有來。本地的軍事機關却常常有前方的戰報公布出來，無非是些「敵軍大敗，我軍進若干里」的話。街頭巷口貼出一張新鮮的來時，慢慢聚集，也有好些人注目看着。但大家看罷以後依然不能定心，好似這張佈告的背後還伏着許多的話，於是懨懨地各自散了，眉頭照舊皺。

68 這幾天潘先生無聊極了。最難堪的，自然是妻兒的遠離，而且不通消息，而且似乎

有永遠難通的朕兆。次之便是自身的問題：「碧莊衛過來只一百多里路，這鐵事雖說有用處，可是沒有人寫過筆據，萬一沒有用，又向誰去說話？——槍子礮彈……都是真傢伙，不是要的，到底要多打聽多走門路才行。」他於是這里那里探聽前方的消息，只要這消息與外間傳說的不同，便覺得真實的分數越多，即根據着盤算對於自身的利害。街上如其有一個人神色倉皇急忙行走時，他便突的一驚，以爲這個人一定探得確實而又可怕的消息了；只因與他不相識，「什麼！」一就在喉際噤住了。

69 紅十字會派人在前方辦理救護的事情，常有人附着兵車回來，要打聽消息自然最可靠了。潘先生雖然是假會員，却不常到辦事處去探聽，以爲這樣就對公衆表示膽怯很不好意思。然而紅十字會究竟是可以得到眞消息的機關，舍此他求未免有點傻，於是每天傍晚，到姓吳的辦事員家裏打聽去。姓吳的告訴他沒有什麼，或者說前方抵住在那里，他才透了口氣回家。

70 這一天傍晚，潘先生又到姓吳的家裏，等了好久，姓吳的才從外面走進來。

71 「沒有什麼罷？」潘先生急切的問。「照布告上說昨天正向對方總攻擊呢。」

72 「不行，」姓吳的憂愁地說；但隨即噤住了，捻着唇邊僅有的幾根二三分長的鬍鬚。

73 「什麼！」潘先生心頭突地跳起來，週身有種拘牽不自由的感覺。

74 姓吳的悄悄的回答，似乎防着人家偷聽了去的樣子，「確實的消息，正安（距碧莊

八里的一個鎮）今天早上失守了！」

75 「啊！」潘先生發狂似的喊出來。頓了一頓，回身就走，一壁說道：「我回去了！」

76 路上的電燈似乎特別昏暗，背後又彷彿有人追趕着的樣子。惴惴地歪斜的急步趕到丁家，叮囑王媽道：「你關着門就可安睡，我今夜有事，不回來住了。」他看見衣橱裏有絲紗的舊棉袍，當時沒有收拾在寄出去的箱子裏，丟了也可惜；又有孩子的幾件布夾衫，仔細看實在還可以穿穿；又有潘師母的一條舊綢裙，她不一定捨得便不要牠：便胡亂包在一起，提着出門。

77 「車！車！福星街紅房子，一毛錢。」

78 「那里有一毛錢的？」車夫嫺嫺地說。「你看這幾天路上有幾輛車？不是拚死尋飯喫的，早就躲起來了。隨你要不要，三毛錢。」

79 「就是三毛錢；」潘先生迎上去，跨上脚踏坐穩了，「你也得依着我，跑得快一點」

80 「潘先生你到那里去？」一個姓黃的同業在途中，瞥見了他，立定了問。

81 「哦，先生，到那邊……」潘先生失措地回答，也不辨這是誰的聲音；忽然想起回答他實是多事，——車輪滾得絕快，那個人決不至於趕上來再問，——便縮住了。

82 紅房子裏早已住滿了人，大部是十天以前就搬來的，兒啼人語，燈火這邊那邊亮着

頗有點熱鬧的氣象。主人翁相見之後，說「這里實在沒有餘屋了。但是先生的東西都寄在這里，却也不好拒絕。剛才有幾位匆忙地趕來，也因不好拒絕，權且把一間做飯喫的廂房給他們安頓。現在去同他們商量，總可以多挿你先生一個。」

83. 「商量商量總可以，」潘先生到了家一般地安慰。「況且在這麼的時候，我也不預備睡覺，隨便坐坐就得了。」

84. 他提着包裹跨進廂房的當兒，疑惑自己受驚太厲害了，眼睛生了翳，因而引起錯覺。但是閉了一閉張開來時，所見依然如前，這靠窗坐着，在那里同對面的人談話，上唇翹起兩筆濃鬚的，不就是敎育局長麼？

85. 他頓時躊躇起來，已跨進去的一隻脚想要縮出來，又似乎不大好，那局長也望見了他。尷尬的臉上故作笑容說，「潘先生，你來了，進來坐坐。」主人翁聽了，知道他們是相識的，轉身自去。

86. 「局長先生在這里了。還方便罷，再容一個人？」

87. 「我們只三個人，當然還可以容你。我們帶着席子，好在天氣不很涼，可以輪流躺着歇歇。」

88. 潘先生覺得今晚的局長特別可親，全不同平日那副莊嚴的神態，便忘形地直跨進去說，「那麼不客氣，就要陪三位先生過一夜了。」

89. 這廂房不很寬濶。地上鋪着一張席，一個戴眼鏡的中年人坐在上面，略微有疲倦的

神色，但絕無欲睡的意思。鍋灶等東西貼着一壁。靠窗一排擱着三隻凳子，局長坐一隻，頭髮梳得很光的二十多歲的人，局長的表弟，坐一隻，一隻空着。那邊的牆角有隻柳條箱，三個衣包，大概就是三位先生帶來的，僅僅這些，房裏已沒有空地了，電燈的光本來很弱，又蒙上了一層灰塵，照得房裏的人物都昏黯模糊。

90　潘先生也把衣包擱在那邊的牆角，與三位的東西合夥。回過來謙遜地坐下那隻空凳子。局長給他介紹了自己的同伴，隨說，「你也聽到了正安的消息麼？」

91　「是呀，正安。正安失守，碧莊未必靠得住呢？」

92　「大概這方面對於南路很疏忽，正安失守，便是明證。那方面從正安襲取碧莊是最便當的，說不定此刻已被他們得手了。要是這樣不堪設想！」

93　「要是這樣，這里非糜爛不可！」

94　「但是，這方面的杜統師不是庸碌無能的人，他是著名善於用兵的。大約見得到這一層，總有方法抵當得住。也許就此反守為攻，勢如破竹，直擣那方面的巢穴呢。」

95　「但得這樣，戰事便收場了，那就好了！——我們辦學的就可以開起學來，照常進行。」

96　局長一聽到辦學，立刻感得自己的尊嚴，捻着濃鬚咳道，「別的不要講，這一場戰爭，大大小小的學生吃虧不小呢！」他把坐在這間小廂房裏的侷促不舒的感覺遺忘了，彷彿堂皇地坐在教育局的辦公室裏。

97 坐在席上的中年人仰起頭來含恨似地說，「那方面的朱統帥實在可惡！這方面打邊沒，他總抗些什麽，——他沒有不終於喫敗仗的。他若肯漂亮點兒讓了，戰事早就沒有了。」

98 「他是傻子」局長的表弟順着說，「不到盡頭不肯死心的，只是連累了我們，這當兒坐在這又暗又窄的房間裏。」他帶着玩笑的神氣。

99 潘先生卻想念起遠在上海的妻兒來了。他不知他們可安好，不知他們出了什麽亂子沒有，不知他們此刻已經睡了不曾，抓既抓不到，想像也極模糊；因想自己的被累要算最重了，愴然望着窗外的小院子默不作聲。

100 「不知到底怎樣呢！」他又轉想到那個可怕的消息以及意料所及的危險，不自主地吐露了這一句。

101 「難說，」局長表示富有經驗的樣子說。「用兵全在趁一個機，機是刻刻變化的，也許竟不被我們所料，此刻已……所以我們……」他對着中年人一笑。

102 中年人，局長的表弟同潘先生三個已經領會這一笑的意味；大家想坐在這地方總不至於有什麽，也各安慰地一笑。

103 小院子裏長滿了草，是蚊蟲同各種小蟲的安適的國土。廟房裏燈光亮着，牠們齊向那裏飛去。四位懷着驚恐的先生就够受用了；摸頭摸面的全是那些小東西，蚊蟲突然一鍼，痛得直跳起來。又時時停語側耳，惶々地聽外邊有沒有槍聲或人衆的喧譁。睡眠當然是無望

了。只實做了局長所說的輪流辦着罷歇。

104 明天清晨，潘先生的眼珠上添了幾縷紅絲；風吹過來，覺得身上很冷。他急欲知道外面的情形，獨自閃出紅房子的大門。路上同平時的早晨一樣，街犬豎起了尾巴高興地這頭那頭望，偶爾走過一兩個睡眼惺忪的人。他走過去，轉入又一條街，也不聽見什麼別特的風聲。回想昨夜的匆忙情形，不禁心裏好笑。但是再轉一念，又覺得實在並無可笑，小心一點總比冒險好。

105 二十餘天之後，戰事停止了，大衆點頭自慰道，這就好了！只要不打仗，什麼都平安了！」但是潘先生還不大滿意，鐵路還沒有通，不能就把避居上海的妻兒接回來。信是來過兩封了，但簡略得很，比較不看更教他想念。他又恨自己到底沒有先見之明；不然，這一筆冤枉的逃難費可以省下，又免得幾十天的孤單。

106 他知道教育局裏一定要提到開學的事情了，便前去打聽，跨進招待室，看見局裏的幾個職員在那里裁紙磨墨，像是辦喜事的樣子。

107 一個職員喊出來道，「巧得很，潘先生來了！你寫得一手好顏字，這個差就請你當了罷。」

108 「這麼大的字，非得潘先生寫不可，」其餘幾個人附和着。

109 「寫什麼東西？我完全茫然。」

110 「我們這里正籌備歡迎杜統帥凱旋的事務。車站的兩頭要搭起對對的四個綵牌坊。

護統帥的花車在中間通過。現在要寫的就是牌坊上的幾個字。」

111 「我那里配寫這上邊的字。」

112 「當仁不讓，」「一致推舉，」幾個人一鬨地說，筆桿便送到潘先生的手裏。

113 潘先生覺得這當兒很有點滋味，接了筆便在墨盆裏蘸墨汁。凝想一下，提起筆來在蠟箋上一並排寫「功高岳牧」四個大字。第二張寫的是「威鎮東南。」又寫第三張，是「德隆恩溥。」——他寫到「溥」字，彷彿覺得許多的影片，開礮，燒房屋，菜色的男女，……在眼前一閃。

114 旁邊看寫字的一個人讚嘆說，「這一句更見懇切，字也越來越好了。」

115 「看他對上一句什麼，」又一個說。

〔作者〕葉紹鈞，字聖陶，常用郢生的筆名。江蘇，吳縣人。學歷僅至中學畢業。曾任小學教員多年，故對於小學教員的體驗與觀察，蘊蓄甚深。短篇諸作，多用小學教師與知識分子爲描寫的對象。作風爲寫實的，正如錢杏村所說，「他站在寫實主義的立場上寫，他站在教育家的立場上考察的寫。」所著短篇收在隔膜，火災，線下，未厭，諸集內。氏又長於童話的寫作，有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行世。

〔解說〕這篇爲作者的代表作品，亦爲我國文壇的一篇傑作。潘先生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派分子的代表。這一階級的人，想享樂則條件不夠，還……又捨不得相依爲命的妻子和小孩，甚至於家中的有限的資財。因此懸在空中，像學術家練習所用的假皮人一樣，被人輕蔑蔑視。遇有患難來時，係

一對老雞帶着一群小雞到處喔喔地亂跑亂竄，苟且偷安，自私自利，更不必說。作者雖只寫一個潘先生，實在是暴露自身階級的弱點。

1—2 表現車站的緊張氣氛，並未明白說出有戰事發生時的車站，但閱者已知這時的車站非同平時。

3—14 這裏直敍潘先生一家大小，在危難中的不安。從車未停時寫起，寫到「車停，」「下車。」閱者所受的印象是火車站的混亂，潘先生的張惶。就技巧方面說，把小資產階級逃難時的動作，心理，表現得極透澈。

13—14 這兩節的表現頗爲重要，潘師母自己說寧可死在家裏，潘先生則說性命到底安全了。這並非無用的對話，閱者細玩自知。

15—17 這三節的描寫，其用意在補足3—14節的不足，使閱者受更深的印象。同時表現「逃」，「逃到什麼地方，」「潘先生的提心吊膽，手足無措」等等複雜的心理和動作。

20—21 和黃包車夫的講價，「辯論了好一會，」也許就是小資產階級要被資產階級瞧不起，同時也被無產階級輕蔑的原因罷。作者處處沒有閒筆。

23—26 借棧房滿住避難旅客，表現戰時的緊張氣氛。

27—38 這幾節的重心，是潘先生夫婦二人。作者寫潘師母的身分，口吻，心理極熨貼之能事。寫潘先生叫茶房「帶一斤紹興酒和一毛錢熏魚來，」以及34節裏對潘師母說的話，用意深遠，把小資產階級的有限的享樂生活和得過且過的心理，寫得微細極了。

39—， 這裏寫小資產階級對于薪俸生活的留戀，小學教師不能不仰承教育局長鼻息。一方面潘先生又須顧念到妻和子在客棧裏，無人照應，若不回去又怕地位飯碗失落，一種煩惱困苦的情形，都被

作者表現無餘。

56—57 這裏寫到一個王媽，且寫到王媽的人生觀，妙極！

58—65 潘先生回到自己的學校裏，地位是保全了。但又顧念到生命的不安全，所以要借紅十字會的旗子和徽章做護符。作者純用客觀的冷靜的筆法，看不出他的冷嘲或諷刺。

66—67 述寫內戰時所必有的空氣。作者能握住要點。

68—104 又寫潘先生的張惶恐怖，如熱鍋上的螞蟻，聽着正安失守以後便逃到「紅房子」裏去，這幾節的描寫，十足表現潘先生的身分和性格。在「紅房子的廂房」裏遇見了教育局長，這是作者的狡猾。

91—98 諸節的對話，作者簡直拉了幾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來陪潘先生，表現他一個痛快。

105 緊張後的鬆弛。作者的文筆同時也借此鬆弛一下。

106—115 全篇的終結，却寫歡迎凱旋，反叫潘先生提筆寫字。是作者對於內戰的詛咒，又是作者對于知識分子的冷嘲。潘先生一般人的可憐無聊，令人啼笑全非。作者雙管齊下，餘味津津然。

遺腹子

1「也得換一換口味，譬如鹹的東西喫膩了，就該來一點甜的。」文卿先生這樣回答他的夫人，因爲夫人說他不該把女兒看輕，認她們的到臨彷彿故意來搗亂的；她說女同男沒有什麼分別，一樣是子息，一樣地可愛。「你想，頭一個哇的一聲叫出來，說道是女，自然喜歡，她飽和我們兩個的血肉，她是我們兩個親手鑄成的寶貝。」

2他的夫人柔媚地看着他；他這話語使她回憶從前甜密的時光。

3「第二個哇的一聲，又是女，還沒有什麼，姊妹兩個只差得兩歲，將來她們打扮得齊齊整整，一對照眼的鮮花，會敎人羨慕煞。而且，老年時也正要有一兩個女兒在旁邊才不至於寂寞；遊花園去了，大小姐扶着你，二小姐伴着我；大冬天來了，大小姐撥着爐火，二小姐斟着好酒，那是舒服極了。」

4她又彷彿看見自己是一位多福多壽的太太。

5「但是，第三個還是女，」文卿先生的語音轉得不大和调了。「這就有點厭煩了。我們又不是花兒匠，何用弄得這麼花枝招展；就說老年時陪伴陪伴，也用不着這麼許多。誰知道第四個還是個女！阿，還是個女！我禁不住對你的身體疑惑了，只會生女，生不出別的東西來！這樣一個一個生下去有什麼意思，總得換一換口味才好。你要知道專喫米飯也會喫出腳氣病來的。」

6　「我想這一回要換一換口味了。」她嚥了口唾沫熱情地說，剛纔自爲辯解彷彿生一寶子的女也不在乎的那種強制的態度便消散了。「這一回同從前全然兩樣。從前肚皮突起得尖尖地，現在，你看，平平地，像個饅頭。從前四回臉色總是很好的，現在卻黃得這樣子。外面兩樣，裏面也應該兩樣。」說着，垂下帶笑的眼看衣服遮裏着的鼓起的肚皮。

7　「這倒不錯，胎象不同了。」文卿先生端相着她的腹部。「我就去買兩隻陳紹兩隻火腿來，待你生下男的，同你暢快地喫這麼一頓，也讓你樂一樂。」

8　「眞的麼？」她的歡喜卻在陳紹火腿之外。

9　「自然眞的。你想，生兒子呢，是多麼重大的事。」文卿先生竉愛地睨着他的夫人一笑。

10　兩罎陳紹兩隻火腿買來了，就擺在臥房裏，彷彿看作一種厭勝的寶物，又像是定生男兒的預約劵。

11　親戚鄰人都相信那胎象不同之說，一致主張這一回來的一定是男寶寶；這比較頭二胎生男的更爲名貴，分送紅蛋須得雙雙倍。

12　「不見得會吧。」孕婦謙遜地望着那些祝賀的眼光說。但是心裏卻在盤算應該要預備多少紅蛋。

13　文卿先生走進臥房，看見那彩畫着戲文的紹酒罎，心頭就笑起來了。有時還嬉媚地拍着夫人的肩說，「你會爭氣，你一定會爭氣。你看，這是你的奬勵品，明年三春，還要同

你去遊西湖呢。」

14 但是生下來的第五個是個女。

15 產婦鬆鬆地哭了兩晝夜，以致直到十天之後方才有稀薄的乳汁滲出來，在十天裏頭嬰兒是喫代乳粉果腹的。

16 文卿先生氣極了，沒處發洩，就把臥房裏的兩罎陳紹兩隻火腿搬出去，拉來幾個朋友，分作幾頓悶々地喫掉了。

17 「只會生女，再也生不出別的東西！你可不能怪我，我不耐煩了，非討個小不可。」在平時，方卿先生也曾提起這一層，但只是帶着玩笑說的，從沒有這樣嚴正。

18 夫人知道他這一回不同平常，是下了決心的，自己的不爭氣又實在沒有提出抗議的理由，只得懇求似地說，「討個小，討個小，我不反對你。但是，請你等我再生一個，說不定第六胎會是個男的。若仍是女，你就討個小吧。」接着就滴滴地落淚。

19 文卿先生看了看她，帶着厭恨的聲氣說，「既然這樣說等你再生一個就是了。」

20 嬰兒吸的乳汁漸漸地乾涸了，又得去仰賴那代乳粉。口味的變更使她感得不快，只圓張着小口時時號哭。不幾天，小肥臉就消瘦不少，看去只包着一層黃而皺的皮。

21 這現象表示母親又懷孕了。從前幾回，從沒有碰到同樣的情形，斷了乳的嬰兒都不這麼瘦，那末這一回真個改變了吧。母親又想，五是個成數，從六開頭換花樣，是很講得通的。後來看看肚皮突起比從前更平了，全沒個頂峯，臉色也比從前更憔悴了，翻轉眼皮來不

見一毫的紅意。因而想，上一回只是要改變的兆頭，這一回可眞要改變了。於是高興地告訴丈夫，自信有七八分的把握。

22 「但願你能有更多的把握，九分，十分，十一分，十二分。」文卿先生自然又迫切地希望着了。「我再去買紹酒火腿來。不過你總得爭氣，不辜負那獎勵品。」

23 又是兩罈陳紹兩隻火腿搬進臥房裏來了。

24 但是，從輿論方面考察，前途卻並不怎麼樂觀。親戚鄰人當着面固然肯定地說：「這一回一定是男寶寶了，」或者還提幾個堅強的理由來，然而背面時總是「還是一個女，還是一個女，」這樣相互地談論着，而且都別有其他堅強的理由。這些談論零零星星鑽進孕婦的耳朵裏，有時還伴着輕蔑地這麼努一努嘴，彷彿表示「她也配生男的麼！」孕婦於是恐慌起來了，似乎毫沒把握，一分也沒有。想到越近的生產期，眞比罪人對於行刑時刻還怕。

25 臨蓐這一天，文卿先生在臥房探候消息，時時揭起門簾的一角向裏面望。他對於產婦的呻吟，圍護的婦人們的絮語，都已聽得慣熟，一點也不感什麼。他全神傾注的只在哇的一聲之後那非常緊要的一個報告。

26 產婦突然劇烈地號呼。臥房內發生一陣輕輕的騷動。隨後是個神秘的靜默。文卿先生幾乎數呼吸都停息了，耳朵貼着門簾，靜待命運的宣告。

27 「哇……」是嬰兒的第一聲，臥房裏又發生一陣輕輕的騷動。文卿先生心頭只是突突地跳。

28 「一位千金小姐。」收生婦用勉强歡喜的聲調說，「又白又肥，是位很好的千金小姐。」

29 「哦。」圍護的婦人們沒精沒采地答應。

30 「阿……」產婦豚叫地哭出來了。

31 文卿先生彷彿感得什麼東西在口鼻間突地一壓，悶得迷了心竅，只任兩條腿自作主張把他的軀體載到外面去。

32 臥房裏的紹酒同火腿自然又作解悶之用，文卿先生同幾個朋友慢慢喫掉了。

33 「現在非討個小不可了，」他絕沒有商量的意思，簡直像下森嚴的命令。

34 可憐的母親把不很充實的乳房塞進嬰兒的小嘴，同時眼淚滴滴地掉下來了。「我求你，你好人，等我再生一個吧！」哀懇的眼光在淚膜底下直望着他。

35 哦，再生一個，你一輩子生不出別的東西了，只說再等你再等你，你知道年紀是不等你的麼？」三十五六年紀，鬢邊已有幾莖的白髮，牙齒也有四五個搖動了的，說到這一句，心頭便悽然了。

36 女的聽着，哭得更爲厲害了，彷彿正來到海邊的絕壁，望前途只是一片茫々。阿，一片茫々，一點沒有歸宿，這生活怎麼過得下去呢，但是對自己終不曾絕望，還相信自己生得出別的東西來，於是重又哀求說，「總請你再等一回，就是這麼一回！這回再不見變改，決不阻擋你了。我非惟不顧就誤了你，也不顧就誤我自己呢。」

37 文卿先生看傷心的淚點滴在嬰兒的小頰上，便想起八九年來盼不到兒子有些時候兩個人相互期望的事情，覺得她也非常可憐，她的容貌比自己衰老得要厲害，額角已有深深的皺紋，頭髮落膾個鴨蛋大的髻了，因而頹然說，「那末依你的話，再等你一回吧。」

38 明年，女的又當第七回的孕婦了。她揣度胎象與前不同，相信這一回一定眞要改變了，一一重演前兩回的戲文，而且更爲熱切。文卿先生又去買了紹酒火腿來，助勉着，期望着，也一一重演前兩回的戲文，而且更爲熱切。

39 他也這樣熱切，她也這樣熱切，猶之升登高山，只有達到目的是合適的；萬一失了足呢，那結果是跌得非常之重，大半非粉身碎骨不可。

40 但是，命運注定的，他們倆必得重重地跌一交，——那第七個來的還是一個女！

41 女的除了含着眼淚重又負親母的苦辛的擔子，再沒別的話說。妾對進來了，氣憤不過，特地躲在房裏，不讓她見着大太太。但是當妾走進對面的新房裏去時，卻趕到門口側轉了眼睛窺看。是一個鄉間的女子，湖色綢的夾衫顯得她皮膚的黝暗；臉兒圓圓的，兩頤很寬，眉很粗大。跨進了房門，那背影下最引注目的是肥大的臀部，一步向左一挪，又一步向右一挪。

42 「倒是個多子多孫的！」大太太這麼想，自然含着妒恨的意思，但其間不無寬慰的成分。

43 事情似乎很順利，妾進門六個月就懷孕了。這是個可貴的開端，與大太太母豬似地

一來一個迥乎不同，所以頗引起一般輿論，這些輿論都是很可愛的。

44 「莫看她鄉下姑娘，倒是個有福分的呢，這頭胎十分九是一個男，你想，她的前程還了得！」

45 「大太太專生女，她偏偏開頭就是男，天公支配的事情往往有這樣巧的。」

46 「文卿是近四十的人了，應該有一個兒子。」

47 「這原屬大太太的毛病，是她生不出男的來。現在肚皮大的是姨太太了，當然會換花樣，當然……」

48 文卿先生聽着這些話，對於姨太太加倍地寵愛，買了名貴的安胎丸給她服，不讓她做一點兒勞苦的事；一羣大大小小的女孩兒在跟前亂嚷亂撞，常常把她們喝住，因為她會使姨娘心煩起來。

49 當然，大太太是滿腔的不平，這等殷勤的情形，不要說懷阿六阿七的時候，就是懷阿大的也不曾見過，但是不平之中，她又懷着第八胎了。

50 「一定又是女，一定又是女，」旁人用鄙夷不屑道的口吻這樣傳說。

51 文卿先生料定她懷着的當然又是女，也不再買紹酒火腿作獎勵品了，他只預備姨太太生了男子之後，開一個盛大的宴會，讓她在衆賓之前佔有那無上的榮耀。

52 大舉的催生，種種周安的設備，是大太太第一次臨蓐以前做過的，現在都為姨太太籌措着。其間伴着親戚鄰右一致屬望的熱情，尤其熱烈的是文卿先生那種半醉似的欣快之

53 你道姨太太生的什麼？阿，也是個女！同大太太一個樣子。

54 文卿先生異乎尋常地傷心了，他開始對自己的身體懷疑，說不定男性的種子是絕跡的。那不是更沒希望了麼？已屆中年，後嗣尙虛，還有什麼意味，——人生路上一枝照例的刻毒的冷箭射中他的心窩了；灰白色便從鬢邊蔓延到頭頂，而且額頰上也畫着幾條皺紋了。

55 一天傍晚，他從朋友家裏打罷了麻將回來，意所不料地，兩三個女孩子喊着迎出來說，「爸爸，媽媽已經生產了，」

56 「唔。」他冷然答應，心想這一回生得更其迅速，眞是熟極而流了，

57 「是個弟弟，哈哈，是個弟弟。」女孩子一致表示她們的好奇心。

58 「喔！」他連忙趕進臥房，望見新生的嬰兒在一個傭婦的手裏，同時「恭喜呀，一個男寶寶，恭喜呀，」一陣地嚷，教他一時不曉怎麼回答。

59 他靠近嬰兒看，一層極細的軟毛披着頭面，鼻子同閉着的眼睛的部分紅凍凍亮光光的，無異初生的小狗，一會兒「哇……」可愛的小口張開來了，他摸着嬰兒的頭頂，回轉身來望牀上的產婦，見他正含着兩眶晶瑩的眼淚在望自己，這眼光異樣鋒利，直欲刺入自己的心魂，使自己不得不感服。於是奔牀邊溫和地說，「你辛苦了！」

60 產婦不說什麼；眼睛一閉，眼淚被擠出來，尙在乾黃的頰上；一隻手顫顫地伸出來

，握着文卿先生的手，緊緊地，爲以前所未有。

61 大太太的尊嚴從此恢復過來，不論什麼人都「她有後福，她有後福，」這樣頌揚着。她自己很明白，現在是儘有資格提出要求了。「你要兒子，兒子已有了，還用得到什麼小？把她賣了吧！」

62 「似乎還不消呢。」文卿先生頗有點戀戀。

63 「什麼叫不消？當初不是說爲着沒有兒子麼？你這不識羞的，原來並不爲着兒子，」接着就對新生的男嬰「你苦命呀！你苦命呀！」哭起來了。

64 「哭什麼，把她賣了就是。但是，那個孩子呢？」

65 「我自己這麼多的孩子，總不見得再來管一個別人的了，自然讓她帶了去。」

66 「或者不方便呢？」

67 「那末有育嬰堂在。」

68 文卿先生別無話說，只有照辦。姨太太賣給一個久鰥的小商人，算是續弦。孩子給前巷一家人抱去，那家夫婦兩個守了十幾年不見一個孩子，這樣也算嘗嘗當父母的滋味。

69 這男嬰乳名叫阿堅，取的是命根堅固，定能長養的意思。母親的乳汁似乎不十分能增進他的强健，而且母親也不宜太辛苦了，於是破例地僱用乳娘。換了一個又是一個，直到第四個，是二十二三的精壯的鄉下人，把自己生不到一個月的孩子寄養在別人家，特地跑進城裏來的，才寫了文契穩定了。從前阿姊們妹妹的那些小衣服當然不適用於唯一的弟弟，所

以從襁褓到小衫全是新的。

70　湯餅宴的那一天，賓客實在不少，凡是略曾識面的人都邀請了來。人事不可預料。這樣的盛會：文卿先生原預備讓姨太太佔那榮耀的。女的呢，也不夢想有這回事了。但是，現在都來了個意外。

71　賓客入席飲酒時，文卿先生抱着新生的兒子出來，吻一吻他的小額，把他舉起來環旋一週說，「見見諸位公公，諸位老伯伯。」臉上泛溢着躊躇滿志的笑。

72　賓客們看孩子，一身紅緞的衣袴，臉傅薄粉，肩心點着小圓的胭脂，胖胖的，頗覺可愛，齊聲讚說，「好一個孩子！」

73　有些人便推論這是文卿的祖先及他自身積德之報，中年得子，並不是容易的事。

74　文卿先生當然謙遜，「慚愧得很」那裏說得上積德。不過蒙天照顧，有了個孩子，總算交代得過了，哈哈哈！」有着皺紋的顴頰上顯出紅潤的光彩。

75　「來一杯。大家賀你一杯。」一一的酒杯都高高舉起。

76　「不敢，不敢，敬各位一杯。」文卿先生一手抱着兒子，一手從一個空座上端起一杯斟滿了的酒就向喉嚨裏灌。「乾！」

77　阿堅的發育很順利，不到一週歲，已能懂得別人的意思，逗着他就嘻嘻地笑，時時咿呀發聲，雖不成話，卻有豐富的表情，把他放在地上，用手扶着，小脚便一起一落要想跨出去了。父母調弄着他，覺得這生命裏一點也沒有缺憾，女孩們「弟弟，弟弟」地喚着，環

纏著他，彷彿他是宮中的王子。

78 但是，當初夏的時令，阿堅病了，起初也不見十分兇險，只是腹瀉而已，隨後就不大想吃奶，身體突地消瘦，而且發熱，這當然引起父母無量的驚恐，一個醫生不夠，再請第二個；同時也到星士那裏去花錢，託他禳解，醫生話殊不得要領，說是消化不良，消化力恢復了就會好的，一天天過去，孩子越來越憔悴，靈活的眼珠變為定定的了，在父母的心中，各有個可怕而不敢互相告語的念頭時時閃現，「會這樣吧？」竭力想把牠忘記，但是不一會又明顯地這麼一閃，「會這樣吧？」

79 果然，在惡神支配的一天，病兒突變了，不啼哭，不轉側，只是喘氣，喘了七八點鐘的工夫，終於絕氣了，眼睛還是張開，僵滯的眼珠瞪視着傷心的父母。

80 父母怎樣地哀痛和號哭是很容易想像的。

81 六七天之後，一個黑暗的晚上，忽然喧傳西城小河裏有個屍身，長袍馬褂，四十多的年紀，文卿先生家裏的男用人聽着，不禁心頭一動，趕忙跑去看時，屍身已被撈起，橫在沿河的一條石頭上了，「哎喲，我們老爺……」

82 這一晚，文卿先生是同幾個朋友在酒店裏喝了酒的，據這幾個朋友說，喝酒時他並沒什麼異樣，只說了些「人生如夢，有沒有兒子什麼關係」的達觀話，酒也喝得不多，不過一斤光景；回去時怎樣會落在河裏，實在不大明白。

83 他的夫人自經這更為慘痛的變故，反似減少了不少的哀傷，時時現出異樣的笑容會

訴別人說，「我猜察我又懷孕了，胎孩同上回一模一樣，一定是個男。我將一百分地疼愛他
，因爲他是個遺腹子！」

84 遺腹子老是不來，但她並不心焦，直到文卿先生三週祭的時候，她依然現出異樣的
笑容告訴別人說，「簡直同上回一模一樣！一定是個男。他是我的心肝寶貝，他是個遺腹子
！」便按摩自己的並不突起的肚皮。

85 這時候，頗有些人來爲大小姐二小姐說親了。

〔解說〕「遺腹子」是本篇的題材，和作者其他創作所取的題材歧異，表現我國宗法社會的「子嗣觀
念」，「寫小資產階級的「中年病」。主人公文卿先生在我國遍地皆是，這一種人在生活方面是不成
問題的，他在中年時候的唯一希望是一個男孩子，以避免「不孝」的罪名，並且借此還可以弄幾個
姨太太來玩玩。等到「中年」過去以後，他就會自己去買好棺材，掘好自己的「假墳墓」。這時一
面又吃齋拜佛，祈求長生不老。如遇世變到來，則又希望早一天鑽進自造自掘的墳墓裏去。作者所
表現的只是這一種人的「中年時代」的一段罷了。其次值得注意的是文卿的夫人，表現她是一個不知
不識的中國式女人，屈服於宗法社會是不用說的，她自己做了養兒子的機器還不夠，須得讓丈夫納
妾，才能表出自己的賢淑，否則受人辱罵，多麼可憐。這種人在中國也和文卿先生一樣遍地皆是。
作者要達到他所表現的目的，這兩種人物缺一不行，所以拉在一起來描寫。在技巧方面，作者寫到
七回產生女孩的經過，用七樣不同的手法，沒有重複之嫌。這篇文章，無疑的是作者的用力之作。
1—13 開頭就用對話，這是簡練的描寫法。由對話敘出夫人養了幾個女兒。注意第7段的「蹤綽」

「火腿」「臘肉」，和第10段把這兩種東西擺在臥房裏。這樣描寫，使讀者知道宗法社會的把戲。

14—19 生下來的第五個還是女孩，表現文卿先生的憤怒和他夫人的酸辛可憐。

20—32 第六個還是個女孩，稱爲獎勵品的臘肉火腿又撥還撥出。注意24 25 26諸節表現窮人的議論，孕婦的恐慌，文卿先生的焦急。

33—37 表現夫人受丈夫的壓迫，做了宗法社會的犧牲品。

38—50 夫人的運命由她的「肚腹」來決定，中國婦女在家庭和社會的地位不過如此。注意這幾段所寫的「輿論，」作者的手法又生變幻。

51—54 所謂「中年病」的病情，從心理上寫出。先寫出文卿先生的絕望。

55—76 這一大段寫夫人終於產了男孩，和慶祝的勝況。表現文卿先生的喜悅，夫人的勝利的心理，姨太太賣給小商人（文輸牲了一個女性），湯餅宴，賓客。作者將「動作」「環境」「心理」的描寫，安排得秩序井然，較平鋪直敘的文字高出不知多少。

77—80 喜悅後的悲哀，男孩子死了，這是作者的技巧。

81—82 文卿先生也做了宗法社會的犧牲品，他的夫人的運命是他造成的，他的運命是宗法社會的傳統觀念造成的。讀者看到這裏，不能預測文卿先生會死在西城的小河裏。足見作者的手法老辣。

83—84 事件再展開一境，到這裏才點出「遺腹子」，文卿夫人一生也快被蝕盡了。

85 作者的收束，滿是餘音嫋嫋。宗法社會的犧牲者除將循環無已。

一包東西

1　公共汽車軟和地震蕩着，他覺得很舒適，猶如給理髮匠槌着背心似地，微微的倦意籠罩他的頂額，彷彿戴了頂浮幻的帽子，在眼前晃動的一切都不大有明顯的輪廓。一陣陣的香氣拂過他的鼻端，他模糊地想這是從那個望着窗外的短髮長袍的軀體上飄散過來的；但他沒有心思移準眼光去看她個仔細，對於香氣的散消也不以爲可惜。

2　車身突然跳躍似地動蕩，有如車輪正滾過了幾道土埂，隨即停住了。乘客都微微噓氣，彷彿慶幸這厭倦的旅程已經完畢了，便爭先擠出那個不容兩個身軀並行的車門。爭先的結果是大家不得先，於是，「慢慢來呀！」「要緊什麼的！」這些略覺薰情的語句便泛上大家的脣舌間。

3　他站起來比較來得遲；走近車門，那短髮長袍的形像似乎帶點匆忙的姿勢，伸出一手扶住那門框。他本能地停住足，讓她先出門下去；無意間瞥見短髮之下袍領之上的一段項頸，圓圓的，膩膩的，……一時想得非常之玄遠。

4　「什麼東西？」

5　下了車後，湧現在他面前這樣問的是一個全身玄色的漢子；玄色呢的長袍加上玄色花緞的屈襟背心，闊簷的帽子也是玄色的；紫褐色的臉，胖胖的，眉目間頗帶粗俗的氣分。這漢子是一名偵探，可以一望而知的，其時正在査問一個人挾着的包裹。

6 電擊似的，他立刻省悟自己手裏拿着一包東西，現在的境地已經十分危險。剛才恬適的甚至於朦朧的心情完全消散了，只是老鼠見了貓兒似地警覺且震慄。他故意制止眼睛不要去望那玄色的漢子，彷彿這樣也就不會給那漢子看見；可是不順從的眼睛偏要溜了過去，卻見那漢子已經放走了挾包裹的人，眼光略微擡起來，似乎正射在自己手裏的一包東西上。

7 「不好！」他這樣想時，不自主的旋了一轉。雖然來往的人這樣紛擾，車輛這樣繁密，但是有什麼方法可以躲避呢？那雙烏光光的凶狠的眼睛已經釘住這包東西了！

8 「逃——」他突然又模糊地想，連忙跨上一輛破舊的人力車。當身體被載着向前移動時，他聽見腔子裏心臟突突跳動的聲音。

9 這一包是什麼東西，連他也不會知道，在等候公共汽車的時候，悠然望着四層洋樓的雕飾正在出神，忽然有人拍自己的肩背。回頭見是熟朋友老李，說還有點事不就回去，這一包東西託先帶回，等一會自己來拿。並不重，也不累贅，不過十本雜誌模樣的一包，就是剖開心來，也決不會發見一絲不願代帶的意思。及到上車坐下，一手按住這包東西，非常自然，好像並沒有拿什麼。

10 但當聽見那聲怪刺耳的「什麼東西！」隨又望見那不感愉快的玄色的形象時，他自信已經知道這一包是什麼東西了，比解開來看還要清楚。年來老李幹的什麼事業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他手裏攜帶的東西，還有別的麼？不是……，現在這一包，方方的是堅厚的紙張那一定是……。

11 兩旁店家一層々彩色的招牌在眼角掠過，覺得頭裏很昏亂，像帶着宿醉。而且周身發寒，不在肌膚而在骨子裏。彷彿身軀儘在那裏縮緊來，頗不好過。待要不想，偏是一針一針般刺着心頭，「那玄色的傢伙在背後吧？那玄色的傢伙在背後吧？」這只消回頭一看就能解決，但是項頸差不多僵硬了。而且相信一回頭就得對準一個深深的烏黑小管口！

12 「被他帶去，未免不上算，像老李，他願意這麼幹，被帶了去也沒有什麼怨的，而我……我倘若……不是累及無辜麼？但是……」

13 他這麼想，項頸自然而然又縮緊一點。他彷彿覺得那玄色的臂膊正在伸近手，馬上一隻粗大的手要蓋到頭頂上來了，隨後的就是慘酷的拷問……躺在溲溺浸漬的泥地裏……給各種小蟲吮吸全身的血……與蓬頭長鬍的強盜作同伴……重而硬的鐵條纏住身體……拖動大滾石碾平那刺脚底痛的石子路……或者是砰！

14 他眼前一陣黑暗，只索咬緊牙齒用力閉着眼睛。

15 「呵！沒有到三十年的生命，就這樣完了麼！我不願意！我要活下去！……雖然算不得什麼大志願，這個學校總要把牠弄得像個樣兒，這些學生，也要看看他們將來的前程，然而，現在，還只是剛剛起頭呢！難道就不容我活下去了麼！」他凄然心酸，往下就想不大清楚了。

16 似乎有了好一歇，身體依然一顛一顛地前進，而那隻粗大的手還不曾蓋上頭頂來；眼睛便又張開一線來，看見的是自己的衣袍的前幅，蓋在大腿上，沿着膝蓋直垂下去，往下

緣的前面，露出那個紙包。

17「呵！這個包！」剛才匆促上車，怎麼就把牠擺在脚踏上，連遮掩也沒有遮掩好，他自己也不明白了，而且，他發見這個包的一面，在不知什麼時候弄破了，破紙向外翹起，當然旁人可以看得內容很清楚。

18 但是他決不敢傴下身軀把包紙整理好，只能行竊似地用脚跟把這個包勾得進一點，又輕輕理直夾袍的前幅把牠掩沒；同時擡起眼光來，故作無事似地，看着車夫號衣背上模糊了的數目字。一會兒，不放心地垂下眼光再來偷看，卻見並沒有弄得好，前面固然掩沒了，旁側還是露出來。

19「眞憑實據在手裏，能抵賴什麼！」他簡直有點發抖了；脚跟用力抵住這個包，似乎要想抵破了車座的豎板，把牠藏到坐墊底下去。

20「像老李，他願意這麼幹，被帶了去也沒有什麼怨的。而我……我……不是累及無辜麼？」他重又想上這條路。

21「然而，我自有我的事業在。」他一轉念就想到教育，「我是教人不要墮落，也非常重要，而且尤爲根本。至於那個，我的力量太微弱了，能有什麼呢？用雞卵同石頭去碰，到底不是聰明人幹的事。」想着，也就無所謂慚愧；對於老李那種夸大的不聰明，未免起一些鄙夷的意思；而他要教自己給他帶這種危險東西，尤屬大可痛恨。

22「往那里走？」車夫回轉頭來，前頭是叉路了，暮色漸濃，遠處的行人同車輛都成

一團團的黑影。

23 「往左，」他隨口說了，這是回學校去的道路，假若他仔細想了，決不會這樣絕不躊躇的。

24 「那傢伙不在後頭了吧？——不會的，不會的。我這一頂米色呢帽很注目的，他認定了米色呢帽，再也不會錯失。……本來想戴那頂舊帽子的，怎麼又戴了這一頂！……脫去了吧？……不好，米色呢帽這麼一晃動，那傢伙一定奔過來把烏黑的小管子指着我的後腦。……把車篷拉了起來吧……也不好，明明不下雨，為什麼拉起車篷來？不是告訴人家我在阻怯麼？……呵，簡直沒有辦法！」

25 「或是一秒鐘兩秒鐘裏頭，或是再遲半分鐘一分鐘，只要那傢伙高興，馬上可以喊住我。我當然跟着他走。難道還是抵抗麼？」他彷彿已經看見明天的情形了：報紙上刊載着大號字的題目「捕獲運輸危險刊物的，」下面就是自己的名字。成千成萬的讀者紛紛議論着，有的嗟嘆說，「可惜，有志氣的人，」有的譏諷說，「嘆，蚊蟲想負山！」有的痛罵說，「好呀，這班東西要捉一個乾淨！」但是，他們說對了那一項呢！尤其痛心的是學校裏的同事同學生看見了，也會同樣地嗟嘆或者譏諷，或者痛罵，而大家一致的一句是「不料校長先生……」學校前途自然不堪設想了，款沒人籌，一切事務沒人總理，同事便各自分散，學生當然由家屬領回去了。兩年的籌劃，半年有餘的實施，完全付於流水！……就是事情幸得辨白，學校也不能辦了。豈但學校，簡直社會的一切都不得參加。偶然站在人前，只聽低低的

一躉「他是喫過一場官司的，」還能不掩了臉逃走麼？——他看到這樣，覺得已到生命的盡頭，前面是漫黑的一大團空虛。

26 但是慘酷的拷問，躺在泥地裏，給小蟲吸血，與强盜作伴等等戟刺着他，使他改換方向，去尋一條漫着青光的生路。「他們問我，我當然不知情。他們問誰可作證，我就把王老先生說出來，他們該相信了吧。立刻通知學校裏，教他們去尋教育會也行。打個電報給老大，省長方面想來也可有路。——只是，他們許我同外面通信麼？如其說案情重大，概不許通信，又怎麼辦呢？」他又悵然了，呼地嘆一口氣，同時朦朧地想到托爾斯泰一篇小說裏犯人相互敲牆壁通信的法子。

27 「到學校了！」他看見相熟的一盞白磁罩電燈在前面發亮，這樣想。在極短的時間裏，卻反覆地躊躇：起先想不要進去，進去了給那傢伙認識了所在是不好的。然而儘讓車夫拖着跑，那傢伙始終跟在後頭，同樣是個給他看住。最好的辦法是把這包東西留在車裏，自已走進學校。但是那傢伙明明看清這輛車是誰坐來的，只消一搜查，人贓還是在他的手裏。

28 車輪不管什麼，已經滾到校門前了。莫名其妙地，他奮出生平未有的勇氣說「停！」車夫放下車柄，他投一把銅子在車夫手心裏，急忙提起那紙包刺蝟似地衝進學校的門。

29 「梅生，外邊去看有沒有人問起我。如其有說我不在這里。」

30 梅生莫明所以，疑怪的笑意在口角邊一嘻，慢慢地退出去。

31 「快去！不在這里，說我不在這里！」他走進自已的房間，鶻落地把手裏的紙包藏

在牀底下箱子的背後。坐定下來，兩手支着頭喘氣，心頭依然突突地跳。

32 梅生去了一會，沒有來回話，卻聽見拍拍拍地在那里扇水爐子了。

33 「梅生！」他用斂抑的聲氣喊。「外邊有沒有人問起我？」

34 梅生的瘦臉顯露在房門口了。「剛才門口去看，人是有的。……」

35 「呵！」

36 「不過都是來往的人，沒有走來問起先生的。」

37 「哦！」他想發作，不知爲什麼又縮住了。心裏自然安舒一點，但總還是給幾條細線纏住了肚腸似地，不能釋然。立起來轉了幾個圈子，又靠窗望了一會新月將上發亮的天，便回到牀前取出箱子背後的紙包，帶着又好奇又害怕的心緒，鄭重地放在桌上。

38 「嘻……這個東西！」他用力抽出一張來看時說。紙面印着一位老太太的半身像，面貌很慈祥，皺紋雖多，卻沒有乾枯憔悴之意。翻過來看是訃告，降服孫下面印着老李的名字。

39 一陣微妙的心情過時，他擡起頭來，看見映在牆上一面鏡子裏的自己的臉，漲得紅紅地，兩眼角裏發亮。

40 他覺得不好意思，又低下頭來了。

〔解說〕本篇的題目——一包東西，卽已顯示小說的題材。在結構上作者將頂點安放在最後，用以維繫讀者的注意力。作者的主旨，仍是攝寫不安的空氣中的知識分子。

1—3 表現公共汽車裏的雰圍氣，微帶諧謔。

4—8 「恐怖」來了，由此引出「一包東西」。

9—28 這一大段裏所描寫的，殆不容瑣絮地區分。作者用力描寫恐怖心理。

29—37 恐怖與張皇的餘音，表現極有力。

38 本文的頂點，亦即全事件的解決，叫閱者放下了一顆心。

39—40 收束處餘味不盡。

冰心：

第一次宴会

分

第一次宴會

1　O教授來的是這樣倉猝，去的又是這樣的急促，楨主張在O教授遊頤和園之後，離開北京之前，請他喫頓晚飯。他們在外國的交誼，是超乎師生以上的。瑛常從楨的通訊和談話裏模擬出一個鬚髮如銀，聲音慈藹的老者，她對於舉行這個宴會，表示了完全同意。

2　新婚的瑛——或者在婚前——是早已虛擬下了她小小的家庭裏一個第一次的宴會，壁爐裏燃着松枝，熊熊的喜躍的火焰，映照得客廳裏細緻的椅桌，發出烏油的嚴靜的光亮；廳角上的高桌上，放着一盞淺藍帶穗的罩燈；在這含暈的火光和燈光之下，屋裏的一切陳設，地毯，窗簾，書櫃，瓶花，壁畫，爐香……無一件不妥貼，無一件不溫甜。主婦呢，穿着又整齊，又莊美的衣服，黑大的眼睛裏，放出美滿驕傲的光；掩不住的微笑浮現在薄施脂粉的臉上；她用着銀鈴般清朗的聲音，在客人中間，周旋，談笑。

3　如今呢，母親的病，使她比楨後到了一個月，五天以前，才趕回這工程未竟的「愛巢」裏來。一開門滿屋子都是油漆氣味；牆壁上的白灰也沒有乾透；門窗戶扇都不完全；院子裏是一堆雜亂的磚石木土！在這五天之中，她和楨僅僅將重要的傢俱安放好了位置。白天裏樓上樓下是滿了工人，油漆匠，玻璃匠，木匠……連她也認不清是什麼人做什麼事，只得把午睡也犧牲了，來指點看視。到了夜裏，她和楨才能慢慢的從她帶來的箱子裏，撿出些應用的陳設，如鐘，燭臺，花瓶之類，都堆在桌上。

喜歡款待的她，對於今天下午不意的宴會，發生了無限的躊躇，一種複雜的情感，禁錮在她的心中。她平常虛擬的第一次宴會，是沒有實現的可能了！這小小的「愛巢」裏，只有光潔的四壁，和幾張椅桌，地毯還都捆着放在樓上，窗帘也沒有做好，書框都重疊的立在屋角……下午楨又陪C教授到頤和園去，只有她一個……

5 她想着，不覺的把肩頭聳了起來，沉吟了半晌，沒有言語，預備到城裏去接C教授的楨，已經穿了衣服，戴上了帽子，回頭看見瑛躊躇的樣子，便走近來在她頰上輕輕的吻了一下，說：「不要緊的，你別着急，好歹吃一頓飯就完了，C教授也知道，我們是新搬進來的，自然諸事都能原諒。」瑛推開她，含顰的笑道：「你躲出去了，把事都推在我身上，回頭逛了頤和園，再客人似的來赴席，自然你不着急了！」楨笑着站住道：「要不然，我就不去，在家裏幫你，或是把這宴會取消了，也使得，省得你太忙累了，晚上又頭痛。」

6 瑛擡起眼來：「笑話！你已請了人家了，怎好意思取消？你去你的，別就擱了，晚上宴會，一切只求你包涵點就是了。」楨笑着回頭要走，瑛又叫住他：「陪客呢，你也想出幾個人。」楨道：「你斟酌罷，隨便誰都成，你請的總比我請的好。」

7 楨笑着走了，那無愁的信任的笑容，予瑛以無量的膽氣。瑛略一凝神，叫廚師父先到外面定一桌酒席，要素淨些的；回來把地板用桐油擦了，到樓上把地毯都搬下來。又吩咐蘇媽將畫框，釘子，繩子等都放在一處備用。一面自己披上外套，到隔壁江家去借電話。

8 她一面低頭走着，便想了幾個人：許家夫婦是C教授的得意的門生；N女士，是個

善談女權論者；還有華家夫婦，在自己未來之先，楨在他們家裏借住過，他們兩位都是很能談的；李先生是楨的同事，新從外國回來的；衛女士是她的好友，結婚的伴娘……這些人平時也都相識，談話不至於生澀。十個人了，正好坐一桌！

9 被請的人，都在家，都能來。只衛女士略有推託，讓她說了幾句，也笑着說「奉陪」，她眞歡喜極了。在江家院子裏，摘了一把玫瑰花，叫僕人告訴他們太太一聲，就趕緊回來。

10 廚師父和蘇媽已把屋都收拾乾淨，東西也都搬到樓下來了。這兩個中年的用人，以好奇的眼光來看他們弱小的主婦，看她如何佈置。瑛覺得有點不好意思！她先指揮着把地毯照着屋子的顏色鋪好，再把書籍拿起，一一凝視，也估量着大小和顏色分配在各屋子裏。書櫃裏亂堆的書，也都整齊的排列了，燭臺上插了各色的蠟燭，花瓶裏也都供養好了鮮花。一一列安排好了之後，把屋角高桌上絹畫藍龍的電燈一開，屋裏和兩小時以前大不相同了。她微笑一回頭，廚師父和蘇媽從她喜悅的眼光中領到意旨了，他們同聲的說「太太這麼一調動，這屋裏眞好看了！」

11 她笑了一笑，喚：「廚師父把壁爐生上火，要旺旺的，蘇媽跟我上樓來開箱子。」

12 杯，箸，桌布，卡片的立架，關漆的咖啡杯子，一包一包都打開了。蘇媽從紙堆裏檢出來，用大盤子托着。瑛打發她先下樓擺桌子去，自己再收拾臥室。

13 天色漸漸的暗了下來，撿開了燈，撥一撥亂紙堆中，觸到了用報紙包着沉甸甸的一束。打開了一看，是幾個喇叭花形的花揷子，重疊着套在一起，她不禁呆住了！

14 電光一閃似的，她看見了病榻上瘦弱蒼白的母親，無力的背倚着床欄，含着淚說：「瑛，你父親太好了。以予做了幾十年的官，也不能好好的賠送你！我呢，正經的首飾也沒有一件，金鐲子和玉簪花，前年你弟弟出洋的時候，都作了盤費了。只有一朵珠花，還是你外祖母的，珠也不大，去年拿到珠寶店裏去估，說太舊了，每顆只值兩三塊錢，好在你平日也不愛戴首飾，把珠子拆下來，和弟弟平分了，作個紀念罷！將來他定婚的時候……」

15 那時瑛已經哽咽不勝了，勉强擡起頭笑着說：「何苦來拆這些，我從來不用……」

16 母親不理她，仍舊說下去：「那邊小圓桌上的銀花揷，是你父親的朋友M先生去年送我做生日。M先生素來是要好看的，這個想來還不便宜，老人屋裏擺什麼花草，我想也給你。」

17 隨着母親的手看去，圓桌上玲瓏地立着一個光耀奪目的銀花揷，盤繞圓整的座子，朝上開着五朵喇叭花，花筒裏揷着綢製的花朵。

18 母親又說：「收起來的時候，每朵喇叭花是可以脫卸下來的，帶着走也方便！」

19 是可給的都給女兒了，她還是萬般的過意不去，覺得她唯一的女兒，瑛，這次婚禮一切太簡單，太隨便了，首飾沒有做新的，衣服也只添置了幾件，新婚沒有洞房，只在山寺裏過了花燭之夜！這原都是瑛自己安排的，母親卻覺得有無限的慚愧，無限的抱歉，覺得是

自己精神不濟，事事由瑛敷衍忽略過去，和父親隱隱談起賠嫁不足的事，總在微笑中墜淚。父親總是笑勸說：「做父親沒有攢錢的本領，女兒只好喫虧了。我賠送瑛不是一箱子的金錢，乃是一肚子的書！——而且她也不愛那些世俗的東西。」

20 母親默然了，她雖完全同情於她正直廉潔的丈夫，然而總覺得在旁人眼前，在自己心裏，解釋不開。

21 瑛也知道母親不是要好看，講面子，乃是要將女兒妥貼周全的送出去，要她小小的家庭裏，安適，舒服，應有盡有，這樣她心裏才覺得一塊石頭落了地，瑛嫁前的年月，才可以完完滿滿的結束。

22 這種無微不至的慈愛，瑛每一想起，心裏便深刻的酸着。她對於病中的母親，只有百般的解說，勸慰。實際說，她小小的家庭裏已是應有盡有了。母親要給她的花插，她決定請母親留下。

23 在母親病榻前陪伴了兩個月，終於因爲母親不住的催促，說她新居一切待理，她才忍着心腸，匆匆的北上。別離的早晨，她含淚替母親梳頭，母親強笑道：「自昨夜起，我覺得好多了，你去，儘管放心……」她從鏡中偷看母親痛苦的面容，知道這是假話，也只好低頭答應，眼淚卻止不住滾了下來。臨行竟不能向母親拜別，只向父親說了一聲，回身便走。父親追出闌干外來，向樓下喚着：「到那邊就有電報……」她從車窗裏探頭看見父親蒼老的臉上，充滿了憂愁，無主……

24 這些事，在她心裏如同尖刀刻下的血痕，在火車上每一憶起，就使他嗚咽。她竟然後悔自己不該結婚，否則就可以長侍母親了。「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不但她自己情牽兩地，她母親也不肯讓她多留滯了。

25 到北方後數日極端的忙迫，把母親之念剛剛淡了一些，這銀花插突然地又把無數的苦愁勾起！她竟不知步履艱難的母親何時把這花插一一脫卸了，又緊密的包好，又何時把牠塞在箱底，——她的心這時完全的碎了，慈愛過度的可憐的母親！

26 她哭了多時，勉强收淚的時節，屋裏已經黑得糢糊了，她趕緊把亂紙揉起又塞到箱裏去，把花插安上，拿着走下樓來，在樓梯邊正遇着蘇媽。

27 蘇媽說：「桌子都擺好了，只是中間少個花盤子……」瑛一揚手道：「這不是銀花插；你把我摘來的玫瑰插上，再配上綠葉就可以了。」蘇媽雙手接過，笑道：「這個眞好，又好看，又合式，配上那銀卡片和杯箸，就好像是全套似的。」

28 瑛自己忙去寫了卡片，安排座位。C教授自然是首座，在自己的右邊。擺好了扶着椅背一看，玲瓏的滿貯着清水玻璃杯，全付的銀盤盞，銀架上立着的紅色的卡片，配上桌子中間的銀花插裏紅花綠葉，光彩四射！客室裏爐火正旺，火光中的一切，竟有她擬想中的第一次宴會的意味！

29 心裏不住的喜悅起來，匆匆又上了樓，將臥室匆匆的收拾好，便忙着洗臉，剔指甲，更衣……

30　一件連灰色的長衣，剛從箱裏拿了出來，也忘了叫蘇媽熨一熨，上面略有皺紋，時間太迫，也只有將就的穿了！怪不得那些過來人說做了主婦，穿戴的就不能怎樣整齊講究了；未嫁以前的她，赴一個宴會，盥洗，更衣，是要耗去多少時候呵！

31　正想着，似乎窗外起了錚鏦的琴聲，推窗一看，原來外面下着滴瀝的秋雨，雨點打着鉛筒，奏出清新的音樂，「喜悅中的心情，竟有這最含詩意的誤解！」她微笑着，「楨和C教授已在歸途中罷？」她又不禁擔心了。

32　剛把淡的雙眉描好，院子裏已聽見人聲，心中一跳，連忙換了衣服，在鏡裏匆匆又照了一照，便走下樓去。楨和C教授拿着外衣和帽子站在客室中間，看見瑛下來，楨連忙的介紹：「這位是C教授，——這是我的妻。」

33　C教授灰藍的眼珠裏，泛着慈祥和愛的光，頭頂微禿，極客氣的微僂着同她握手。

34　她帶着C教授去放了衣帽，指示了洗手的地方，剛要轉身走入客室，一擡頭遇着了楨的驚奇歡喜的眼光！這眼光竟是情人時代的表情，瑛忽然不好意思的低下頭去。楨雙握着她的手，附在她耳邊說：「愛，真難爲你，我們剛進來的時候，我還以爲是走錯了地方呢！這樣整齊，這樣美，——不但這屋裏的一切，你今晚也特別的美，淡淡的梳妝，把三日來的風霜都洗淨了！」

35　瑛笑了，掙脫了手：「還不換雙鞋子去呢，把地毯都弄髒了！」楨笑着自己上樓去。

36 C教授剛洗好手出來，客人也陸續的來了，瑛忙着招呼介紹，大家團團的坐下，楨也下來了，瑛讓他招待客人，自己又走到厨房裏，備早些上席，C教授今晚還要趕進城去。

37 席間，C教授和她款款的談話，聲音極其低婉，吐屬也十分高雅，自然，瑛覺得他是一個極易款待的客人，并不須人特意去引逗他的談鋒。只他筷子拿得不牢，肴菜總是夾不到嘴，瑛不敢多注意他，怕他不好意思。擡起頭來，眼光恰與長桌那端的楨相觸，楨往往給她以溫存的微笑。

38 大家談着各國的風俗，漸漸引到婦女問題，政治問題，都說得很歡暢，瑛這時候倒默然了，她覺得有點倦，靜靜的聽着。

39 C教授似乎覺得她不說話，就問她許多零碎的事。她也便提起精神來，去年從楨的信裏，知道C教授喪偶，就不問他太太的事了，只問他有幾位女兒，現在都在那裏。

40 C教授微微的笑說：「我麼？我沒有兒女——」

41 瑛忽然覺得不應如此發問，這馴善如羊的老者太孤單的可憐了！她連忙接過來說：「沒有兒女最好，兒女有時是個累贅！」

42 C教授仍舊微笑着，眼睛卻注意着桌上的花朵，慢慢的說：「按理我們不應當說這話，但看我們的父母，他們並不以我們為累贅……」

43 瑛黯然了，心裏一酸，再擡不起頭來，恰巧C教授滑掉了一隻筷子，她趁此連忙彎下腰去，用餐巾拭了眼角，拾起筷子來，遞給C教授，從淚潤的眼裏望着桌子中間的銀花瓶

，覺得一花一葉，將射出刺眼的寒光！

44 席散了，隨便坐在客廳裏啜着咖啡。窗外雨仍不止。衞女士說太晚了要先回去，李先生也起來要送她；好在路不遠，瑛借給她一雙套鞋，他們先走了。許家和華家都有車子在外面等着，坐一會子也都起身告辭。N女士住的遠一點，C教授說，他進城的汽車正好送她。

45 大家忙着穿衣帶帽，C教授站在屋角，柔聲的對她說，他如何的喜愛她的小巧精緻的家庭，如何的感謝他倉猝中爲他預備的宴會，如何的欣賞她爲他約定的陪客；最後說：『楨去年在外國寫博士論文的時候，眞是廢寢忘食的苦幹，我當初勸他不要太着急，太勞瘁了，回頭悶出病來，他也不聽我的話。如今我知道了他急於回國的理由了，我一點不怪他！』說着，他從眼角裏慈藹的笑着，瑛也含羞的笑了一笑。

46 開起堂門，新寒逼人，瑛抱着肩站在楨的身後，和大家笑說再見。

47 車聲一一的遠了，楨捻滅了廊上的電燈，攙着瑛的手走進客廳來。兩人並坐在爐前的軟椅上。楨端詳着瑛的臉，說：『你眼邊又起黑圈了，先上樓休息去，餘事交給我罷！——告訴你，今天我心裏有說不出的感謝和得意……』

48 瑛站起來笑說：『夠了，我都知道！』說着，便翩然的走上樓去。

49 一面卸着妝，心中覺着微微的喜悅，第一次宴會是成功的過去了！因着忙這宴會，倆在這最短的時間內，把各處都擺設整齊了。如今這一個小小的家庭裏，圍繞着他們，盡是

些甜美溫甜的空氣……

50 她又悵然的想起她的母親來了：七天以前，她自己還在那闃然深沉的樓屋裏，日光隱去，白燕在籠裏也縮頸不鳴，父親總是長吁短嘆着，婢僕都帶着愁容，母親灰白着顏臥在小床上，每一轉側，都引起夢中劇烈的呻吟……

51 她哭了，她痛恨私心的自己！她那種淒涼孤單的環境裏，自己是決不能離開，不應離開的，而竟接受了母親的催促，竟然利用了母親偉大的體恤憐愛的心，而飛向她夫婿這邊來！

52 母親犧牲了女兒在身旁的慰安和舒適，不顧了自己時刻要人扶掖的病體，甚至掙扎着起來，偷偷的在女兒箱底放下了那銀花插，來完成這第一次的宴會！

53 她抽噎的止不住了，頹然的跪到床邊去，她感謝，她懺悔，她祈禱上天，使母親所犧牲，所賜與她的甜美和柔的空氣，能從禱告馨香裏，波汶般的蕩漾着，傳回到母親那邊去！

54 聽見楨上樓的足音了，她連忙站起來，拭了眼淚。「楨是個最濕存同情的夫婿，被他發覺了，徒然破壞他一天的歡喜與和平……」

55 楨進來了，笑問：「怎麼還不睡？」近前來細看她的臉，驚的攬住她道：「你怎麼了？又有什麼感觸？」

56 瑛伏在他的肩上，低低的說：「沒有什麼，我——我今天太快樂了！」

〔作者〕 冰心即女作家謝婉瑩的筆名，女士爲福建閩侯人，曾任北京燕京大學教授。所作多寫兒童與女性愛。海與自然景物的描寫，亦稱獨步。間亦用資產階級的婦女生活作題材。文筆綺妙，寫散文亦清澹如詩。已有全集公世，別爲冰心散文集，冰心小說集，冰心詩集三卷。

〔解說〕 本篇以宴會作主題，寫主婦生活的一面。作品的索隱原是無聊的事，不過一看就知道，「瑛」是作者本身，「楨」是作者的夫婿。作者描繪新婚後「瑛」對母親的愛和對丈夫的愛，不能隸顯，微微露出人生的缺陷。文學的功能之一，原是感動，倘使作者的情感不純摯，則勉强寫出來的文字是空虛的，不能感動別人。這篇文章的技術可說熟練至極，再加上作者天生的情感，無一語不使閱者感動，所以成爲藝術品。有人批評作者說，「……她的作品，是跳不出學校與家庭之外的，她不能如魯迅一班作家一樣，在筆鋒上與廣大的社會人群有着深入的接觸。」又說「至於現在，因爲時代的進展，她的影響的力量當然逐漸的消沉了。她的作品所留給我們的，祇有廣大的歷史的遺跡，她的作品，在目前留下的，也祇有歷史的作用。」我則以爲不然。作者的作品，本是她的生活的反映，所以他用兒童，大海，母愛等作爲題材，她在這方面的描寫是成功了的。如果我們承認文藝的才能可以自由發展的話，那麼我們希望作者永遠保持她的這種風度。

1 主題的說明，閱者在這幾行裏，已經知道了。敘授的輪廓。

2—4 第2節的描寫收效很大。客廳裏的陳設，寫得極有層次，易於引起他人的感覺。主婦的姿態和神情，顯示她的身分或生活。全節用「虛擬」的描寫，故不平庸。第3—4節寫宴會前的邸宅，表現雜亂的氛圍，與後面的34節照應。

5—6 事件展開。表現新婚夫婦的和諧，借用「對話」，夾以「動作」和敘述，較直敘動人，並使

集體遊戲。

7—12 在這幾節裏，作者純以「動的描寫」爲主，如定桌(7)請客(8)客人都起來(9)佈置客廳(10這裏用蘇媽和廚師父做陪襯，故文字生動)，上檯取陳設的物件和杯箸(11—12)。這樣描寫的用意，一是表現「宴會」以前的氛圍，一是借此引出第13節裏的「花插」。即和1—4節照應，且使「銀花插」的出現不致於直率。

13—25 這是主要事件（宴會）中所包孕的次要事件（母親的愛），爲作者用力描繪的地方，值得閱者仔細地賞玩。這幾節寫到臥病的母親和母親的慈祥(14—15)，銀花插的來源(19)和式樣(17—18)。又用「聯想」的方法寫到出嫁時，父母對於女兒的苦心(19)並顯示父親的性格—(19—20)表現「人生」的藤葛的極峯(23)。注意22節，「銀花插」始終沒有由瑛收下，爲下面25節的伏筆。又寫到離別的悲苦和有年老病人的家庭的淒涼(23—24)。在第25節裏，將「銀花插」的事件作一結果，指示「銀花插」是母親暗中塞在箱底的。要表現一位「慈愛過度的可憐的母親」除此而外，沒有更適宜的方法了。

26—31、再回轉筆鋒，和前文的主要事件聯繫。陳設餐桌(27—28)，瑛的感傷的心情漸趨喜悅(29)，主婦生活姿態的素描(30)，寫主婦的期待，借用「秋雨」(31)。這幾節裏作者着重在記敘，運用寫實的手法。

32—36 事件再進展—這幾節裏「雙管齊下」，寫C教授和楨。却一面把。教授支使開去（洗手），讓楨一個人「獨佔」。34—35兩節的描寫和前文2—5—6諸節照應。使閱者對于這一對新婚夫婦的愛情受更深厚的印象。37節爲下文進展的預備。

37—48　這裏表現宴席間的氛圍。寫C教授的神情和身世(37—39—41)由C教授的談話引起母親的回憶(42—43)，兩性間的愛(43)和宴席散後應有的「交代」(47—48)。

49—53　筆鋒又轉到主要事件中所包孕的事件上面了。但卻注重心理的描寫，和前文的筆法不同。瑛對於母愛的負擔委實太重了。

54—56　這裏是全篇的結束，寫點什麼好呢？不願夫婿看見她的感傷，表現「母愛」和「夫婦的愛」的幽微的矛盾。瑛的用心很苦，然而結却幸福了。

分

1　一個巨靈之掌，將我從鬱悶痛楚的密網中打破了出來，我呱的哭出了第一聲悲哀的哭。

2　睜開眼，我的一腿仍在巨靈的掌中倒提着，我看見自已的紅到玲瓏的兩隻小手，在我頭上的空中搖舞着。

3　另一個巨靈之掌輕輕的托住我的腰，他笑着回頭，向着仰臥在白色車床上的一個女人說：『大喜阿，好一個胖小子！』一面輕輕的放我在一個舖着白布的筐裏。

4　我掙扎着向外看：看見許多白衣白帽的看護亂烘々的，無聲的圍住那個女子。她白着臉，臉上滿了汗。她微呻着，彷彿剛從惡夢中醒來。眼皮紅腫着，眼睛失神的半開着。她聽見了醫生的話，眼淚湧了出來。放下一百個心似的，疲乏微笑的閉上眼睛，嘴裏說：『眞辛苦了你們了！』

5　我便大哭起來：『母親呀，辛苦的是我呀，我們剛才都從死中掙扎出來的呀！』

6　白衣的看護們亂烘烘的，無聲的將母親的床車推了出去。我也被舉了起來，出到門外。醫生一招手，甬道的那端，走過一個男人來。他也是剛從惡夢中醒來的臉色與歡欣，兩隻手要抱又不敢抱似的，用着憐惜驚奇的眼光，向我注視。醫生笑了，『這孩子好罷？』他不好意思似的，囁嚅着：『這孩子腦袋眞長。』這時我猛然覺得我的頭痛極了，我又哭起來

了，『父親呀，您不知道呀，我的腦袋擠得眞痛呀。』

7 醫生笑了，『可了不得，這麼大的聲音！』一個看護站在旁邊，微笑的將我接了過去。

8 進到一間充滿了陽光的大屋子裏。四周壁下，挨排的放着許多小朋友。有的兩手舉到頭邊，安穩的睡着，有的哭着說，『我渴了呀！』『我餓了呀！』『我太熱呀！』『我濕了呀！』抱着我的看護，彷彿都不曾聽見似的，只閒逸的，安詳的，從他們床邊走過，進到裏間浴室去，將我頭朝着水管，平放在水盆邊的石桌上。

9 蓮蓬管頭裏的溫水，噴淋在我的頭上，黏黏的血液全冲了下去。我打了一個寒噤，神志立刻清爽了。眼睛向上一看，隔着水盆，對面的那張石桌上，也躺着一個小朋友，另一個看護，也在替他洗着。他圓圓的頭，大大的眼睛，黑黑的皮膚，結實的挺起的胸膛。他也在醒着，一聲不響的望着窗外的天空。這時我已被舉起，看護輕々的托着我的肩背，替我穿起白々長々的衣裳，小朋友也穿着好了，我們欠着身隔着水盆相對着。洗我的看護笑着對他的同伴說，『你的那個孩子眞壯眞大啊，可不如我的這個白淨秀氣！』這時小朋友抬起頭來注視着我，似輕似憐的微笑着。

10 我羞怯的輕輕的說：『好呀，小朋友，』他也謙和的說『小朋友好呀，』這時我們已被放在相挨的兩個小筐床裏。看護們都走了。

11 我說：『我的周身好疼呀，最後四個鐘頭的掙扎，眞不容易，你呢？』

12 他笑了，握着小拳，『我不，我只悶了半個鐘頭呢。我沒有受苦，我母親也沒有受苦。』

13 我默然，無聊的嘆一口氣，四下裏望着。他安慰我說，『你乏了，睡罷，我也要養一會兒神呢。』

14 我從濃睡中被抱了起來，直抱到大玻璃門邊。門外甬道裏站着好幾個少年男女，鼻尖和兩手都抵住門上玻璃，如同一羣孩子，站在陳列聖誕節禮物的窗外，那種貪饞羨慕的樣子。他們喜笑的互相指點談論，說我的眉毛像姑姑，眼睛像舅舅，鼻子像叔叔，嘴像姨，彷彿要將我零碎吞併了去似的。

15 我閉上眼，使勁的想搖頭，卻發覺了脖子在痛着，我大哭了，說，『我只是我自己呀，我誰都不像呀，快讓我休息去呀！』

16 看護笑了，抱着我轉身回來，我還望見他們三步兩回頭的，彼此笑着推着出去。

17 小朋友也醒了，對我招呼說：『你起來了，誰來看你？』我一面被放下，一面說：『不知道，也許是姑姑舅舅們，好些個年輕人。——他們似乎都很愛我。』

18 小朋友不言話，又微笑了，『你好福氣，我們到此已是第二天了，連我的父親我還沒有看見呢。』

19 我竟不知道昏昏沉沉之中，我已睡了這許久。這時覺得渾身痛得好些，底下卻又濕了，我也學着斷斷續續的哭着說：『我濕了呀！我濕了呀！』果然不久有個看護過來，抱起

我。十分歡喜；不想她却先給我水喝。

20　大約是黃昏時候，亂烘烘的三四個看護進來，硬白的衣裙嘩嘩的響着。他們將我們紛紛抱起，一一的換過尿布。小朋友很歡喜，說：『我們都要看見我們的母親了，再見呀。』

21　小朋友是和大家在一起，在大床車上推出去的。我是被抱起出去的。過了玻璃門，便走入甬道右邊的第一個屋子。母親正在很高的白床上躺着，用着渴望驚喜的眼光來迎接我。看護放在她的臂上，她很羞縮的解開懷。她年紀彷彿很輕，很黑的秀髮向後攏着，眉毛彎彎的淡淡的像新月。沒有血色的淡白的臉，襯着很大很黑的眼珠，在床側暗淡的一圈燈影下，如同一個石像！

22　我開口吮咂着奶。母親用面頰偎着我的頭髮，又摩弄我的指頭，仔細的端相我，似乎有無限的快慰與驚奇。——

23　二十分鐘過去了，我還沒有吃到什麼。我又餓，舌尖又痛，就張開嘴讓奶頭脫落出來，煩惱的哭着。母親很惶恐的，不住的搖拍我，說，『小寶貝，別哭，別哭！』一面又趕緊按了鈴，一個看護走了進來。母親笑說，『沒有別的事，我沒有奶，小孩子直哭；怎麼辦？』看護也笑着，說，『不要緊的，早晚會有，孩子還小，他還不在乎呢。』一面便來抱我，母親戀戀的放了手。

24　我回到我的床上時，小朋友已先在他的床上了。他睡的很香，夢中時、破了，似乎

很滿足，很快樂。我四下裏望着。許多小朋友都快樂的睡着了，有幾個在半醒着，咬着玩似的，哭了幾聲。我餓極了，想到母親的奶不知何時才來，我是很在乎的，但是沒有人知道。看着大家都飽足的睡着，覺得又嫉妬，又羞愧，就大聲的哭起來，希望引起人們的注意。我哭了有半點多鐘才有個看護過來，嬌嫩的撅着嘴，撫拍着我，說，「眞的！你媽媽不給你飽吃呵，喝點水罷！」她將水瓶的奶頭塞在我嘴裏，我哼哼的嗚咽的含着，一面慢慢的也睡着了。

25 第二天洗澡的時候，小朋友和我又躺在水盆的兩邊談話。他精神很飽滿。在被按洗之下，他搖着頭。半閉着眼，笑着說，「我昨天吃了一頓飽奶！我母親黑黑圓圓的臉，很好看。我是她的第五個孩子呢。她和看護說她是第一次進醫院生孩子，是慈幼會介紹來的，我父親很窮，是個屠戶，宰猪的。」——這時一滴硼酸水忽然洒上他的眼睛，他厭煩的喊了幾聲，掙扎着又睜開眼，說，「宰猪的！多痛快，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我大了，也學父親，宰猪，——不但宰猪，也宰那些猪一般的儘吃不做的人！」

26 我靜靜的聽着，到了這裏趕緊閉上眼，不言語。

27 小朋友問說，「你呢？吃飽了罷？你母親怎樣？」

28 我也興奮了，「我沒有吃到什麼，母親的奶沒有下來呢，看護說一兩天就會有的。我母親眞好，他會看書，床邊桌上堆着許多書，屋裏四面還擺滿了花。」

29 「你父親呢？」

30 「父親沒有來，屋裏只她一個人。她也沒有和人談話，我不知道關於父親的事。」

31 「那是頭等室，」小朋友肯定的說，「一個人一間屋子嗎？我母親那裏卻熱鬧，放着十幾張床呢。許多小朋友的母親都在那裏，小朋友們也都吃得飽。」

32 明天過來，看見父親了。在我吃奶的時候，他側着身，倚在母親的枕旁。他們的臉緊挨着，注視着我。父親很清癯的臉，皮色淡黃。很長的睫毛，眼神極好。彷彿常愛思索似的，額上常有微微的皺紋。

33 父親說，「這回看的細，這孩子美的很呢，像你！」

34 母親微微笑着，輕輕的摩我的臉，「也像你呢，這麼大的眼睛。」

35 父親立起來，坐到床邊的椅上，牽着母親的手，輕輕的指着，「這下子，我們可以不寂寞了，我下課回來，就幫助你照顧他，同他玩。放假的時候，就帶他遊山玩水去。——這孩子一定要注意身體，不要像我。我雖不病，卻不是強壯……」

36 母親點點頭說，「是的——他也要早早的學音樂，繪畫，我自已不會這些，總覺得生活不圓滿呢！還有……」

37 父親笑了，「你將來要他成個什麼「家」？文學家？音樂家？」

38 母親說，「隨便什麼都好——他是個男子呢。中國需要科學，恐怕科學家最好。」

39 這時我正咂不出奶來，心裏頭煩燥得想哭。可是聽他們談的那麼津津有味，我也就不言語。

40、父親說，「我們應當替他儲蓄教育費了，這筆款越早預備越好。」

41 母親說，「忘了告訴你，弟弟昨天說，等孩子到了六歲，他送孩子一輛小自行車呢！」

42 父親笑說，「這孩子算是什麼都有了，他的搖籃，不是妹妹送的麼？」

43 母親緊緊的摟着我，親我的頭髮，說，「小寶貝呵，你多好，這麼些個人疼你！你大了！要做個好孩子……」

44 挾帶着滿懷的喜氣，我回到床上。也顧不得飢餓了。抬頭看小朋友，他却又在深思呢。

45 我笑着招呼說：「小朋友，我看見我的父親了。他也極好。他是個教員。他和母親正在商量我將來教育的事。父親說凡他所能做到的，對於我有益的事，他都努力。母親說我沒有奶吃不要緊，回家去就吃奶粉，以後還吃橘子汁，還吃……」我一口氣說了下去。

46 小朋友微笑了，似憐憫又似鄙夷：「你好幸福呵，我是回家以後，就沒有奶吃了。今天我父親來了，對母親說有人找她當奶媽去。一兩天內我們就得走了！我回去跟着六十多歲的祖母。我吃米湯，糕乾，……但是我不在乎！」

47 我默然，滿心的高興都消失了，我覺得慚愧。

48 小朋友的眼裏，放出了驕傲勇敢的光：「你將永遠是花房裏的一盆小花，風雨不侵的在劃一的溫度下，嬌嫩的開放着。我呢，是道旁的小草。人們的踐踏和狂風暴雨，我都須

忍受。你從玻璃窗裏，遙遙的外望。也許會可憐我。然而在我的頭上，有無限闊大的天空。有自由的蝴蝶和蟋蟀在我的旁邊歌唱飛翔。我的勇敢的卑微的同伴，是燒不盡割不完的。在人們脚下，青青的點綴遍了全世界！」

49　我窘得要哭，「我自己也不願意這樣的嬌嫩呀！……」我說。

50　小朋友驚醒了似的，緩和了下來，溫慰我說，「是呀，我們誰也不願意和誰不一樣，可是一切種種把我們分開了，——看後來罷！」

51　窗外的雪不住的在下，扯棉搓絮一般，綠瓦上勻整的堆砌上幾道雪溝。母親和我是要回家過年的，小朋友因為他母親要去上工，也要年前回去。我們只有半天的聚首了，茫茫的人海，我們從此要分頭消失在一片紛亂的城市叫囂之中，何時再能在同一的屋瓦之下，抵足而眠？

52　我們戀戀的互視着。暮色昏黃裏，小朋友的臉，在我微暈的眼光中漸漸的放大了。緊閉的嘴唇，緊鎖的眉峯，遠望的眼神，微微突出的下頦，處處顯出剛決和勇毅。「他宰豬——宰人？」我想着，小手在衾底伸縮着，感出自己的渺小！

53　從母親那裏回來，互相報告的消息，是我們都改成明天——一月一日——回去了！我的父親怕除夕事情太多，母親回去不得休息。小朋友的父親卻因為除夕自己出去躲債，怕他母親回去被債主包圍，也不叫他離院。我們平空又多出一天來！

54　自夜半起便聽見爆竹，遠遠近近的連續不斷。綿綿的雪中，幾聲寒犬，似乎告訴我

們說人生的一段恩仇，至此又告一小小結束。在明天重戴起謙虛歡樂的假面具之先，這一夜，要儘量的吞噬，怨詈，哭泣。萬千的爆竹聲，陰沉沉的大街小巷之中，不知隱伏着幾千百種可怖的情感的激盪……

55 我慄然，回顧小朋友。他咬住下唇，一聲兒不言語。——這一夜，緩流的水一般，細細的流將過去。將到天明，朦朧裏我聽見小朋友在他的床上歎息。

56 天色大明了。兩個看護臉上堆着新年的笑，走了進來，替我們洗了澡。一個看護打開了我的小提箱，替我穿上小白絨緊子，套上白絨布長背心和睡衣。外面又穿上一色的豆青絨線褂子，帽子和襪子。穿著完了，她抱起我，笑說，『你多美呵，看你媽媽多會打扮你！』我覺得很歡適，却又很熱，我暴燥得想哭。

57 小朋友也被舉了起來。我愕然，我幾乎不認識他了！他外面穿着大厚藍布棉襖，袖子很大很長，上面還有拆改補綴的線迹；底下也是洗得退色的藍布的圍裙。他兩臂直伸着，頭面埋在青棉的大風帽之內，臃腫得像一隻風箏！我低頭看着地上堆着的，從我們身上脫下的兩套同樣的白衣，我忽然打了一個寒噤。我們從此分開了！我們的精神上，物質上的一切都永遠分開了！

58 小朋友也看見我了，似羞似慚的笑了一笑說，『你真美呀，渾身美麗溫柔的衣服！我的身上，是我的鎧甲，我要到社會的戰場上，同人家爭飯吃呀！』

59 看護們匆匆的撿起地上的白衣，扔入筐內。又匆匆的抱我們出去。走到玻璃門邊，

我不禁大哭起來。小朋友也忍不住哭了，我們亂招着手說，「小朋友呀！再見呀！再見呀！」一路走着，我們的哭聲，便在甬道的兩端消失了。

60 母親已經打扮好了，站在屋門口。父親提着小箱子，站在她旁邊。看見我來，母親連忙伸手接過我，仔細看我的臉，拭去我的眼淚，偎着我，說：「小寶貝，別哭！我們回家了，一個快樂的家，媽媽也愛你，爸爸也愛你！」

61 一個輪車推了過來，母親替我圍上小豆青絨毯，抱我坐上去，父親跟在後面。和相送的醫生看護們道過謝，說過再見，便一齊從電梯下去。

62 從兩扇半截的玻璃門裏，看見一輛汽車停在門口。父親上前開了門，吹進一陣雪花，母親趕緊遮上我的臉。似乎我們又從輪車中下來，出了門，上了汽車，車門碰的一聲關上了。母親掀起我的臉上的毯子，我看見滿車的花朵。我自己在母親懷裏，父親和母親的臉夾偎着我。

63 這時車已徐徐的轉出大門。門外許多洋車擁擠着，在他們紛紛讓路的當兒，猛抬頭我看見我的十日來朝夕相親的小朋友！他在他父親的臂裏。他母親提着青布的包袱。兩人一同側身站在門口，背向着我們。他父親頭上是一頂寬簷的青氈帽，身上是一件大青布棉袍。就在這寬大的帽簷下，小朋友伏在他的臂上，面向着我。雪花落在他的眉間，落在他的頰上。他緊閉着眼，臉上是凄傲的笑容——他已開始享樂他的奮鬥！……

64 車開出門外，便一直的飛馳。路上雪花飄舞着。隱隱的聽得見新年的鑼鼓。母親在

我耳旁，緊偎着說，「寶貝呀，看這一個平坦潔白的世界呀！」

65 我哭了。

〔解說〕在「第一次的宴會」的後面，編者選了這一篇「分」。作者長於描寫母性愛和兒童，這一篇寫到嬰孩，所以值得注意。文體是自叙，從嬰兒的口中，說出嬰孩的誕生，描繪產褥上的母親；嬰孩和嬰孩的談話。有錢人的嬰孩和窮人的嬰孩，顯示社會的階級性。技巧很新鮮，如寫嬰孩哭時，就寫嬰孩在說話，仍是理想中的寫實。

1—19 這篇文字的題材，本是作者的生活經驗，故能細仔觀察體會。這幾節裏從嬰孩離開母胎寫起，寫產後的母親。焦慮的父親。產室裏的氛圍，嬰孩在搖籃裏入睡。背景是聖誕節。這些情景，如用直叙法是最平庸的，所以作者不從母親方面着筆，一一從初生的嬰孩口中眼中描繪出來，這樣的表現比較別的方法優勝。

20—34 寫嬰孩的「初乳」這是題內應有之文。24節裏竟已描寫嬰孩的幽妙的心情了。

25—31 洗澡時嬰孩談起話來了，雖是理想，仍為寫實。由嬰孩的對話，一個的父親是屠戶，一個的母親會讀書，因此產室的等第也不同，暗示人類社會階級的開始。

32—43 這裏寫到第一次做父母的心情和打算，着重在對話，避開記叙的煩冗。

44—52 這裏是重要的文字。嬰孩們原是同樣的人，可是「分」了之後，就各自走進不同的環境和階級裏頭去了。46—48節的表現很有力量，在這幾行文字的背面，隱着「社會」的矛盾。51—52兩節終於說出作者的本懷來了。從這裏看出作者的思想是人道的，前進的。

53—65嬰孩和他的小朋友在新年的那天離開醫院，暗示新生命的萌芽。55—57—58—59—63諸節裏，寫兩個嬰孩「分」開來走進自己的環境，奔赴不同的運命。54節裏除夕的表現，實是幾千字的大文章壓縮而成的。這幾節全用對照的方法描寫，一貧一富兩個階級放在閱者的眼前。64節母親向嬰孩說的話，實不僅是字面上的意義。65節僅用「我哭了」三個字作結，留着不盡的意味。

郁達夫：

過去

一個人在途上

過去

1　空中起了涼風，樹葉嗖々的同雹片似的飛掉下來，雖然是南方的一個小港市裏，然而也能够使人感到冬晚的悲哀的一天晚上，我和她，在臨海的一間高樓上吃晚飯。

2　這一天的早晨，天氣很好，中午的時候，只穿得住一件夾衫，但到了午後三四點鐘，忽而由北面飛來了幾片灰色的層雲，把太陽遮住，接着就括起風來了。

3　這時候我爲療養呼吸器病的緣故，只在南方的各港市裏流寓。十月中旬，由北方南下，十一月初到了C省城，却巧遇着了C省的政變，東路在打仗，省城也不穩，所以遷到H港去住了幾天。後來又因爲H港的生活費太昂貴。便又坐了汽船，一直的到了M港市。

4　說起這M港，大約是大家所知道的，是中國人應許外國人來互市的最初的地方的一個，所以這港市的建築，還帶着些當時的時代性，很有一點中古的遺意。前面左右是碧油油的海灣，港市中，也有一條小山，三面濱海的通衢裏，建築着許多顏色很沈鬱的洋房。商務已經不如從前的盛了。然而富室和賭場很多。所以處處有庭園，處處有別墅。沿港的街上，有兩列大的榕樹排列在那裏。在榕樹下的長椅上休息着的，無論中國人外國人，都帶有些舒服的態度。正因爲商務不盛的原因，這些南歐的流人，寄寓在此地的，也沒有那一種殖民地的商人的緊張橫暴的樣子。一種哀頹的美感，一種使人可以安全居下去，於不知不覺的中間消沈下去的美感，在這港市的無論那一角地方，都感覺得出來。我到此港不久，心裏頭就暗

暗地決定，「以後不再遷移了，以後就在此住下去罷。」誰知住不上幾天，却又偶偶遇見了她。

5 實在是出乎意想以外的奇遇，一天細雨濛濛的日暮，我從西面小山上的一家小旅館內走下山來，想到市上吃晚飯去。經過行人很少的那條P街的時候，臨街的一間小洋房的柵門口，忽而從裏面慢慢的走出了一個女人來。她身上穿着灰色的雨衣，上面張着洋傘，所以她的臉我看不見。大約是在柵門內，她已經看見了我了——因爲這一天我並不帶傘——所以我在她前頭走了幾步，她忽而問我：

6 「前面走的是不是李先生？李白時先生！」

7 我一聽了她叫我的聲音，彷彿是很熟，但記不起是那一個人，同觸了電氣似的急忙回轉頭來一看，看見了襯映在黑洋傘下的一張灰白的小臉，已經是黑色朦朧的時候了，我看不清她的顏面全部的組織，不過她的兩隻大眼睛，却閃爍得厲害，并且不知從何處來的，和一陣冷風似的一種電力，把我的精神搖動了一下。

8 「你……？」我半吞半吐地問她。

9 「大約認不清了罷！上海民德里的那一年新年，李先生可還記得？」

10 「噢！唉！你是老三麼？你何以會到這裏來的？這眞奇怪！這眞奇怪極了！」

11 說話的中間，我不知不覺的轉過身來逼進了一步，并且伸出手來把她那隻帶輕皮手套的左手握住了。

12 「你上什麼地方去？幾時來此地的？」她問。

13 「我打算到市上去吃晚飯去，來了好幾天了，你呢？你上什麼地方去？」

14 她經我一問，一時間回答不出來，只把嘴顎往前面一指，我想起了在上海的時候的她的怪脾氣，就也不再追問，和她一路的向前邊慢慢地走去。兩人並着默走了幾分鐘，她纔幽幽的告訴我說：

15 「我是上一位朋友家去打牌去的，眞想不到此地會和你相見。李先生，這兩年的分離，把你的容貌變得極老了，你看我怎麼樣？也完全變過了吧？」

16 「你倒沒有什麼，唉，老三，我吓，我眞可憐，這兩三年來……」

17 「這兩三年來的你的消息，我也知道一點，有的時候，在報紙上也看見過一二回你的行踪。不過李先生你怎麼會到此地來的呢？這眞太奇怪了。」

18 「那麼你呢？你何以會到此地來的呢？」

19 「前生注定是吃苦的人，譬如一條水草，浮來浮去，總生不着根。我的到此地來，說奇怪也是奇怪，說應該也是應該的。李先生，住在民德里樓上的那一位胖子，你可還記得？」

20 「嗯，……是那一位南洋商人不是？」

21 「哈，你的記性眞好？」

22 「他現在怎麼樣了？」

23 「是他和我一道來此地的呀！」

24 「噢！這也是奇怪。」

25 「還有更奇怪的事情哩！」

26 「什麽？」

27 「他已經死了！」

28 「這……這麽說起來，你現在只剩了一個人了啦？」

29 「可不是麽！」

30 「唉！」

31 兩人又默默地走了一段，走到去大市街不遠的三叉路口了。她問我住在什麽地方，打算明天午後來看我。我說還是我去訪她，她却很急促的警告我說：

32 「那可不成，那可不成，你不能上我那裏去。」

33 出了P街以後，街上的燈火，已經很多，並且行人也繁雜起來了。所以兩個人沒有握一握手，笑一臉的機會。到了分別的時候，她只約略點了一點頭，就向南面的一條長街上跑了進去。

34 經了這一回奇遇的挑撥，我的平穩得同山中的靜水湖似的心裏，又起了些波紋。回想起來，已經是三年前的舊事了，那時候她的年紀還沒有二十歲，住在上海民德里我在寄寓着的對門的一間洋房裏，這一間洋房裏，除了她一家的三四個年輕女子以外，還有二樓上的

一家華僑的家族在住。當時我也不曉得誰是房東，誰是房客，更不曉得她們幾個姊妹的生計是如何維持的。只有一次，是我和她們的老二認識以後，約有兩個月的時候，我在她們的廂房裏打牌，忽而來了一位穿得很闊綽的中年紳士，她們爲我介紹，說這一位是她們的大姊夫。老大見他來了，果然就拋棄了我們，到對面的廂房裏去和他攀談去了，於是老四就坐下來替了她的缺。聽她們說，她們都是江西人，而大姊夫的故鄉却是湖北。他和她們大姊的結合，是當他在九江當行長的時候。

35　我當時剛從鄉下走出來，在一家報館裏當編輯。民德里的房子，是報館總經理友人陳君的住宅。當時因爲我上海情形不熟，不能另外去租房子住，所以就寄住在陳君的家裏。和他們對門而居，時常往來，因此我也於無意之中，和她們中間最活潑的老二認識了。

36　聽陳君的底下人說：「她們的老大。彷彿是那一位銀行經理的小，她們一家四口的生活費，和她們一位小弟弟的學費，都由這位銀行經理負擔的。」

37　她們姊妹四個，都生得很美，尤其活潑可愛的，是她們的老二。大約因爲生得太美的原因，自老二以下，她們姊妹三個，全已到了結婚的年齡，而仍找不到一個適當的配偶者。

38　我一邊在回想這些過去的事情，一邊已經走到了長街的中心，最熱鬧的那一家百貨店的門口了。在這一段街上的行人，還沒有減少。兩旁店家的燈火，照耀得很明亮，反照出了些離人的孤獨的情懷。向東走盡了這條街，朝南一轉，右手矗立

着一家名叫望海的大酒樓。這一家的三四層樓上，一間一間的小室很多，開窗看去，看得見海裏的帆檣，是我到M港後，去得次數最多的一家酒館。

39 我慢慢的走到樓上坐下，叫好了酒菜，點着煙捲，朝電燈光呆看的時候，民德里的事情，又重新開展在我的眼前。

40 她們姊妹中間，當時我最愛的是老二，老大已經有了主顧，對她當然更不能生出什麼邪念來，老三有點陰鬱，不像一個年輕的少女，老四年紀和我相差太遠——她當時只有十六歲——自然不能發生相互的情感，所以當時我所熱心崇拜的只有老二。

41 她們的臉形，都是長方，眼睛都是很大，鼻樑都是很高，皮色都是很細白，以外統來看，本來都是一樣的可愛的。可是各人的性格，却相差得很遠。老大和靄，老二活潑，老三陰鬱，老四——說不出什麼，因爲當時我並沒有對老四注意。

42 老二的活潑，在她的行動，言語，嬉笑上，處處都在表現。凡當時在民德里住的年紀在二十七八上下的男子，和老二見過一面的人，沒有一個不受她的播弄的。

43 她的身材雖則不高，然而也够得上我們一般男子的肩頭，若穿着高底鞋的時候，走路簡直比西洋女子要快一倍。說話不顧什麼忌諱，比我們男子的同學中間的日常言語還要直率。若有可笑的事情，被她看見，或在談話的時候，聽到一句笑話，不管在她面前的是生人不是生人，她總是露出她的兩列可愛的白細牙齒，彎腰捧腹，笑個不了，有時候竟會把身體側倒，撲倚上我的身來，陳家有幾次請客，我因爲受她的這一種態度的壓迫受不了，每有中

還逃席，逃上報館去的事情，因此我在民德里住不上半年，陳家的大小上下，却爲我取了一個別號，叫我作老二的鷄娘。因爲老二像一隻雄鷄，有什麽可笑的事情發生的時候，總要我做她的倚柱，撲上身來笑個痛快。并且平時她總拿我來開玩笑，在衆人的面前，老喜歡把我的不靈敏的動作和說錯的言語重述出來作哄笑的資料。不過說也奇怪，她像這樣的玩弄我，輕視我，我當時不但沒有恨她的心思，并且還時時以爲榮耀，快樂。我當一個人在默想的時候，每把這些瑣事回想出來，心裏倒反非常感激她，愛慕她，後來甚至於打牌的時候，她要什麽牌，我就非打什麽牌給她不可。萬一我有違反她命令的時候，她竟毫不客氣地舉起她那隻肥嫩的手，拍拍的打上我的臉來。而我呢，受了她的痛責之後，心裏反感到一種不可名狀的滿足，有時候因爲想受她這一種施與的原因，故意地違反她的命令，要她來打，或用了她一隻尖長的皮鞋來踢我的腰部。若打得不够踢得不够，我就故意的說：「不痛！不够！再踢一下！再打一下！」她也就毫不客氣地，再舉起手或脚來踢打。我被打得兩頰緋紅，或腰部感到酸痛的時候，纔柔柔順順地服從她的命令，再來做她想我做的事情。像這樣的時候，倒是老大或老三每在旁邊嚇止她，教她不要太過分了，而我這被打責的，反而要很誠懇的央告她們，不要出來干涉。

44　記得有一次，她要出門去和一位朋友吃午飯，我正在她們家裏坐着閑談，她要我去上她姊妹房裏把一雙新買的皮鞋拿來替她穿上。這一雙皮鞋，似乎太小了一點，我捏了她的脚替她穿了半天，才穿上了一隻，她氣得急了，就舉起手來。向我的伏在她小腹前的臉上頰

上脖子亂打起來。我替她穿好第二隻的時候，脖子上已經有幾處被她打得齊腫了。到我站起來，對她微笑着，問她「穿得怎麽樣？」的時候，她說「右脚尖有點痛！」我就挺了身子，很正經地對她說「踢兩脚罷！踢得寬一點，或者可以好些！」

45 說到她那雙脚，實在不由人不愛。她已經有二十多歲了。而那雙肥小的脚，還同十二三歲的小女孩的脚一樣。我也曾爲她穿過絲襪，所以她那雙肥嫩皙白，脚尖很細，脚跟很厚的肉脚，時常作我幻想的中心，從這一雙脚，我能够想出許多離奇的夢境來。譬如在吃酒的時候，我一見了粉白油潤的香稻米飯，就會聯想到她那雙脚上去。「萬一這碗裏，」我想，「萬一這碗裏盛着的，是她那雙嫩脚，那麽我這樣的在這裏咀吮，她必要感到一種奇怪的癢痛。假如她橫躺着身體，把這一雙肉脚伸出來任我咀嚼的時候，從她那兩條很曲的口脣線裏，必要發出許多眞不眞假不假的喊聲來。或者轉起身來，也許狠命的在頭上打我一下的」……我一想到此地飯就要多吃一碗。

46 像這樣活潑放達的老二，像這樣柔順愚笨的我，這兩人中間的關係，在半年裏發生出來的這兩人中間的關係，當然可以想見到了。况我當時，還未滿二十七歲，還沒有取親，對於將來的希望，還很有自負心哩！

47 當在陳家起坐室裏說笑話的時候，我的那位友人的太太，也曾向我們說過，「老二，李先生若做了你的男人，那他就天天可以替你穿鞋着襪了，並且還可以做你的出氣洞，白天晚上，都可以受你踢打，豈不很好麽？」老二聽到這些話，總老是笑着，對我斜覷一眼說

：「李先生不行，太笨，他不會伺候人。我們很願意受人家的踢打，只教有一位能夠命令我，教我心服的男子就好了。」在這樣的笑談之後，我心裏總滿感着憂鬱，要一個人跑上馬路去走半天，才能把胸中的鬱悶遣散。

48 有一天禮拜六的晚上，我和她在大馬路市政廳聽音樂出來。老大老三都跟了一位她們大姊夫的朋友看電影去了。我們走到一家酒館的門口，忽而吹來了兩陣冷風，這時候正是九十月之交的秋晚的時候，我就拉住了她的手，顫抖着說：「老二！我們上去吃一點熱的東西再回去罷！」她也笑了一笑：「去吃點熱酒罷！」我在酒樓上吃了兩杯熱酒之後，把平時的那一種木訥怕羞的態度除掉了，向前後左右看了一看，看見空洞的酒樓上，一個人也沒有，就挨近了她的身邊，對她媚視着，一邊發着顫聲，一句一逗的對她說：「老二！我……我的心，你可能了解？我，我，我很想……很想和你長在一塊兒！」她舉起眼睛來看了我一眼，又曲了嘴唇的兩條線在口角上含着播弄人的微笑，回問我說：「長在一塊便怎麼啦？」我大了膽，便擺過嘴去和她親了一個嘴，她竟劈面的打了我一個嘴吧。樓下的伙計，聽了拍的這一聲大響聲，就急忙的跑了上來，問我們「還要什麼酒菜？」我忍着眼淚，還是微微地笑着對伙計說：「不要了，打手巾來！」等到伙計下去的時候，她仍舊是不改常態的對我說：「李先生！不要這樣，下回你若再幹這些事情，我還要打得兇哩！」我也只好當作了一場笑話，很不自然地把我的感情壓住了。

49 凡她對我的這些感情，和這些感情所催發出來的行為動作，旁人大約是看得很清楚

的。所以老三雖則是一個很沉鬱，脾氣很特別，平時說話老是陰陽怪氣的女子，對我與老二中間的事情，有時却很出力爲我們拉攏。有時見了老二那一種打得太狠，或者嘲弄得我太難堪的動作，也着實爲我打過幾次抱不平，極婉曲周到地說出話來非難老二。而我這不識好醜的笨伯，當這些時候心裏頭非但不感謝老三，還要以爲她是多事，用來干涉人家的自由行動。

50 在這一種情形之下，我和她們四姊妹，對門而住，來往交際了半年多，那一年的冬天，老二忽然與一個新自北京來的大學生訂婚了。

51 這一年舊歷近年前後的我的心境，當然惑亂得不堪，悲痛得非常。當沈悶的時候，邀我去吃飯，邀我去打牌，有時候也和我兩人去看電影的，倒是平時我所不大喜歡，常和老二兩人叫她做陰私鬼的老三。而這一個老三，今天突然的在這個南方的港市裏，在這一個細雨朦朧的秋天的晚上，偶然遇見了。

52 想到了這裏，我手裏拿着的那枝紙烟，已經燒剩了半寸的灰燼，而前杯中倒上的酒，也已經冷了。糊裏糊塗的喝了幾口酒，吃了兩三箸菜，伙計又把一碗生翅湯送了上來。我吃完了晚飯，慢慢的冒雨走回旅館來，洗了手臉，換了衣服，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終於一夜沒有合眼。我想起了那一年的正月初二，老三和我兩人上蘇州去的一夜旅行。我想起了那天晚上，兩人默默的在電燈下相對的情形。我想起了第二天早晨起來，她在她的帳子裏叫我過去，爲她把掉在地下的衣服檢起來的聲氣。然而我當時終於忘不了老二，對於她的這種種

好意的表示，非但沒有回報她一二，并且簡直沒有接受她的餘裕。兩個人終於白旅行了一次，感情終於沒有接近，那一天午後，就匆匆的依舊同兄妹似的回到上海來了。過了元宵節，我因爲胸中苦悶不過，便在報館裏辭了職，和她們姊妹四人，也沒有告別，一個人連行李也不帶一件，跑上北京的冰天雪地裏去，想去把我的過去的一切忘了，把我的全部的煩悶葬了。嗣後兩三年來，東飄西泊，却還沒有在一處住過半年以上。無聊之極，也學學時髦，把我的苦悶寫出來，做點小說賣賣。然而於不知不覺的中間，終於得了呼吸器的病症。現在飄流到了這極南的一角，誰想得到再會和這老三相見於黃昏的路上的呢！啊，這世界雖說很大，實在也是很小，兩個浪人，在這樣的天涯海角，也居然再能重見，你說奇也不奇。我想前想後，想了一夜，到天色有點微明，窗下有早起的工人經過的時候，方纔昏昏地睡着。也不知睡了幾久，在夢裏忽而聽到了幾聲咯咯的扣門聲。急匆夾着條被，坐起來一看，夜來的細雨，已經睛了，南窗裏有兩條太陽光線，灰黃黃的睡在那裏。我含糊地叫了一聲「進來！」房門老是不往裏開。再等了幾分鐘，房門還是不向裏開，我纔覺得奇怪了，就披上衣服，走下床來。等我兩脚剛立定的時候，房門却慢慢的開了。跟着門進來的，一點兒也不錯，依舊是陰陽怪氣，含着半臉神秘的微笑的老三。

53 「啊，老三！你怎麼來得這樣早？」我驚喜地問她。

54 「還早麼？你看太陽都斜了啊！」

55 說着，她就慢慢地走進了房來，向我的上下看了一眼，笑了一臉，就彷彿害羞似的

去窗面前站住，望向窗外去了。窗外頭夾一道走廊，遙遙望去，底下就是一家公寓的庭園，太陽很柔和的曬在那些未凋落的槐花樹和雜樹的枝葉上。

56 她的裝束和從前不同了。一件芝蔴呢的女外套裏，露出了一條黑白花絲的圍巾來，上面穿的是半西式的八分短襖，裙子係黑印度緞的長套裙。一頂淡黃綢的女帽，深蓋在額上帽子的捲邊下，就是那一雙迷人的大眼，瞳人很黑，老在凝視着什麼似的大眼。本來是長方的臉，因爲有那頂帽子深覆在眼上，所以看去彷彿是帶點圓味的樣子。兩三年的歲月，又把她那兩條從鼻角斜拖向口角去的紋路刻深了。蒼白的臉色，想是昨夜來打牌辛苦了的原因。本來是中等身材不肥不瘦軀體，大約是我自家的身體縮矮了罷，看起來彷彿比從前高了一點。她背着我呆立在窗前。我看看她的肩背，覺得是比從前瘦了。

57 「老三你站在那裏幹什麼？」我扣好了衣裳，向前挨近了一步，一邊把右手拍上她的肩去，勸她脫外套，一邊就這樣問她。她也前進了半尺，把我的右手輕輕地避脫，轉過來笑着說：

58 「我在這裏算賬。」

59 「一清早起來就算賬？什麼賬？」

60 「昨晚上的贏賬。」

61 「你贏了麼？」

62 「我那一回不贏？只有和你來的那一回却輸了。」

63 「噢，你還記得那麼清？輸了多少給我？那一回？」

64 「險些兒輸了我的性命！」

65 「老三！」

66 「………」

67 「你這脾氣還沒有改過，還愛說這些死話。」

68 以後她只是笑着不說話，我拿了一把椅子，請她坐了，就上西角上水盆裏去嗽口洗臉。

69 一忽兒她又叫我說：

70 「李先生！你的脾氣，也還沒有改過，老愛吸這些紙烟。」

71 「老三」

72 「………」

73 「幸虧你還沒有改過，還能上這裏來。要是昨天遇見的是老二哩，怕她是不肯來了。」

74 「李先生！你還沒有忘記老二麼？」

75 「彷彿還有一點記得。」

76 「你的情義眞好？」

77 「誰說不好來着？」

78 「老二眞有福分！」

79 「她現在什麼地方？」

80 「我也不知道，好久不通信了，前二三個月，聽說還在上海」

81 「老大老四哩！」

82 「也還是那一個樣子，仍復在民德里。變化最多的：就是我呵！」

83 「不錯，不錯，你昨天說不要我上你那裏去，這又爲什麼來着？」

84 「我不是不要你去，又怕人家說閑話。你應該知道，阿陸的家裏，人是很多的。」

85 「是的，是的，那一位華僑姓陸罷。老三，你何以又會看中了這一位胖先生的呢？」

86 「像我這樣的人，那裏有看中看不中的好說，總算是做了一個怪夢。」

87 「這夢好麼？」

88 「又有什麼好不好，連我自己都莫名其妙。」

89 「你莫名其妙，怎麼又會和他結婚的呢？」

90 「什麼叫結婚呀。我不過當了一個禮物，當了一個老大和大姊夫的禮物。」

91 「老三！」

92 「…………」

93 「他怎麼會這樣的早死的呢？」

94「誰知道他，害人的。」

95「因為她說話的怒氣消沈下去了，我也不敢再問。等衣服換好，手臉洗畢的時候，從衣袋裏拿出手表來一看，已經二點過了三個字了。我點上一枝烟捲，在她的對面坐上，偷眼向她一看，她那臉神秘的笑容，已經看不見一點踪影。下沈的雙眼，口角的深紋，和兩頰的蒼白，完全把她畫成了一個新寡的婦人。我知道她在追懷往事，所以不敢打斷她的思路。默默的吸了半刻鐘烟，她忽而站起來說：「我要去了！」她說話的時候，身體已經走到了門口。我追上前去留她，她臉也不回轉來看我一眼。竟忽忽地出門去了。我又追上扶梯前叫她等一等，她到了樓梯底下，纔把那雙黑漆漆的眼睛向我看了一眼，並且輕輕的說，「明天再來吧！」

96 自從這一回之後，她每天差不多總抽空上我那裏來。兩人的情感，也漸漸的融洽起來了。可是無論如何，到了我想再逼進一步的時候，她總馬上設法逃避，或築起城堡來防我。到我遇見她之後，約莫將十幾天的時候，我的頭腦心思，完全被她攪擾了。聽說有呼吸器病的人，慾情最容易奮與，這大約是眞的。那時的我實在再也不能忍耐了，所以那一天的午後，我怎麽也不放她回去，一定要她和我同去吃晚飯。

97 那一天的早晨，天氣很好。午後她來的時候，却熱得厲害。到了三四點鐘，天上起了雲障，太陽下山之後，空中括起風來了。她彷彿也受了這天氣變化的影響，看她只是一陣的消沈下去，她說了幾次要去，我拚命的强留着她，末了她似乎也覺得無可奈何，就伏俯了

頭，儘坐在那裏默想。

98 太陽下山了。房角落裏，陰影爬了出來。南窗外看得見的暮天半角，還帶着些微紫色。同舊棉花似的一塊灰黑的浮雲，靜靜的飛到了窗前。風聲嗚嗚的從玻璃窗裏透過來，兩人默坐在這將黑未黑的世界裏，覺得我們以外的人類萬有，都已經死滅盡了。在這個沈默的，向晚的，闇闇的悲哀海裏，不知沈浸了幾久，忽而電燈像雷擊似的放光亮了。我站起了身子，拿了一件我的黑呢舊斗蓬，從後邊替她披上；再伏下身去，用我的兩手，向她的胛下一抱想乘勢從她的右側，把頭靠向她的頰上去的，她却同夢中醒來似的驀的站了起來，用力把我一推。我生怕她要再跑出門，跑回家去，所以馬上就跑上房門口去攔住。她看了我這一種混亂的態度，却笑起來了。雖則兀立在燈下的姿勢還是嚴不可犯的樣子，然而她的眼睛在笑了，臉上的筋肉的緊張也鬆懈了，口角上也有笑容了。因此我就大了膽，再走近她的身邊，用一隻手夾斗蓬的圍抱住她，輕輕的在她耳邊說

99 「老三！你怕麼？你怕我麼？我以後不敢了，不再敢了，我們一道上外面去吃晚飯去吧！」

100 她雖然不響，一面身體却很柔順地由我圍抱着。我挽她出了房門，就放開了手。由她走在前頭，走下扶梯，走出到街上去。

101 我們兩人，在日暮的街道上走，繞遠了道，避開那條P街，一直到那條M港最熱鬧的長街的中心止，不敢並步講一句話。街上的燈火，都燦爛地在放寒冷的光，天風還是烏烏

的吹着，街路樹的葉子，息索息索很零亂的散落下來，我們兩人走了半天，總走到望海酒樓的三樓上一間濱海的小室裏坐下。

102 坐下來一看，她的頭髮已經為涼風吹亂。瘦削的雙頰，尤顯得蒼白，她要把斗篷脫下來，我勸她不必，幷且教伙計馬上倒了一杯白蘭地來給她喝；她把熱茶和白蘭地喝了，又用手巾在頭上臉上擦了一擦，靜坐了幾分鐘，才把常態恢復，那一臉神秘的笑和炯炯的兩道眼光，又在寒冷空氣裏散放起電力來了。

103 「今天有點冷啊！」我開口對她說。

104 「你也覺得冷的麼？」

105 「怎麼我會不覺得冷的呢？」

106 「我以為你是比天氣還要冷些。」

107 「老三！」

108 「……………」

109 「那一年在蘇州的晚上，比今天怎麼樣？」

110 「我想問你來着！」

111 「老三！那是我的不好，是我，我的不好。」

112 「……………」

113 她總是沈默着不語，所以我也不能多說。在吃飯的中間，我只是獻着媚，低着聲，

訴說當時在民德里的時候的情形。她到吃完飯的時候止，總共不過說了十幾句話，我想把她的記憶喚起，把當時她對我的舊情復燃起來，然而看她臉上的表情，終於不為我所動。到末了我被她弄得沒法了，就半用暴力，半用含淚的央告，一定要求她不要回去，接着就同拖也似的把她夾上了望海酒樓間壁的一家外國旅館的樓上。

114 夜深了，外面的風還在蕭蕭地吹着。五十枝的電光，到了後半夜加起亮來，反照得我心裏異常的寂寞。室內的空氣，也增加了寒冷，她還是穿了衣服，隔着一條被，朝裏床躺在那裡。我撲過去了幾次，總被她推翻下來，到最後的一次她却哭起來了。一邊哭，一邊又斷斷續續的說：

115 「李先生！我們的……我們的事情，早已……早已經結束了。那一年，要是那一年……你能……你能够像現在一樣的愛我，那我……我也……不會……不會吃這一種苦的。我……我……你曉得……我……我還兩三年來！……」

116 說到這裡，她抽咽得更加厲害，把被窩蒙上頭去，索性任情哭了一個痛快。我想想她的身世，想想她目下的狀態，想想過去她對我的情節，更想想我自家的淪落的半生，也被她的哀泣所感動，雖則滴不下眼淚來，但心裡也儘在酸一陣痛一陣的難過。她哭了半點多鐘，我在牀上默坐了半點多鐘，覺得她的眼淚，已經把我的邪念洗淸，心裡頭什麼也不想了。又靜坐了幾分鐘，我聽聽她哭的聲，也已經停止，就又伏過身去，誠誠懇懇的對她說：

117 「老三！今天晚上，又是我不好，我對你不起，我把你的真意誤會了。我們的時期

，的確已經過去了。我今晚上對你的要求，的確是卑劣得很。請你饒了我，噢，請你饒了我！我以後永也不再幹這一種卑劣的事情了，噢，請你饒了我！請你把你的頭伸出來，朝轉來，對我說一聲，說一聲饒了我！讓我們把過去的一切忘了，請你把今晚上的我的這一種卑劣的事忘了。噢，老三！」

118　我斜伏在她的枕頭邊上，含淚的把這些話說完之後，她的頭還是儘朝着牀裡，身子一動也不肯動。我靜候了好久，她纔把頭朝轉來，擧起一雙淚眼，好像在憐惜我又好像是在怨恨我地看了我一眼。得到了她這淚眼的一瞥，我心裡也不曉怎麼的起了一種比死刑囚遇赦的時候還要感激的心思。她仍復把頭朝裡轉去，我也在她的被外頭躺下了。躺下之後，兩人雖然都沒有睡着，然而我的心裡却很舒暢的默默的直躺到了天明。

119　早晨起來，約略梳洗了一番，她又同平時一樣的和我微笑了，而我哩，臉上雖在笑着，心裡頭却儘是一滴苦淚一滴苦淚的在往喉頭鼻裡咽送。

120　兩人從旅館出來，東方只有幾點紅雲罩着，夜來的風勢，把一碧的長天掃盡了。太陽已出了海，淡薄的陽光曬着的幾條冷靜的街上，除了些被風吹墜的樹葉和幾堆灰土之外，也比平時潔淨得多。轉過了長街送她到了上她自家的門口，將要分別的時候，我只緊握了她一雙冷冷的手，輕輕的對她說：

121　「老三！請你自家珍重一點，我們以後見面的機會，恐怕很少了。」我說出了這句話之後，心裡不曉怎麼的忽兒絞割起來，兩隻眼睛裡同霧天似的起了一層蒙障。她彷彿也覺

深地朝我看了一眼，就很急促地抽了我的兩手，飛跑的奔向屋後去了。

122　這一天的晚上，海上有一灣眉毛似的新月照着，我和許多言語不通的南省人雜處在一艙裡吸烟。艙外的風聲浪聲很大，大家只在電燈下計算着這海船航行的速度，和到Ｈ港的時刻。

〔作者〕　郁達夫，浙江富陽人，留學日本，在帝國大學習經濟，有達夫全集行世。氏自一九二一年發表沉淪一作之後，論者認爲中國描寫「世紀末」頹廢思想的作家。黎錦明將他的創作，分做三個時期：一、沉淪產生時期，此期以自己的生活做根據寫靈肉的衝突，以眞實的情感示人。二、自我表現的時期，此期的作品大半是個人生活的記錄，以寒灰集內諸作爲代表，用單純的抒情的形式，剝露自己生活的純眞與作者的個性。三、蛻變時期，此期作者開始純想像的創造，以「過去」一篇爲代表，藝術已臻成功的境地。

解說　本篇是得到多數好評的著作，現以黎錦明的評價爲例。黎氏說

「這時期達夫的作品以「過去」一篇爲代表，它是他的一篇重要的傑作。他將他自己的靈魂代表篇中的主人，這主人心性產生兩個代表女性——老二，老三來。這兩個女性心理的描寫的深刻，實令人讚嘆。如其達夫覌和漢泊三，柴霍夫一樣在冷靜的觀察中去寫女性，說不定要失敗了；即屬不失敗，也決不能有這樣眞實動人。他依然用男性在追逐女性的情景中而去寫女性，自然更能使藝術偉大了。誠然，誠然，世界上的女性的特徵不過都從男性心目中變化出來的啊；把愛利歐，和曼絲菲，作品裏的女性來和福羅貝爾與柴霍甫篇中的女性比一比就可以判定二者的深刻與不明顯了。過去中的兩女性

，我們試想想，老二是代表一個虛榮性重而驕傲的女性，篇中主人去追逐她，失敗了；老三是一個誠懇溫和的女性，篇中主人從一個變化了的境遇裏去追逐她，也失敗了。在這兩次追逐的失敗中寫出兩個不同的女性，其藝術手腕實是高絕。

過去告示我們，達夫在此時期的藝術已臻完全成功境地了。從第一，第二時期中的作品裏，我們所看見的女性總不及過去中的深刻，無論春風沉醉的晚上那麼嫁的陪襯那麼動人。總之，在達夫眼中所見的女性總是可憐的，貞實的，被摧殘的偉大的動物。把達夫所寫的女性和張資平氏所寫的那追逐男性的女性比較一下，就可分判二者的不同來。資平心目中的女性完全是猜度的，幻想的，動人之處不過在那異常緊張的情節。達夫心目中的女性，由他那毫無掩飾的性昇華裏對照出來，藝術上必然性實無可諱言了。

過去從第二時期中蛻變出來，可見篇中的內容已充實了，藝術已精鍊了，雖然我說不出第二時期中一部份的作品的不充實不精鍊來。達夫從這時期造出他新穎的想象，這是必然的步驟，必然的過程。過去在他所有的作品中的重要，自是不在明言了。

1—2 冒頭用直敘法，敘出「我和她。」同時寫到「時令」，「氣候」，文字簡練，免去無謂的瑣屑。

3—4 環境的描寫，暗示 港是一處適宜於浮浪頹廢人的逃避所，增添全文的情調。

5—23 在這一大段裏，作者把篇中的第一個女性（老三）創造出來，由二人的對話，使閱者知老三過去的生活與境遇，同時指示主人公和老三的交涉。作者的用力處是「對話」，借以免去直敘的板滯。

34—39　「過去」的想像，從這裏引出第二個女性老二。

40—60　這裏是作者用全力描寫的地方。寫主人公對於老二的追求，他是一位「被虐狂」的人物，看43—44—兩節自知，又是一位「變態心理」的人物，看45節自知。其次由老二的外貌，行動，言語各方面來描繪她的性格。作者用第一人稱的表現法，所以更能生動逼真。

51—52　接39節的敘述，表現主人公的苦悶。

53—95　注意作者創造的第一個女性（老三）。她的性格和老二全不相同。作者很苦心的表現她的境遇，仍借重「對話」的形式，由這裏描繪她的性格。

96—121　這裏寫主人公在另一環境中追逐老三，結果仍是失敗了。如98—115—116—117—118諸節所表現的，都是主人公的苦悶和老三的感傷，這幾節也是作者用盡力氣描繪的文章。作者雖寫旅館中的一對男女，却處處反襯二人的「過去」，使閱者感到異常的清虛。

122　結尾仍暗示主人公的飄泊。

一個人在途上

1　在東車站的長廊下和女人分開以後，自家又剩了孤零丁的一個。頻年飄泊慣的兩口兒，這一回的離散，倒也算不得什麼特別，可是端午節那天，龍兒剛死，到這時候北京城裏雖已起了秋風，但是計起來，去兒子的死期，究竟還只有一百來天。在車座裏，稍稍把意識恢復轉來的時候，自家就起了盧騷晚年的作品「孤獨散步的夢想」的頭上的幾句話：

2　「自家除了己身已外，已經沒有弟兄。沒有隣人，沒有朋友，沒有社會了，自家在這世上，像這樣的，已經成了一個孤獨者了。……」

3　然而當年的盧騷還有棄養在孤兒院內的五個兒子。而我自己哩，連一個撫育到五歲的兒子還抓不住！

4　離家的遠別，本來也只爲想養活妻兒。去年在某大學的被逐，是萬料不到的事情。其後內亂迭起，交通阻絕，當寒冬的十月，會病倒在滬上，也是誰也料想不到的。今年二月，好容易到得南方，靜息了一年之半，誰知這剛養得出趣的龍兒，又會遭此凶疾呢？

5　龍兒的病報，本是在廣州得着，忽促北航，到了上海，接連接了幾個北京來的電報。換船到天津，已經是舊曆的五月初十。到家之後，一見了門上的白紙條兒，心裏已經是跳得忙亂，從蒼茫的暮色裏趕到哥哥家中，見了衰病的她，因爲在大衆之前，勉强將感情壓住。草草吃了夜飯，上床就寢，把電燈一滅，兩人只有緊抱的痛哭，痛哭，痛哭，只是痛哭，

氣也換不過來，更那裏有說一句話的餘裕。

6　受苦的時間，的確脫煞過去得太悠徐，今年的夏季，只是悲嘆的連續。晚上上床，兩口兒，那敢提一句話？可憐這兩個迷散的靈心。在電燈滅黑的黝暗裏，所摸走的荒路，每每集在一條線上，道路的交叉點裏，只有一塊小小的墓碑，墓碑上只有「龍兒之墓」的四個紅字。

7　妻兒因爲在浙江老家內，不能和母親同住，不得已，而搬往北京。當時我在寄食的哥哥家去，是去年的四月中旬。那時候龍兒正長得肥滿可愛，一舉一動，處處教人歡喜。到了五月初，從某地回京，覺得哥哥家太狹小，就在什刹海的北岸，租定了一間渺小的住宅。夫妻兩個，日日和龍兒伴樂，閑時也常在北海的荷花深處，及門前的楊柳陰中帶龍兒去走走。這一年的暑假，總算過得最快樂，最閑適。

8　秋風吹葉落的時候，別了龍兒和女人，再上某地大學去爲朋友幫忙，當時他們倆還往西車站去送我來哩！這是去年秋晚的事情，想起來還同昨日的情形一樣。

9　過了一月，某地的學校裏發生事情，又回京了一次，在什刹海小住了兩星期，本來打算不再出京了，然礙於朋友的面子，又不得不於一天寒風刺骨的黃昏，上西車站去趁車。這時候因爲怕龍兒要哭，自己和女人吃過晚飯，便祇說要往哥哥家裏去，只許他送我們到門口，記得那一天晚上他一個人和老媽子立在門口，等我們倆去了好遠，還「爸爸！爸爸！」的叫了好幾聲。啊啊，這幾聲的呼喚，是我在這世上聽到他叫我的最後的聲音！

10 出京之後，到某地住了一宵，就怱促逃往上海。接續便染了病，過了的……爭奪政權，其後赴南方暫住，一直到今年的五月，纔返北京。

11 想起來，龍兒實在是一個討債的兒子，是當亂離困厄的這幾年中間，特來安慰我和他娘的愁悶的使者！

12 自從他在安慶生落地以來，我自己沒有一天脫離過苦悶，沒有一處安住到五個月以上。我的女人，也和我分擔着十字架的重負，祇是東西南北的奔波飄泊。然當日夜難安，悲苦得不了的時候，只教他的笑臉一開，女人和我，就可以把一切窮愁，丟在腦後。而今年五月初十待我趕到北京的時候，他的屍體，早已在妙光閣的廣誼園地下躺着了。

13 他的病，說是腦膜炎。自從得病之日起，一直到舊曆端午節的午時絕氣的時候止，中間經過有一個多月的光景。平時被我們寵壞了的他，聽說此番病裏，却乖順得非常。叫他吃藥，他就大口的吃，叫他用冰枕，他就很柔順的躺上。病後還能說話的時候，只問他的娘，「爸爸幾時回來」「爸爸在上海爲我定做小皮鞋，已經做好了沒有？」我的女人，於惑亂之餘，每幽幽的問他：「龍！你曉得你這一場病，會不會死的？」他老是很不願意的回答說：「那兒會死的哩？」據女人含淚的告訴我說，他的談吐，絕不似一個五歲的小兒。

14 未病之前一個月的時候，有一天午後在門口玩耍，看見西面來了一乘馬車，馬車裏坐着一個戴白灰色帽子的青年。他遠遠看見，就急忙丟下了伴侶，跑進屋裏去叫他娘出來，說「爸爸回來了，爸爸回來了！」因爲我去年離京時所戴的，是一樣的一頂白灰呢帽。他娘

跟他出來到門前，爲事已經過去了，他就死勁的拉住了他娘，哭喊着說：「爸爸怎麼不家來呢？爸爸怎麼不回家來呢？」他娘說慰了半天，他還總是哭着，這也是他娘含淚和我說的。現在回想起來，自已實在不該拋棄了他們，一個人在外面流蕩，致使他那小小的靈心，常有望還思親之痛。

15　去年六月，搬住什刹海之後，有一次我們在堤上散步，因爲他看見了人家的汽車，硬是哭着要坐，被我痛打了一頓。又有一次，也是因爲要穿洋服，受了我的毒打。這實在只能怪我做父親的沒有能力，不能做洋服給他穿，雇汽車給他坐。早知他這樣的早死，我就是典當強刼，也應該去弄一點錢來，滿足他的無邪的慾望，到現在追想起來，實在覺得對他不起，實在是我太無容人之量了。

16　我女人說，瀕死的前五天，在病院裏，叫了幾夜的爸爸！「她問他叫爸爸幹什麼？」他又不響了，停了一會，就又再叫起來，到了舊曆五月初三日，他已入了昏迷狀態，醫師替他抽骨髓，他只會直叫一聲「幹嗎？」喉頭的起管，咯咯在抽咽，眼睛只往上吊送，口頭流些白沫，然而一口氣總不肯斷。他娘哭叫幾聲「龍！龍！」他的眼角上，就迸流下眼淚出來，後來他娘看他苦得難過，倒對他說：

17　「龍你若是沒有命的，就好好的去吧！你是不是想等爸爸回來？就是你爸爸回來，也不過是這樣的替你醫治罷了。龍你有什麼不了的心願呢？龍與其這樣的抽咽受苦，你還不如快快的去吧！」

18　他聽了這一段話，眼角上的眼淚，更是湧流得厲害。到了舊曆端午節的午時，他竟等不着我的回來，終於斷氣了。

19　喪葬之後，女人搬往哥哥家裏，暫住了幾天。我於五月十日晚上，下車趕到什刹海的寓宅，打門打了半天，沒有應聲。後來指頭一看，纔見了一張告示郵差送信的白紙條。

20　自從龍兒生病以後連日夜看護久已倦了的她，又那裏經得起最後的這一個打擊？自已當到京之夜，見了她的衰容，見了她的淚眼，又那裏能够不痛哭呢？

21　在哥哥家裏小住了兩三天，我因爲想追求龍兒生前的遺跡，一定要女人和我仍復搬回什刹海的住宅去住牠一兩個月。

22　搬回去那天，一進上房的門，就見了一張被他玩破的今年正月裏的花燈，聽說這張花燈，是南城大姨媽送他的，因爲他自家燒破了一個窟窿，他還哭過好幾次來的。

23　其次，便是上房裏磚上的幾堆燒紙錢的痕跡！當他下殮時燒的。

24　院子裏有一架葡萄，兩顆棗樹，去年採取葡萄棗子的時候，他站在樹下，兜起了大褂，仰頭在看樹上的我。摘取了一顆，丟入了他的大褂斗裏，他的哄笑聲，要繼續到三五分鐘。今年這兩顆棗樹，結滿了青青的棗子，風起的半夜裏，老有熟極的棗子辭枝自落。女人和我，睡在床上，有時候且哭且談，總要到更深人靜，方能入睡。在這樣的幽幽的談話中間，最怕聽的，就是這滴答的墮棗之聲。

25　到京的第二日，和女人去看他的墳墓。先在一家南紙鋪裏買了許多冥府的鈔票，預

備去燒送給他。直到到了妙光閣的廣誼園墓地門前，她方從嗚咽裏清醒過來，說：「這是鈔票，他一個小孩如何用得呢？」就又回車轉來，到琉璃廠去買了些有孔的紙錢。她在墳前哭了一陣，把紙錢鈔票燒化的時候，却叫着說：

26 「龍！這一堆是鈔票，你收在那裏，待長大了的時候再用，要買什麼，你先拿這一堆錢去用罷！」

27 這一天在他的墳上坐着，我們直到午後七點，太陽平西的時候，纔回家來，臨走的時候，他娘還哭叫着說：

28 「龍！龍！你一個在這裏不怕冷靜的麼？龍！龍！人家若來欺你，你晚上來告訴娘罷！你怎麼不想回了來呢？你怎麼夢也不來託一個呢？

29 箱子裏，還有許多散放着的小衣服。今年北京的天氣，到七月中旬，已經是很冷了。當微涼的早晚，我們倆都想換上幾件夾衣，然而因為怕見到他舊時的夾衣袍襪，我們倆却儘是一天一天的捱着，誰也不說出口來，說「要換上夾衫。」

30 有一次和女人在那裏睡午覺，她驟然從床上坐了起來，鞋也不拖。光著襪子，跑上了上房起坐室裏，并且更掀簾跑上外面院子裏去。我也莫名其妙跟着她跑到外面的時候，只見她在那裏四面找尋什麼，找尋不着，呆立了一會，她忽然放聲哭了起來，并且抱住了我急急的追問說：「你聽不聽見？你聽不聽見？」哭完之後，她纔告訴我說，在半醒半睡的中間，她聽見「娘！娘！」的叫了兩聲，的確是龍的聲音，她很堅硬的說：「的確是龍回來

了。」

31 北京的朋友親戚，爲安慰我們起見，今年夏天常請我們倆去吃飯聽戲；她老不願意和我同去，因爲去年的六月，我們無論上那裏去玩，龍兒是常和我們在一處的。

32 今年的一個暑假，就是這樣的，在悲嘆和幻夢的中間消逝了。

33 這一回南方來催我就道的信，過於怱促，出發之後，我覺得還有一件大事情沒有做了。

34 中秋節前新搬了家，爲修理房屋，部署雜事，就忙了一個星期。出發之前，又因了種種瑣事，不能抽出空來，再上龍兒的墓地裏去探望一回。女人上東車站來送我的時候，我心裏倒酸一陣痛一陣的在迴念這一件恨事。有好幾次想和她說出來，教她於兩三日後再往妙光閣去探望一趟，但見了她的憔悴盡的顏色，和苦忍住的淒楚，又終於一句話也沒有講成。

35 現在去北京遠了，去龍兒更遠了，自家只一個人，只是孤零丁的一個人，在這繼續此生中大約是完不了的飄泊。

〔解說〕這是一篇實生活的記錄，用第一人稱的敘述，表現作者的純情，一種父性的愛充溢在紙面。同時申訴自己的哀愁苦悶，感傷的情調極濃厚。

1—4 寫自己的潦倒孤寂。

5—6 表現作者的悲痛。

7—12 追敘寫自己的漂泊和龍兒的可愛。

13—14　寫龍兒的病狀，淒涼欲絕。

15—18　寫龍兒的死，注意16—17兩節。這樣的表現，閱者受到難於消蝕的印象。

19—21　想要追求龍兒生前的遺跡，搬回舊寓，沉痛至極，這幾節顯示作者技巧的簡鍊。

22—24　對於亡兒的追懷，這是血淚的表現。

25—28　以前沒有用力寫龍兒的母親，到這裏便寫她在墳前燒化紙錢。26—28兩節的表現，勝過萬言的敘述。

29—31　為前面四節的引伸，令閱者的感動更深厚些。

32—35　作者又上了流浪的旅途，與前面的1—4節在所寫的情態，注意34節的描繪。這是「生離死別」的人生縮影。

—— 終 ——

文學名著
長篇小說

二馬

老舍著

定價二元五角
全書二百八十頁

充實的內容
幽默的文字
新穎的版型
優雅的裝幀

這是一篇老舍的精心巨作內敘兩個旅英的華僑在國外所遭的際遇老馬馬則仁是個食穀不化的古董人物小馬馬威是受過新禮教洗禮的代表者。

老舍抓住了這兩個新舊的換持見本着一貫的作風以幽默諷刺的筆觸描繪得有聲有色更因著者是曾留過英的人所以對於英人之蔑視華僑以及老英民族之狡詐性寫來眞實。

確切使你讀後不禁捧腹大笑不禁憤慨激昂當此大東亞戰火聲中這一部文學巨作是本公司貢獻給全東亞文學青年的珍什全書一冊版型用三十開新型本此種版型。

在滿洲尚屬罕見敝公司本着爲讀者服務的精神不惜巨資印成巨冊裝璜美麗印刷精美封面是滿洲名畫家高夢幻執筆更使本書優雅而名貴。

新京大馬路一六九ノ二
振替新京四九〇五番

開明圖書公司出版

康德九年十二月八日初版發行
康德十年四月二十五日再版發行

中國小說研究



定價壹圓伍角
協隆印刷所印刷

編輯人 李重光
新京市大馬路一六九ノ二

發行人 唐則堯
新京市大馬路一六九ノ二

印刷人 朱秉政
新京市日出町七ノ四

新京市大馬路一六九ノ二
發行所 開明圖書公司
電話二二七七四．振替新京四九〇五
（全國各大書店均有代售）



¥1.50